

渤海

2025年12月 第4期 创刊于1981年

主办 / 滨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编委会

主 任 苏洪德
副 主 任 盖 娜 王其槐 宋淑芳 田希婷
主 编 许烟华
副 主 编 苗银芳

编辑部

主 任 姬 静
副 主 任 郭庆利 李建辉 蔡麟凯
组 稿
小 说 孙鲁梅 赵兴国
散 文 米 兰 赵 红
诗 歌 刘树明 韩 明
诗 词 吕耀英
公 众 号 董 剑 王鸣凤

刊名题写 茅 盾

主 办 滨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编 辑 《渤海》文学期刊编辑部
地 址 山东省滨州市长江一路 510 号
邮 编 256603
电 话 0543-3162092
准印证号 鲁连内资(2010)第 M1011 号
邮 箱 bzbhzzbjb@163.com



滨州色彩

- 1 相看两不厌 顾金菊
- 4 青山着意问醴泉 董富俊
- 8 多彩滨州啊(组诗) 王晓振
- 10 憩园记 王慧玲
- 12 心安处是滨州 孙炳元
- 14 滨州色彩(组诗) 谷城
- 15 江北素色:滨州十二时辰(组章) 郝津俐
- 17 大北,大北! 敢当
- 24 滨州抒情式(组诗) 梁介
- 26 “特殊”人家家国心 张洪波
- 28 菊花香 高延新
- 31 滨州色谱 路来浩
- 33 大秧歌舞动黄河情 李树坤
- 35 蓝印花布 河南 张学鹏
- 37 梨乡神韵 邢翠东
- 39 梦中有条温暖的河 常树国
- 41 博兴有座淘宝城 窦同霆
- 43 五色滨州:一部时代的长卷 陈金庆
- 45 向心力 王丽丽

滨州记忆

- 54 夫子如歌——谒冯安邦将军故居 苏银东
- 57 铁血丹心照鲁北——记抗日英雄石景芳的革命人生
韩晓菲
- 60 红色军毯世代传承 冀新芳 刘宝德
- 63 李淑贞:用生命守护一笔党费四十年 张海鹰
- 66 抗日英烈徐尚武——青松志 红梅魂 赵玉英
- 69 三川村英烈往事 姚严文
- 74 邹平乡师七君子 由俊佐
- 80 血染的土地旗更红 陈德泽

文学评论

- 83 生命密码的破译与血脉河流的回溯——读李登建老师《血脉之河的上游》 吴树罡

相看两不厌

顾金菊

生于斯，长于斯，斯是陋室，家乡即故乡！

曾几何时，几欲逃离，通过考学，通过提升学历，想尽一切办法，只为了走出去，不再囿于这个三线小城，困于她的尘土飞扬，道路泥泞，困于她的支离破碎，垃圾遍地！也困于每到周末节假日，无需上山下乡，我便要经历一番“劳动改造”：从播种施肥到修棉，每次钻到地里，哪还有心思欣赏那些本来挺娇俏的红色绿色花儿。面对着二三亩长势良好的棉花，既要把横成排竖成列的棉棵都修枝掐叶，以保证主干的棉桃能够硕果累累，又要逮那贪婪钻进棉桃里搞破坏的棉铃虫，哪一次不是腰酸腿疼外加恶心！更别说麦秋和仲秋时节的几段大忙乱——连续六七天的割捆轧脱晒，掰砍剥翻耕种，就连终身劳作的父母都累脱一层皮，更何况我们这些书生？

怎奈父母日益弓起的背和又添的白发皱纹成了我天空里挥之不去的乌云，一次又一次淋湿了欲飞的羽翼，让我沉潜在这个“鬼”地方，郁郁不得回响！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数十年前一次济南之行让我念念不忘。从静女其姝李清照故居里走出来，到汨汨流淌的趵突泉。尽管一路走马观花，却在济南的植物园里徜徉而流连忘返——那可真是一片花海啊！恰逢三八的初春时节，玉兰树羞涩含蕊，连翘堆叠，丁香争宠，海棠吐艳……更有无数说不上名字的花草让我们目不暇接。毕竟是大城市啊！这

一切都让我们内心里有些相形见绌。咱们的滨州何时才会变得如此繁花似锦？

路：黄泥入古木，柏油植经纬。

白桥飞架过，拥堵变通途。

虽然没有沧海桑田的剧变，可是，数十年间，我们的滨州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土生土长的滨州人，对于我们滨州的色彩变化有着格外高的敏感度。回家的路并不漫长，可是从泥泞中、从疙疙瘩瘩的黄土路中走出来，如今不止是整个城区都修建了宽广平整的柏油马路，就连乡村公路都可以双向并行，而且细分出了人行道和机动车道，更保证了安全畅通。市里的公交车和城郊的公交车相辅相成，方便着来来往往的城里城外人。

除了四环五海的总体布局，除了高楼林立的城市新貌，不仅实现了传说中的电灯电话楼上楼下，更有蜘蛛网般四通八达的公路从老城区到新城区南北拓展，东西延伸。由几条主轴线开始，北到北外环的黄河十六路，南到南外环的长江一路二路，东到东外环的东海一二路，西到西外环的渤海二十七路……城市虽小，五脏俱全——大超市和大医院的繁华地段修建了更加人性化的高架桥。十年前，德大铁路通车，滨州结束主城区不通火车客运的历史，滨州主城区终圆火车梦。滨州境内津潍、济滨

两大高铁线路建设如火如荼，滨州人的高铁梦近在眼前。我们滨州的骨架越来越硬气了。这是国画之中多么浓墨重彩的一笔！

绿：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

岂止是村村镇镇市市黄土路都变成了黑柏油！而今，当你踏上滨州的土地，走入滨州的大街小巷，更会发现它“柔软”的一面。这座被绿色环绕的城市，蓝天碧水，花树相映，弥望满眼是亭亭的绿，而且绿得极富层次感：高大乔木雅望天堂，中间灌木拒不低头，各自争相着绿呢！草色从遥看近却无的春绿到入帘青的夏绿、花叶由鹅黄绿而翡翠绿……时浅时深、吾淡汝浓，每一种绿都坚持着自己的“审美”。置身其中，一波波绿意袭来，有惊喜，有惬意，更有震撼！

身为滨州人，无论是住处还是工作单位都真正实现了房前楼后，花缠树绕。推窗即见绿，出门目皆景——“绿满城市·花漾滨州”的蝶变，把三百余处城市公园和口袋公园化都变成了居民业余生活和养老休闲的好去处！犄角旮旯“见缝插绿”，如诗如画的新滨州成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最佳注脚！

从婆家到娘家，再到孩家一路走来绿遍全程：205国道两旁高远的绿，怀周祠前后遮天蔽日的绿，各类种植园和田地里充实的绿……土地承包流转，科学种田，把原来的碎绿变成了整体的更有深度的绿——绿水青山正在变现成金山银山——地球之肺名不虚传！

绿意既是诗意，也是诚意，见证着一座城市对人民幸福的守护。我们滨州的绿又绝不是单调的。她的绿是孕育着“繁花”的，是花团锦簇的绿，是生机勃勃的绿！滨州从北到南，从东到西：喜鹊湖

到彩虹湖，从白鹭湖到秦皇河公园再到玫瑰园，既有万千花海，朵朵恣意，又有白鹭喜鹊鸟雀翔集；十里荷塘无穷碧，万亩杏园别样红；樱花山上游人醉，郁金香牵旅人情。玉兰、黑心菊、紫荆花、丁香花……万种风情带给你不一样的惊喜和愉悦。其实，又何须众里寻他千百度呢？就连我们所住的小区里都花事不断哦：春有海棠夏凌霄，紫薇紫藤添热闹，月季悄然花色俏！

天蓝、水清、地绿、干净整洁，秩序井然已然成为我们滨州市民幸福生活的“标配”。可是悠闲自在陶醉其中的人们啊，你们是否注意到他们：那些弯腰弓背几乎匍匐在绿地上的民工？那些随时随地在你们背后捡拾垃圾、清扫落叶的橙马甲？那些置身茫茫车流中疏解交通的黄马甲？那些图书馆里、疫情中以及各项活动中随时应战的红马甲们？他们是镶嵌在我们生活中的绿叶，还是为我们滨州增光添彩的繁花？

正是这万千呵护成就了我们滨州的软实力！不可否认的是，“在（滨州）知（滨州）爱（滨州）建（滨州）”，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尽职尽责，兢兢业业贡献自己的力量。我们滨州的明天将会更加绚丽多彩！

动：星临万户动，月傍九霄多

门前静水流深。波光潋滟晴方好，天色空蒙雨亦奇。偶尔有几点野鸭随母远游，数条小鱼儿相伴嬉戏。远远近近的树木上夏蝉长啸秋虫静鸣。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融融泄泄是自然的乐章。岸边公园里花坛上凉亭内或翩翩起舞或牌声置地或琴声悠扬或咿呀学步，老有所乐，幼有所育，恰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

即便是朝九晚五的上班族和学生们，在夜晚和周末也可以跑到柔软的绿地上，红色的跑道上亦或蓝色的案板前，尽情地去跑去跳，去挥动球拍，去挥洒一天的疲惫，释放剩余的能量！各色商贩的流动小车配着名目繁多的各色小吃留恋穿梭，满足了孩子们的口福也叫响了小车上微信：钱已经到账……真格是：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风箫声动，玉壶光转，夜夜鱼龙舞！怨不得过节都过没了滋味，看看这每一天哪天不像过节似的？横跨新立河上的大桥夜夜笙歌雀舞，似有仙界落玉盘，神女着玉指抚琴弄箫……不仅仅是华灯初上，彻夜不眠犹如天上的街市了！

在小区里我惊讶地发现，邻居中整日遛狗的老两口出问题了：老头儿竟然被老太婆给“甩”了，一段时间的观察后谜底终于解开了：身材保持良好的老太婆成了舞蹈队的主力军，每天按点上班——外面的世界毕竟比两个人一只狗的生活来得更精彩哦！

每天上班经过垃圾处理厂，一辆辆威猛的环卫车已经排好队严阵以待。无论炎夏酷暑，着蓝色工作服的环卫工人按点出工，顶着恶臭及时回收处理城乡的生活垃圾，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为人们带来洁净清爽。

当我一瘸一拐坐着轮椅的时候，听得楼外突突突的巨响，探头窗外，却原来是全副武装的工人师傅背着机器在给草坪理发呢！千余人的小区，偌大的草坪，沉重的机器，35℃—36℃的高温，我在室内穿着衣裙尚且汗流浹背，他们又当如何？

静：洒空深巷静，积素广庭闲

疫情期间，整个小区，所有街巷，整个城市都在素色里寂静着。若说那是一种病态下的黯然，而

现在上班上学车流人流滚滚而过之后，一切都在瞬间变成了粉色，软软糯糯，沐在静谧的时光里。偶尔也会有一两束金光漏下来，惊起了枝头小憩的鸟儿，随着树下老人悠扬的琴声直冲到云霄里去了！

曾经手忙脚乱的我，因为一场大病，不得不静下来，几次三番地对接问诊。一次次地登公交车，车内是安静的，一路上听到更多的是站点的播报声。一位12岁的少年，忙乱地找到卡之后，才得以登车静坐下来。看到此，我善意地提醒他：“孩子常坐车么？公交卡最好挂到脖子上或者随身携带，免得麻烦！”看到孩子带着一把宝剑，经询问得知：小小少年看似文静，却是一员“武将”，已经获得了不止一个省市级剑术冠军，而且还要借助假期继续提升自己。临下车时，孩子讷讷地冲着我们摆摆手，“再见”！我从这彬彬有礼的斯文背后，隐隐看到了绿色的生机！

同车的一位古稀的妇人，虽然背稍有点弓，言谈仍然爽朗流利，上下车步伐稳健。“我这是给闺女家看孩子做完饭了，还要赶回自己家去呢！”不久又上来一位耄耋老人，幸福卡轻轻一刷，坐稳不久两人便你一言我一语地畅谈起国家大事。从他们的对话里得知，这位老同志因为胃癌，胃已经切除三分之二，但是话语里非但没有露出一丝悲观，反而是满满的幸福感！夕阳余晖洒在他们沧桑却精神矍铄的脸上，闪耀着和煦的微光……

各式各样的繁花繁华了四季

动静相宜的底蕴晕染一座城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青山着意问醴泉

董富俊

鲁中平原上有山脉东西列阵，颇为雄伟壮丽，以此山峦常年白云缭绕，故名“长白山”。明代“竟陵派”诗人谭元春诗作《长白》曾咏道：“长白山长东到海，一车苍翠过邹平。”写尽了长白山的“长”与山城邹平的一路“苍翠”。

长白山山体巍峨，层峦叠翠，其境界高妙庄严，吸引了众多庙宇选址落观于此。龔堂岭下，醴泉寺始建于北魏，历经兴废，值唐代佛教鼎盛又复建而成，恰有一泉从东山砰然涌出，泉水清澈甘冽，唐中宗赐名“醴泉”，自此寺名定为醴泉寺。北宋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从儿时到青年，在邹平生活了18年，曾借住醴泉寺苦读。“范公读书处，满溪碧玉清”（清·张实居）。他以“划粥断齋”的励志学习精神闻名后世，于长白山水间滋润美好心田，苦读时光中淘练铁骨柔情，对其功成之后丰厚学识和先忧后乐思想的养成，不无关系。元大德四年，邹平人贾驯（官至工部尚书）倡导主持修建了范文正公祠，取坐北朝南之尊贵布局，坐落南侧而背靠醴泉寺，且地势高于北院醴泉寺大雄宝殿两米，形成独特的醴泉寺建筑群布局，故而有了“天下寺院皆崇佛，唯有醴泉独尊儒”之赞誉。

古典籍《尔雅·释天》称：“甘雨时降，万物以嘉，谓之醴泉”。醴泉为七十二名泉之一，元代

官员、山东益都人于钦将此泉记载入所撰《齐乘》：“曰醴泉，龔堂岭北。”从现在的醴泉寺移步东侧山坡，一座凉亭红柱飞檐，凌空而立，其下便是此醴泉，有汉白玉石栏围出一方池水，深不可测，泉池靠崖一面有石壁直立光滑，大有拔地通天之势，于水线之上书有“醴泉”两个红色大字。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甘冽的醴泉，当然离不开青翠的大山。

“醴泉”之名甜蜜温馨，“卧狼沟”一名生猛土气，听起来两者似差之千里，风马牛不相及，但正是绵长阔大的卧狼沟，孕育滋养了醴泉水。

—

从醴泉往南上行，卧狼沟是一道大峪。

从峪底沿溪边小径登山，就会沉入一片浓绿而神秘的世界中。顺着大峪的骨架行走，你会发现还有说不出名的小峪，渐次分化而出。无人晓得，还有多少蓦然突现的神秘，会在幽深的前方，等待着勇敢探索者的踏入。

穿行林中，头顶之上遮天蔽日，脚下映出阳光滤过林冠的光影，斑驳陆离，随着脚步的移动前行，不断变换着图案。人们渐渐忘却了自己的存

在，只觉得灵魂会与大山融汇在一处。随着山势的升高，视野中更替着最和谐的森林画卷。峪两侧的一块块梯田，从密林中透出影子。杏花在枝头粉红点点，最早向大山报道春来的消息。一束束红嫩的椿芽萌开，一片春意融化在和煦的微风里。苹果和香梨会在秋风里，不失时机地耀着游人的眼睛。枫杨在溪边，用柔软的枝叶，书写着对水的情思。刺槐总是在刚入五月，就忙不迭地盛开，荡漾出漫山遍野白雪一样的花海。溪水中冲积出一块小小绿洲，一丛野生的桑树，毫不吝啬地堆垒出枝头紫红的果实，舌尖上甜糯微酸的美妙，一扫刚刚袭来的疲劳枯燥之感，不由精神大振，真是大自然不失时机的馈赠！情人谷的玫瑰花海，演绎着爱情的永恒话题。而秋天，黄栌用漫天的红叶组成了色彩斑斓的画面。侧柏们用永恒的绿色，为坚韧的大山注入了一种长青的生命力。即使在岩石遍布的至高山峰，极富生命力的黄荆、酸枣都会散发着顽强的斗志，一年又一年地，在石缝中开拓着赖以生存的空间。每至初夏，山岭上开遍黄荆花，虽朵朵细小如米，却能汇聚成淡紫色花海云雾，引来千万只蜜蜂盘旋缠绕其中。此时，不由使人想到“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的诗境。农家乐的红瓦白墙掩映在林间山坡上，依山傍水，一道道引流山泉水的管路，飞架在树林枝梢间。美名远播的当地香辣炒鸡、原汁原味的野菜、蝉虫菜豆，各种独具特色的美食，吸引着外地游客不远几十公里来此大快朵颐。

高低错落的密林，为野生动物们构筑了美丽安全的家园。护林员们穿行于林中，总会收获惊喜，时不时有可爱的小生命出现在身边。小松鼠在枝头欢快地跳跃，野兔快速地从身前跑向林子深处。勤快的啄木鸟一大早就急促地敲打起“木鼓”。各种

数不清的鸟儿，在枝头吟唱着属于自己的歌谣。入夜，会有一只夜鸮独行，用几声长叫裂破夜空，更显山林空灵寂静。在卧狼沟峪口连接环山路一带，一群翩翩起舞的彩蝶，引得人们驻足惊叹。这是在当地首次成群发现的丝带凤蝶，正是美丽诱人的绿色舞台，才会引来如仙子般的彩蝶尽情流连于此。

二

溪流经过醴泉一贯而下，穿越山村，卧狼沟便是一条河。

在长白山的四尖山峰下，经千万草木和山石涵养筛滤，细密水流潜行汇集，溪水自青石崖开始生发，卧狼狗的河流一路奔腾欢歌，逶迤二十华里注入杏花河东去。

卧狼沟的水清冽无比，在谷底潜行，四季不辍。雨季来临时，山峪中初始飞流湍急，水色如古铜般饱满醇厚，水声轰然大作，之后逐渐水色清澈，白玉般的溪水拥着黑褐色山石，一路回旋奔流。或遇陡崖巨石，飞流跌落瀑布如雪；或遇碎石层叠，流水不厌千回百转；或遇开阔浅滩，静静前行如秋水荡漾，水草轻扬出无限情思。奔腾的水流，将整个山峪丰富多彩的飞鸟走兽，同扎根于山石泥土中的亿万植物，用生长和繁衍的命题，紧紧连接在一起，滋润起这个富有生命力的世界。此时，云蒸霞蔚，翠绿满山，整个山峪成了仙境般的存在。从醴泉寺传来的晨钟暮鼓韵味悠长，仙音缭绕，似在为整个大山的生命祈福……

大山因醴泉之名而兴旺。这里的人们深爱着醴泉，围绕着醴泉书写着山与水的美丽画卷。以醴泉周边的青山绿水为主题，范文正公祠、醴泉寺等丰富的自然人文景观为支撑，这里的人们不断顺应自

然加以科学规划，实施封山育林，结合植树造林，深入美化故乡的山水，如同呵护自己的容颜一样呵护绿色，拓展森林的功效，以9900余亩的高质量森林、71%的森林覆盖率，2016年一举通过省林业厅对醴泉省级森林公园的评审认证。

林可涵养水源，水能滋生草木。山水相依，山为根本，水为命脉，以水为媒，自然与人文相得益彰，以此主题有机融合、精心打造的邹平市醴泉水利风景区，又于2021年底荣获“山东省水利风景区”称号。

从此，这里的绿，这里的美，美出乡村，美出地域，以更靓丽迷人的姿态走出了大山。

三

从滥觞于幽深秘谷，到河道渐次演变为宏阔丰饶，卧狼沟是一方神奇的流域。

如今，这方流域是山清水秀的绿色生态综合体。而打造这个奇迹、下功夫最多的，是诞生于此成长于此的民营企业巨头广富集团。

这家企业及早规划布局，积极响应国家号召，10座大型高标准炼铁炼钢炉，一夕之间戛然停火关闭，当操作员轻轻按下炼炉电门上的终止键，标志着去除炼铁炼钢740余万吨产能正式达成。他们以“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为发展路径，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兴办环境友好型产业，集团公司已经转型发展并形成以焦化产业为龙头、琳海锻件和高端精品钢管为两翼的绿色产业新格局。一个生机勃勃的企业巨人，秉持革故鼎新的姿态，踔厉奋发，重新在长白山下成长起来……

火热的情怀，就是从这片土地上自然生长出来的动力。他们致富后不忘回馈乡梓，倾力创造出一

个关乎山水的新传奇，还乡亲们一个碧水蓝天的理想居所。

他们投入巨资，在乡亲们的身旁打造出了醴泉公园，最亲近的山水为之焕然一新。醴泉公园内，卧狼沟河似一条流动的银线，串联起醴泉水库、化庄水库、红旗塘坝，在钟陈路南段，东湖和西湖两大水域跃然而出，对应着“醴泉”和“龙泉”两处人工喷泉，通过水系贯通形成动态水景，共同构成美丽的“醴泉湖”。公园内湖面倒映着青翠的山峦，周边山色风光如画，早已成为人们休憩盘桓的一方风景名胜。

与明净的湖水比邻而居，人们建起了集团的职工公寓，邻近几个村合建的“醴泉社区”也都环湖而立。附近还有为大山里的孩子们建立的醴泉幼儿园、醴泉小学，校园内书声琅琅不绝于耳，与醴泉之上的“范公读书洞”遥相呼应，无疑是最动听的乐音。过去没人愿意踏足的钢厂烟尘弥散影响区，如今也成了人人争相入住、共饮醴泉水的幸福家园和学堂。

当地政府部门也加大投入，政企紧密合作，借力发力，共同打造美丽乡村，对河道流域进行综合治理，建设生态化护坡和休闲步道，绿化美化，巧设景点，展示独具特色的醴泉文化，融合远程智能化技术提升管护水平，卧狼沟河湖景观焕发了勃勃生机。

早前的卧狼沟荒山秃岭，每至洪水来临，浑浊的河水便似恶狼一样狂泻而下，时不时冲毁田地房屋，卧狼沟便成了人们忌惮的“恶狼沟”。昔日肆虐的“恶狼沟”，在大山儿女们勤劳智慧的手中凤凰涅槃，如今蜕变成了温柔宜居的幸福河。

2023年底，卧狼沟成功入选“省级美丽幸福示范河湖”名单。今日卧狼沟，景色美丽，生态和

谐，离不开多方合力共建，切切实实地为当地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活力，为群众的幸福生活带来了福音，正在成为人们向往的依山水而居的幸福乐园。

广富集团建设了尽人皆知的穿山隧道，使得青阳镇与大山以东的山城及镇村，以最优美的路线畅通无阻，最近又办了件锦上添花的大事儿，那就是在原来自己修建的环山路基础上，又投入巨资加以提升美化，水泥路改铺为柏油路，新砌的路沿石把路面围挡得更加整齐美观，结实的护栏、醒目的标示在路边闪着亮光。

一场秋雨过后，黛墨色的柏油路面洁净夺目，鲜明亮丽的路标线条永远在你的前方延伸，指引着游人去探索未知的美丽……。

穿越过山隧道，从“新版”的环山路自东向西而行，左方一路串联起茫茫青山和千年祠寺，弹拨着自然与时光流转的永恒乐音；右侧一路波光粼粼的醴泉湖交织着绿树红瓦、鳞次栉比的村庄楼宇，演奏着现代化的幸福和谐乐章。环山路沿线分布着新建的10座护林值班房，完美地融入全市智慧森林防护体系，一起坚定地守护着大山丛林的安宁。

网友们惊喜之余，不由得送上“青阳版独库公路”的美称。“她”将青山绿水紧紧相连，一跃成为十里八乡最美的山路。

政府部门快速对接周边线路的亮化和绿化工程，让全镇的路网夜晚灯光璀璨，让多姿多彩的树木连通镇村，共同演奏出乡村振兴的和谐乐章。

四

登高远望溪流北去，昔日曾一度雾霭沉沉的光景一扫而净。青山着意问醴泉，今朝碧水蓝天，玉宇澄清，美景永驻人间。

正如清代邹平女诗人王碧莹《望长白》诗句云：“飞泉瀑布光如接，叠嶂层霄势可呼。”眼前的山水风光令人赞叹，莫不如是！

假如，大山伴着明月发出一场邀请，再邀时光里远去的文人骚客归来，以咏颂山水之名相约，雅聚今日的醴泉之畔，定会有更璀璨的玉藻琼章，来吟诵长白山，来歌咏醴泉水。

卧狼沟是一道峪，卧狼沟是一条河，卧狼沟是一方神奇的流域。

卧狼沟正以一个不断成长的美好境界，努力诠释着，长白山人在天地间挥洒智慧和汗水打造的绿水青山，就这样经久不衰地，滋养着醴泉水，孕育着这片土地上的美丽故事。

多彩滨州啊(组诗)

王晓振

在麻大湖，寻找春天的意义

路过老城里
没看见县太爷端坐县衙
只有一条计划生育的标语
在老供销社的墙上
泛着红光

这和春天关系不大
更远离今天的寻找
于是，来到麻大湖才紧扣主题

湖水，清澈见底
水草还在冬天不思进取
再往南走
五位贤人，都回家过年了
不曾谋面
其中那个写诗的苏轼，最值得
乘兴而归

水边的芦苇拒绝和我说话
一只野鸭嘲笑我，好高骛远

我只有默默地絮叨
春天就是一个符号
春天就是一个意义不大的符号

旅行结束
我总要回到老巢
回到我吃饭睡觉的地方

明天醒来
我还要忙着呼吸和走路
还要趁着春天
生儿育女

在黄河大桥上看夕阳

每一个词语都有用
我遣词造句
竭尽所能，让它们各得其所

叙述夕阳西下的完整过程
描写日落的样子
抒发作为一次观赏的情感起伏
这是我的使命

许多事情都是从叙述开始
看夕阳也不例外
它只是庸常生活的一部分
只是，从一部长篇小说中抽取一个章节
恰巧，它是一个完整的短篇

开端发展高潮结局，都合乎逻辑

描写一般都是景物描写

从忽略的景物里打捞黄金，泥沙和游动的鱼

必须生动地描写出那些鱼好看的姿势

它们几乎都是逆流而上

抒情得浓烈，深厚

毕竟这是黄河大桥上的落日

落日平平常常，可黄河在精神世界里已经不是
一条河了

我们需要一条神圣的大河

时时滋养我们经常断流的灵魂

夕阳落到河边的杨树林里

落日的过程已复制到东流的水中

天黑之前

我必须把所有的词语安排好

抒情才恰到好处

下洼的枣树

一些枣树

还有一些枣树

生在下洼的土地上

但它们不是鲁迅笔下的枣树

它们没有寂寞地刺向天空

它们其貌不扬

在秋风里裸露着自己的果实

人们蜂拥而至

心满意足

此时

天女赐枣的传说

显得苍白空洞

人们从传说里

获得快乐

却忽略了那些像极了外祖父的枣树

外祖父

矮矮的个子

皮肤黝黑

除了干活

一辈子没有别的嗜好

他活到九十岁

一生唯一的荣誉

就是在他去世前

村委送他的一块匾

“五世同堂”

在下洼

我不能囫囵吞枣

我会慢慢咀嚼每个枣子的甜蜜

算作是对一棵枣树

最高的敬意

憩园记

王慧玲

鸟瞰邹平，蜿蜒的黛溪河如一条伏地而生的青藤，两岸村镇如缀藤之果。若把西岸的南营新村看做一只葫芦的话，村口的法制文化园就是葫芦把儿，葫芦把儿又叫“龙头”，葫芦谐音“福禄”，两者意蕴皆颇美好。又名新时代文明实践广场的法治文化园，北邻养老院，南邻一处果园，西邻新村，它的存在符合廉政建设和老百姓的过家之道：不铺张浪费土地资源，不打脸充胖，就钱吃面，有多大荷叶包多大的粽子。文化园不大，长宽均不到百米，借用老舍先生的话：它是水果里的樱桃，飞禽中的云雀，马中的蒙古马。

晨曦初上或日薄西山，我总出门散步，至此园，疾行的脚步不觉缓下来，躁郁的心绪也随之安静下来，进去小憩更是常事，我暗自唤它“憩园”。

中国人自古擅造园，拙政园、颐和园、狮子林、网师园……史上名园无不是精心设计、有讲究、有内涵的，憩园也不例外，它尽了最大努力做到像园。四周悬铃木、白蜡树环绕，园中各种花树点缀，山水鸟鱼，曲径回廊，既有静观、动观之分，也有仰观、俯观之别，花岗岩墁地成路，建筑、山水、花木，诗情画意一点不少。西入口处一块长五米左右的梯形花岗岩做了园牌，相当于照壁，其上红色阳文“南营村法治文化园”几个字饱满有力，虽被日月之光日夜磨蚀，却历久弥新。石

上天然的石纹斑点，乍看散漫，却符合自然之规，如一个村庄的蜕变之路，是依着规矩前行的。石壁南北各有一棵来自大山深处的柿子树，似憩园的门框，更如守门护法的哼哈二将，其实憩园无门，无门的园子四面八方就都是门，没有架子，无障无碍，亲民、利民。霜叶红于二月花时，柿子树上亮起事事如意的红灯笼，树下石凳上，坐满银发豁口的老人，静默如佛，眼里的云烟似乎即将飘远，三五幼童清泉出岫般的咯咯笑声，又似乎把云烟拽了回来。

不用转过石壁，一簇立于一池碧水中的假山就会攫住你的目光，一片片斧劈石叠成的假山，相貌峻嶒，池中红尾金鳞戏水，假山碧池可谓园中主景，把憩园隔成南北两部分，又用一条南北向甬路连着，畅通无阻。鱼池四周不锈钢围栏虽不自然也算不上败笔，防儿童坠水必须有。抚栏可观鱼，可赏假山脚下玲珑小红桥、桥边秀气妩媚的柳、桥下坚韧自洽的苇、苇旁开合有度的莲。弱苇，瘦柳，游鱼，莲叶，小桥流水，丝毫不掩假山的峥嵘，山头四五个，高低错落，参差不齐，“虽由人造，宛自天开”的叠山技艺在这里展现得完全符合美学原则。假山北四五米，石板路把你引向绿树环绕中的红亭，四根红柱子擎着橙瓦飞檐，与红色立方体雕塑上“明理、尚德、诚信、孝悌、谦让”等文化碎片相映成韵。最妙的是亭下有石桌、石凳，于此可琴，可棋，可歌，可吟，可待月迎风，可闻香观花。桌上刻有棋盘，常有三五老者对弈，棋子落时总伴着“公正、公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絮语，不知是说棋局还是世事。红亭四周，有伟岸高树刺向蓝天，亦有横斜疏枝吟风筛月，银杏，玉兰，海棠，紫薇，月季，扶桑……皆着意栽植，意在体现随意之美，石板小径匍匐于花阴中，叩响石

径的足音和着小红亭畔鸟语、蝉音，把四季迎来又送走。亭内无人时，可捧一本书亭中阅读，倦了就合上书闭目养神，听听枝梢白头鹎、野画眉们说说爱情、流年和旧梦。

亭北的绿化区，看似随意无章法，细看竟然暗合《九章算术》里的勾股法则，游走其中，每一步都踏着数理韵律。几个等校车的孩童在“玄五”边上的算盘模型宣传牌前站定，翻转着18个能转360度的文字木块，正面是法律、法规问题，反面是答案。《未成年人保护法》颁布实施时间、行使国家立法权的机关的名称等法律法规常识，让有心的学童记在了心里。东看看，西瞅瞅，盯着宣传板上的《民法典》宣传条款，他们好像琢磨出什么，目光变得凝重和深邃起来，是想起了“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还是“留心细处皆学问”？

憩园的南半部布局更适宜散步，绿植布局呈“O”或“L”形，被步道隔离又在上空相互交合，承接阳光雨露，八面来风。月季、碧桃、连翘、棣棠、吉野樱、辛夷、美人梅、紫叶李、苦楝……不同性情的花树高低有序，疏密有间，栽植上效仿古园的创意，讲究层次和点缀，追求画意和诗情。花儿次第绽开时，似乎美人的秀场，单瓣李，重瓣樱……环之肥燕之瘦，各具其态，五彩纷呈。其秀可餐，其香可饮，是浅酌微醺，还是豪饮沉醉，看你的喜好和性情。红色的铁艺作品和宣传板掩映树丛中，如星，如月，如太阳，如火苗，与花木相映成趣，即使冬季万木凋零之时也让园子看上去不萧条，不颓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经济法、政治法、民法等和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实用法律条款，随处可见。出自《朱子家训》《诫子书》的名言警句，让你觉得几千年的文明静静流淌，从未停止。最南头的紫藤长廊虽幽却显，花开时紫气氤

氲，云蒸霞蔚，香气扑鼻。每根廊柱上都有文字，廊柱外边也有宣传板。那日下雨，有骑手小哥趑进廊内避雨，雨水顺着橘黄色工装滴下来，他抬眼看着廊内劳动法中的条款，似乎得到了伞，避雨也避得心安。“法者，治之端也”“奉法者强则国强”，的确，不以规矩，何成方圆？

园东南角的人造土丘最是隐匿之所，海拔不过两三尺，丘下有几棵龙爪槐张开树冠与水泥蘑菇伞逗趣，活泼有趣的设计，吸引很多孩童于此戏耍，最近这里放了废弃的窨井盖、旧展板等杂物，垃圾多了，气场变浊，丘顶杂草丛生也把石板路淹没了，燕语莺声慢慢远离。

暮色四合时，园中渐次亮起地灯、柱灯，灯光下的法典金句、新老律令、治家格言，随时教化着跳广场舞、散步遛狗的人，牵着孩子的年轻妈妈时而驻念：“尊老爱幼”“法安天下，得润人心”“温、良、恭、俭、让”“以规促德，以文养德”……光晕里浮动着一千年来中国人“无讼”的梦。

我忽然明白这园子为何总透着踏实和儒雅，原来那些家风家训、法治箴言、反诈、防毒的提醒以及价值观文化，经年累月，栉风沐雨，已和日月精华一起沁入每一块砖石，每一株植物乃至每一片叶子，化成憩园的气息。走进憩园的人，赏花观景，享受盛世红利的同时心里也种上了道德和法治的种子；走出憩园的人，如行走的蒲公英果实，走到哪里又把种子带到哪里，生根、发芽、开花。

花木重姿态，音乐重旋律，书画重笔意，园林重意蕴，憩园做到了。如此，才经得起细细推敲，经得起岁月磨损。

退休后，实现了时间自由，“无事此静坐，一日似两日。”似乎远离一切，却又与一切同在。

心安处是滨州

孙炳元

晨光刚漫过黄河的堤岸，滨州就醒了。不是急急忙忙的醒，是带着惺忪暖意的醒——早市的竹筐刚摆开，冬枣的红、青菜的绿就撞进眼里；包子铺的蒸笼掀开，白汽裹着肉香飘出来，在微凉的风里绕了个圈，又钻进路人的鼻尖。我总爱在这时沿着黄河步道走，脚下的石板还沾着夜露的湿，踩上去软乎乎的，像踩在刚晒过的棉絮上。远处有老人在打太极，动作慢得像流水，身边的芦苇晃着浅黄的穗，风一吹，“沙沙”的响，像是在跟晨光打招呼。

走着走着，就到了老粗布铺子的门口。浅白的棉门帘被风掀起一角，能看见里头纺锤转着，“嗡嗡”的声儿不吵，倒像是给这晨景配了首软乎乎的曲子。老板娘坐在机子前，手指牵着棉线，一拉一引，白棉线就织成了布，布上没有花样，却干净得让人心里舒服，叠在柜台上，像叠着几片刚摘下来的云。她见我探头，笑着招手：“进来看看？这布贴身穿最暖，冬天铺在炕上，夜里睡觉都像裹着阳光。”我摸了摸布面，细得像婴儿的皮肤，心里忽然就软了——滨州的暖，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是藏在这样的细

枝末节里，悄悄钻进人的心里。

日头升得高些时，就往中海边去。湖水是浅淡的蓝，像被洗了无数遍的蓝布，浸在日光里，连水波纹都透着亮。岸边的柳树垂着枝条，绿得浓，风一吹，枝条就扫过湖面，留下细细的痕，转眼又被水抚平，像谁用指尖在水上轻轻划了一下。有游船在湖里慢慢开，船身是白色的，像一只白鸟浮在水面上，船上的孩子笑着喊，声音飘在风里，软乎乎的，落进湖里，连水都跟着甜了。我坐在湖边的石凳上，看阳光落在水面上，碎成一片一片的金，晃得人眼睛发暖。有遛狗的阿姨过来，手里牵着一只小黄狗，狗儿跑到我脚边，用脑袋蹭我的裤腿，阿姨笑着说：“它也喜欢这里的风呢。”我点点头，心里忽然就静了——在这里，连风都是软的，连狗儿的亲近都是暖的，这样的地方，怎么能不让人心安？

到了饭点，就往巷子里的小饭馆钻。老板是本地人，见人就笑，嗓门洪亮：“来碗老豆腐？加辣油不？”我总说加，看着他往碗里舀一勺嫩豆腐，浇上卤汁，再淋上红红的辣油，撒一把香菜，热气腾腾地端上来。

用勺子挖一口，豆腐嫩得能化在嘴里，卤汁鲜得舌头都要跳起来，辣油不呛，是温温的辣，从喉咙暖到胃里。旁边桌的大叔在喝羊汤，捧着碗，“吸溜”的声儿听得人嘴馋，他见我看他，笑着递过一瓣蒜：“就着蒜吃，更香！”我接过来，剥了皮，就着豆腐吃，心里满当当的——滨州的饭，从来不是什么山珍海味，却是最贴人心的滋味，一口下去，就像回到了自家的厨房，踏实得很。

下午的时候，常去魏氏庄园转。老砖墙上爬着绿藤，阳光透过藤叶的缝隙，在地上洒下细碎的影。飞檐下的风铃轻轻响，“叮铃”的声儿像从旧时光里飘来，带着点温柔的念旧。砖雕上的牡丹还留着当年的纹路，被岁月磨得温润，用手摸一摸，能感觉到砖的凉，却又透着股踏实的暖——当年砌这庄园的人，大抵是想着一砖一瓦都要稳，好让日子也跟着稳当。有老人坐在庭院里的石凳上，手里拿着蒲扇，慢慢摇着，嘴里哼着吕剧的调子，调子慢悠悠的，和风铃的声儿掺在一起，听得人心里松快。我站在廊下，看阳光慢慢移，看藤叶轻轻晃，忽然就明白，滨州的时光是慢的，慢得能让人把心里的慌都卸下来，慢得能让人看清日子里的好。

暮色漫过来时，就往黄河楼去。灯亮起来了，不是刺眼的光，是暖黄的，一圈圈晕开，把楼的轮廓照得温柔。楼前的蒲湖，水映着灯影，晃悠悠的，像撒了一把碎金子。有人在湖边散步，脚步慢，说话也轻，怕惊

着水里的影子；有情侣坐在湖边的长椅上，小声说着话，风把他们的声音吹得软软的；还有孩子拿着泡泡机，吹出一串一串的泡泡，泡泡映着灯影，在风里飘着，像一个个小小的梦。我站在湖边，看着这一切，风里带着湖水的凉，还有远处传来的饭香，心里忽然就满了——我曾走过很多地方，见江南的水绿得发腻，见塞北的风硬得割脸，见城里的人行色匆匆，心里总像悬着一块石头，落不了地。可到了滨州，这块石头就落了，心里的慌也没了，就像船找到了岸，鸟找到了巢，踏踏实实的，安安稳稳的。

夜里躺在床上，能听见窗外的风，吹过芦苇，吹过柏树，也吹过街角的棉线。风里带着滨州的味，是黄河水的清，是老粗布的软，是早市的香，是中海的暖。我忽然想起有人说“心安处是吾乡”，以前总不懂，现在懂了——所谓心安，不是有多大的房子，有多少的钱，是每天能看见暖的晨光，能吃到贴胃的饭，能走在软的风里，能在暮色里看见一盏亮着的灯，能在身边遇见一群温和的人。滨州就是这样的地方，它不张扬，不喧闹，却用它的每一处细枝末节，把“心安”两个字，揉进了日子的每一分每一秒里。

往后的日子，我想我会一直待在滨州。待在这有黄河暖、蒲湖软、早市香的地方，待在这能让人心里踏实、眼里有光的地方。因为我知道，这世上最美的风景，不是远方的惊艳，是身边的心安；这世上最好的乡，不是出生的故土，是能让人心安的滨州。

滨州色彩(组诗)

谷城

七彩盐田

盐粒结晶，一畦一垄的斑斓
藏着太多惊叹。你所见的色
皆是日光吻过，白如碎玉，红似丹霞，青若翡翠
铺在渤海之滨。咸，不只是咸
盐堆与卤水的晨昏，晾晒着光阴
举目千顷田，盐池对着盐池，赤橙与黄绿
各呈异彩，排列成诗，一潮起，一潮落地结晶

盐场风车，滩涂鸥鸣，记忆里的那片雪白
从一道盐埂开始。盐啊，望着这雪白的平凡的盐
我依然惊叹，没有它
我们甜酸苦辣的生活就缺少灵魂

古色黄河楼

那么壮阔，河涛之韵，召唤万里浊流
奔涌着，自天至海。一阕《黄河谣》
半卷《水经注》，还有古渡，炊烟里的船
系着岁月绳结。你望见的奔流
楼还是那座楼，立在河滨
涛声漫过窗棂，浪花推着浪花，世代相续

新的潮头，不改磅礴。俯瞰古今帆影

船工号子，平野沃田，一步跨进新时代
古渡到新桥，不舍昼夜，经年流转
河风又添几分劲，鼓荡着船帆
啊，凭栏处，再饮一瓢黄河水

绿色鹤伴山

就这么相拥：青山，绿水
静默时，和古人描绘的一样
只是多了些栈道，通幽部分
林间的鸟鸣，老树新藤，被瀑声浸润
绿意成海。瀑布高低，不分姿态
该成潭的成潭，林还是那片林
一路蜿蜒，溪声有急有缓
穿九瀑涧，拂过洞前的青苔
多少树选择扎根，多少水选择奔涌
峰，瀑，林，石
以自然的模样，妆点世界
它们都活着。松涛阵阵，守护山谷
一季一层新绿，春夏秋冬地更迭
想起古画《溪山清远》
那个采药的隐者，画外的行者，
山林里的游者，在这一刻
我终于读懂苍翠

江北素色：滨州十二时辰（组章）

郝津俐

晨光破晓时·色彩的禅意 滨州的黎明是打翻的颜料匣

黄河水裹挟着泥沙，在晨雾里流淌成液态的琥珀。那些被老船工称为“黄河绸缎”的波光，总让我想起滨州剪纸里未剪完的牡丹纹——金箔纸裁出的花瓣，裹着黄土高原的砂砾，在晨曦中泛着温润的哑光。对岸的芦苇荡是青瓷开片的裂纹，苇穗垂首时，露水正将千年的盐碱地酿成一杯清茶。

老街的青石板浸着前朝的月光

魏氏庄园的灰砖墙爬满爬山虎，绿意从乾隆年间的砖缝里渗出，漫过门楣上“耕读传家”的砖雕。卖早点的三轮车碾过石板路，车斗里的芝麻烧饼裹着芝麻香，与魏集古城的青瓦白墙撞个满怀。卖剪纸的老妪守在巷口，红纸在剪刀下绽开蝴蝶的翅膀——那是滨州人用血脉绣出的年轮，每一道褶皱里都藏着孙子兵法的谋略与吕剧的咿呀。

午后茶烟里·历史的褶皱 蒲湖的荷叶托着宋瓷的残片

我曾在蒲松龄故居的窗棂上，看见《聊斋》手

稿的墨迹渗入木纹。那些鬼狐故事里的月光，与滨州博物馆的汉代青铜器相遇时，竟在展柜里生出青苔。范仲淹戍边的烽火台早已坍塌，唯余半截残碑。而今，黄河楼畔的玻璃幕墙倒映着无人机掠过的轨迹，像极了当年漕船桅杆上摇晃的铜铃。

老茶馆的铜壶煮着时空

跑堂的伙计吆喝着“羊肉汤——”，声波震落梁间积尘。八仙桌上的紫砂壶肚大如斗，盛得下孙武排兵布阵的杀伐，也盛得住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叹息。穿汉服的少女举着自拍杆走过，衣袂扫过八仙过海的木雕，惊醒了沉睡在藻井里的飞天壁画。此刻，历史是杯中的茉莉花茶，三分古意，七分鲜灵。

暮色四合处·当下的棱镜 铝业园区的钢花溅成星子

魏桥创业集团的厂房吞吐着晚霞，熔炉里的铝水流淌着液态的银河。智能机械臂在流水线上跳机械舞，焊接的火花是这个工业之城的心跳。但总有人记得，三十年前那些推着独轮车运砖的脊梁，他们的汗珠曾把盐碱地浇灌成粮仓。如今，光伏板在

盐田上铺开翡翠色的海，风机叶片搅动着渤海湾的风，将粗粝的工业叙事谱成新能源的诗行。

渤海湾的渔火揉碎了月光

沾化冬枣的甜味还挂在枝头，冷链车的尾灯已划破夜色。渔民老张收起祖传的木帆船，却把北斗导航装进玻璃钢艇。他手机相册里存着两张照片：一张是1988年台风中倾覆的舢板，一张是女儿在滨海湿地观测站的背影。潮水漫过滩涂时，互花草与丹顶鹤共享同一片湿地，像古老渔谣与卫星云图的和解。

子夜星垂时·未来的胎动 孙子文化园的青铜剑生出青芽

在孙子兵法城遗址公园，VR眼镜里的全息战马踏碎时空。少年们戴着设备挥剑，剑光扫过AR技术还原的城濮之战，却惊醒了沉睡在土壤里的车马俑。策展人老王说，他们正用3D打印复刻汉代弩机，但总在榫卯接口处留一道手工凿痕——那是给未来考古学家的谜题。

滨州大剧院的穹顶升起月亮

吕剧团的年轻演员在排演新编《李清照》，戏服上的苏绣牡丹会随剧情变换色彩。当虚拟现实技

术重现易安居士“生当作人杰”的豪情时，舞台突然断电。黑暗中，观众席亮起手机电筒，汇成一条星河，照亮戏台上那句“九万里风鹏正举”——此刻，传统与现代的界限，比戏台上的水袖更轻盈。

尾声：素色长卷

滨州的晨昏是未装裱的卷轴。

当无人机在蒲湖湿地拍摄夜鹭，镜头扫过芦苇丛时，会惊起一群穿汉服直播的少女；当智能温室里的无土栽培番茄成熟，老农会摘下一颗，蘸着孙武湖的水吃下，甜味里既有基因编辑的精准，也有土地亘古的馈赠。这座城像块温润的玉，将青铜器的锈迹、盐碱地的泪痕、工业文明的刻痕，都打磨成包浆，在黄河水的涤荡中愈发通透。

你看，渤海湾的落日正把余晖泼向魏氏庄园的灰墙，那些飞檐上的神兽在暮色中苏醒，衔着无人机传回的影像，将二十四节气的密码刻进区块链。而黄河入海口，新生湿地上的芦苇荡里，正有无数个未来在抽穗——它们带着孙子兵法的谋略、吕剧的婉转，以及所有滨州人掌心的温度，在时光的素绢上，写下一卷未完的《江北素色》。

大北,大北!

敢当

大北。一个简单的名字，一片荒芜千年的土地，一方令我魂牵梦绕的生态乐园。

黑坨子的贫瘠记忆

海浪汹涌，乌云翻滚，海水呈现出黄中泛黑的颜色，失去了平日的湛蓝。海面之下，好像都是万丈深渊，又像藏着千军万马，无数的虾兵蟹将正在摇旗呐喊。天空中乌云的颜色是黑中泛青，边缘带有蒙蒙的白色烟雾。从海天相交之处，如鬼魅幽灵一样，紧压着水面，面色狰狞，疾驰而来。空荡荡的海面上既无船只，也无飞鸟，海鸥也无处可寻，无任何物体去阻挡海浪和大风。近十级的大风，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肆意狂飙，天像要塌下来一样。海里的鱼虾都吓得躲在深水里，不敢喘息。在岸边吐出一团团白沫，直立起几米的身躯，轰隆一声，扑倒在泥滩上。这是初冬的大海潮，是人间最让人恐怖的画面，不存在之一。

渤海南岸，海岸线向南八十里内，没有村庄。稍高一点的土地，当地人名叫坨子，如大黑坨子、小黑坨子等等。坨子上的土地零星种着庄稼。有的临时住着一户人家，有的没有人居住，

只有荒草和禾苗在海风中寂寞的对视，无耐地晃动几下身子。但如遇大海大潮过后，皆是荡然无存，只剩下被泥土裹满全身的芦苇、碱蓬，庄稼支离破碎的身体，如同老农的希望被支解得七零八碎。此时庄稼已被海水吸干了水分，干枯了的身体，已无力站立，折倒在泥水里苟延残喘，连哀鸣都送不出嗓子。芦苇、碱蓬等属于海洋的近支，虽身体受伤，尚能在大潮退后，慢慢恢复，也算是海潮对它们的一点手下留情，但对人类已无利用的价值。如此循环，每年几次的大海潮，让这片南北宽近八十里、东西长一百多里的大片土地，近千年，都无法留住久居的居民，处于荒芜的自然状态。我们村紧邻这片区域，向北没有其他村庄。我们这里的人们给它一个简单，没有多少感情的名字，大北，意思有二：一在村的北面，二面积之广阔谓之“大”。

这片时常遭受海潮肆虐的地带，在山东省滨州市沾化区垛鄆村之北，西到徒骇河，东到潮河（潮河挖掘之前，可能向东延伸，到黄河入海的支流如弯弯沟）东西有一百多里，南北有八十余里，河杈纵横，广阔无垠。六百多年前，垛鄆、下鄆村在现址立村，再没有村庄在其北建过新村，偶有农户在地势稍高的大黑坨子、小黑坨子

上种过地。邻近村庄，在非大海潮的年月，夏天去收割青草，做牛马饲料和烧柴，冬天有猎人带上家犬去打野兔。除此之外，只剩下这片土地自己生物圈里，自己的自娱自乐，嘟噜在碱蓬草荫下和水边自由的奔跑追逐，如遇下雨，更是奔走相告，如赶大集。野草野花随风摇曳，难得的悠闲，狗杠鱼挽着浪花，追逐着小虾小鱼，偶有海蚬在酣睡之机，喷出几个水泡。狐狸、黄鼠狼和马虎（就是狼）在高大的红荆条下，各自游荡，寻找着自己的美食。到了上世纪四十年代，狼和狐狸几乎在一夜中消失，原因不明，类似情况在沂蒙山区也是一样。

到1988年在垛鄆村三十里沿徒骇河开工建设沾化盐场。占地十几万亩，为此修了公路，送上了电，这荒芜之地变得有了生机。但由于离县城有一百多里的路程，周围土地盐碱居多，春天一片白茫茫盐渍，夏天沟渠中的芦苇还爱滋生蚊子，一落太阳，人不敢在室外呆着，笑谈蚊子能吃人。冬季寒风刺骨，无遮无挡，遛个弯都没地方去，又无什么娱乐设施，不是一个让人向往的地方。

上世纪盐场之外空闲的几十万亩地当过靶场，之后国家投资，在坨子集中的地方建了一个五机部的家属农场。初建时，几辆退役的坦克，扭动着笨拙的身躯，屁股后面喷着浓烟，拖着二十几米的大翻犁，逼近我们村北四五里的样子，开始“圈地运动”，划定了自己的疆地，包括了“大北”大部分地区，本来是垛鄆村的放牧的一些土地就这样成了农场的土地，当时因这些地是草地，不是耕地，人们不是很在乎，只是感觉割青草和打兔子却不方便了，现在却成了宝地。后来这个农场雷声大，雨点小，很快就干不下去，

转归地方，因此寂静的大北，在稍做喧闹之后，又回到了过去的安静。

海天大道当空舞

大北的真正的发展始于一条公路和两条防潮堤的建设。这条公路就是沾化有名的海天大道。在海天大道建成之前，去大北盐场需自县城向东北到邵家，再向北到徒骇河农场，再向西到盐场，路线是一个大大的椅子圈，比现在走海天大道路程远一倍多。海天大道的通车，不但把去盐场的道路取直了，还把没有公路的滨州港东港区北部养殖区，接上了公路。把整个大北区域与外界连接起来，就像一个失血的病号，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千百年的希望，发展的力量源源不断地输入大北，这片被荒芜了千年的土地，慢慢改变着容颜。海天大道是指北连大海，南到大高的航空城。以县城为中心分成二段向南沿徒骇河西坝，直抵大高航空城，这就是所谓的“天”，向北沿徒骇河东大坝到垛鄆村，然后向北，沿徒骇河滨州港东港口区再向北，直抵套儿河入海口，这就是所谓的“海”。海天大道，垛鄆村向南这一段修建难度不大，有老徒骇河东堤坝做基础，徒骇河这一段是人工挖成的，以久山沟子为基础，自坝上村向北挖掘，达到秦口河汇合一处，曰套儿河，河堤是挖出来的土建成的防潮大坝。到六十多年前，又第二次清淤拓宽，人工挖河，举全县之力，用抬筐和小推车，推出了现在这个模样，两边借势筑堤，防止汛期河水泛滥。东西坝还有区别，西边坝宽，大约是东坝的两倍多，北端直到下鄆村北，以前由于东坝有江河和其他泄洪沟穿越坝体，东坝上没有修桥和闸，因此东

坝南北不通，虽然一头是富国村西，一头在垛鄆村西，都是临坝而居，却也只能南北相互眺望，不能直达。垛鄆村的人去富国，只能过渡口，走西坝。西坝走得多，对它绿化和环境印象就比较深，这西坝之上，有三分之一部分做路和水渠，另三分之二都是大树，以洋槐为主。初春时节，伴着一路槐花香而行，洁白的槐花如一串串风铃挂在枝头，蜜蜂也不知从哪里冒出来，嗡嗡地围绕着它们飞舞，时而伫立在花瓣之上，伸出嘴巴把蜜吸入腹中，回家去完成它们的甜蜜事业。我最喜欢的是树下的草坪，那时树下的草坪像是现在大城市里，人工绿化的草坪，和人工修剪过的一样平展，绿油油的，翡绿欲滴。叶子柔软，远处看像一整块大地毯。我会慢慢地躺在它上面，静静地向上望去，通过槐树叶子，看到斑驳的天空。阳光被树叶子遮挡，双眼可以直视天空。阳光对我不嫌，洒下片片稀疏如碎银子般的微笑，落在我脸上、身上和身边的绿草地上。天是湛蓝的，偶尔有不同形状的白云飘过，河边的风从水面掠过，带着海洋的味道，牛、马车、拖拉机时而从路边驶过。既有田园的恬静，又有生产的热闹，惬意极了。这片树林里实际是一条宽几十米、长三十多里的带状小森林啊。它与蜿蜒流淌的徒骇河相伴，从空中看就是一条银翠相拼，落在大地上的丝绸飘带。每每如果不是母亲的催促，我可能已经在那柔软的带着土香和草花香的地毯上睡着了。因为有这些美好的记忆，所以对时隔十几年后，再次踏上那条大坝，看到树也没有了，坝也只剩下窄窄的如腰带宽的一条，两辆车如果对头开，相互都要十分小心的放缓速度，才能勉强通过。心中拔凉拔凉的，谁抢走了我的绸带、我的大坝，我的槐树林呢？

河的东坝当时只修到到垛鄆村西。建海天大道，从垛鄆村到滨州港这一段八十里左右，施工难度就大了，因为当时大多是盐池、虾池，到处是水，没有干地，是在水或泥里建路，施工难度可想而知。

海天大道修成之后，也把防潮坝的建设提上议程，只有有了公路才好运建材，才能方便建设队伍的来往。一期防潮大堤是自滨州港东港区北侧、西接海天大道，向东到顺江沟。一期防潮堤是建在海拔零地域，即在海岸线之上建设，拉土筑坝，砌石护坡工程还算顺利。建成之后能在一定程度上阻挡大潮时，海水上侵，侵入零海拔以上地区。正常潮位时，潮水的触觉，只到大坝的脚底下。海浪和海潮的力量是常人不可预测的，看似温柔的浪花，平时如同温柔的孩子，在大坝下面，嬉戏玩耍，对大坝并无侵扰。其实那是大海潮的一支探子部队而已，意图在某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召唤它们的黑色兵团，杀将过来。防潮大堤的作用就是，防止风暴潮上侵，挡住它们前进，让他们最后的吼叫，抛在大坝外侧的高空，海水虽跳起几米高，也无法再向前移动。平日里大海与大坝，海水与石头都是平静的，石头去舔吮海水的盐渍，吃盐太多，每块青石脸上都一层层地爆皮。第一条防潮堤建成后，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开始有企业入驻这片土地。

由于第一条防潮坝，只能抵御十年一遇的海潮，而这片大地上，保护工业厂区，就必须考虑百年一遇的大海潮。在临港产业区提到工作日程之时，向海发展，发挥滨州港海运优势，创造经济发展新增长点，已成迫在眉睫之事。新建一条新防潮大坝，南接海天大道与第一防潮堤持平，沿顺江沟折向南，与第一防潮堤接头，全长共十

公里左右的第二防潮堤建设，提到议程上。建成后，它如一条海上长城，矗立在渤海南岸，能挡住百年一遇的大海潮。之所以说它像长城，是因为其形制是与长城相似，是建在海里的，一条一面用花岗岩石砌墙，中间用土沙袋布，灌满沙土而夯实，内侧水泥护坡而成，与长城的建设方案相似。其二是其作用也相似，长城是阻挡外域民族进犯关内，保护关内人民平安。防潮堤是为了阻挡海潮侵犯，保护堤内土地不再被海水侵犯，保护土地上人与财产的平安。大坝建成之后，大坝之南，海天大道之东，有了几十万亩可长期安全使用的土地。虾田、盐田，阡陌纵横，因海水卤度不同，在阳光的作用下，呈现出五颜六色，从远处看一片盐田就如一块调色板，疑似江南水乡稻田。安全的环境，广阔的土地，便利的海上和陆上交通，使它成为了大型企业梦寐以求的乐土。风能也是这片土地上的另一优势，多家国企蜂拥而至。高大的风力发电风车，如雨后春笋，沿着海天大道和防潮坝，一排排耸立起来。远远望去像值守的士兵，又像欢迎从远方来投资客商的仪仗队，一片勃勃生机。

构筑梦想的防潮坝

但建设这条防潮坝，可不是件易事。它被列为省重点项目，在二〇一五年开工上马了。它是在海水中建设，海水每时每刻都在侵蚀它，海潮每天每月都在伺机反扑中。海浪、海潮的威力多大，只有海边的岩石知道。看岸边的礁石，那犬牙交错的棱角就是被海风海潮抽打、侵蚀后的样子。再看那卧在沙滩上一粒粒圆润的石子和细细的沙子，它们原来都是岸边的石头，被海潮一天

天抠下来，一天天的洗刷，最后被铺在了海边，形成了沙滩。难也要建，不建此堤，第一防潮堤及堤内大片的土地会更难，人们投资建设的决心就会犹豫，这是基础的基础。艰巨的任务落在了一个民营企业的肩上，作为本地民企，他们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建设所需的近七、八个亿的资金，对他们来讲也是天文数字。他们成立了专项项目公司作为建设单位，招标南京、胜利油田等地队伍进行施工。

先做抛石建设防浪墙，减少海浪对堤体的直接撞击，抛石都是选择烟台地区的花岗岩，防浪墙长期浸泡在海水中。花岗岩本身抗腐蚀能力强，特别的坚固，能担当重任。但其价格高，运费高，增加了建设成本。又因渤海近岸较浅，大货轮运到深海后，还需用小一些吨位的驳船运到指定的地区，装卸都在船上，增加了人力物力，精准的把石头投到海里的预定位置，也是科技难题。把挖掘机搬运到驳船上，自建海上装卸设备解决了这一难题。运输装卸解决了，公司员工面临又一重要考验，晕船。海水即使是在无风之时，也有三尺浪。在陆地工地上，爬上爬下，如履平地的工人。在这船上，很快就头晕脑胀，胃里翻江，体力下降，注意力分散，发生晕船反应。这晕船的人，不用说干活，看着海水就天旋地转，那波光粼粼的海水，好像使了魔法，让他们想迫不得已地扑进去。只有坚持和适应，没有好办法，只能靠时间去“熬”。工作环境也异常艰苦，在阳光明媚的时候，天上太阳晒，戴上草帽遮挡，可阳光又扑向海面，与海水做了个交易，少部分留在海水里，另大部分，海水用镜子般的水面，把阳光反射上来，让你无处躲藏。很快皮肤黑了，皮肤开始爆皮了，忍痛而战吧，很

快人人都成了“非洲人”。初春和初冬的日子更不好过，北风好像是从海里钻出来，寒气比陆地上透骨三分，如刀子般割着手、脚、脸，手裂了、脸裂了、头皮裂了。如此的艰苦环境，加上一天天的繁重劳动，但匹配的伙食却是少菜少肉的大锅菜。因为这里离县城一百多里地，买东西很不方便，新鲜蔬菜不好储存，土豆、白菜成了当家的主菜。大坝建设最初的设计是这样的，把海水底下的泥沙抽到土工布袋里，泥沙里的水从土工布缝隙间渗出，沙留在里面，这样一层层土工布袋叠加，筑起大坝。一层土工布袋长二十几米，厚约三四十公分，一米左右宽，它就像一条大鲶鱼趴在水里，一层层叠加，露出水面，上面加土夯筑，两侧加充满混凝土的土工布管袋护坡，中间土层夯实牢固，沉降为零时，用青石和混凝土护坡。但实际施工中，大海的表现是不一样的，比之安静时的温柔，其发脾气时的狂躁，人们见得更多一些。泥土和水，天生就有一种契合，泥土遇到水，就自然的归顺于它，心甘情愿地去追随水，随它而去，消失得无影无踪，因此土工布袋一旦有破损，一条庞大的防潮坝就很快悄无声息地融入海里。工程进展虽然困难，在经过两个月的摸索、试验后，正式开工，大堤缓慢地向前推进。老天眷顾，大海也在观察，这一群忙忙碌碌的人们，将长堤慢慢往大海深处推进。大海好似庞若无事，就静静地观察。偶尔刮起三、四级风，放出五、六米的浪，去试探一下这群忙碌的人们。而此时大堤上的人们已遍体湿透，瑟瑟发抖了。几个大铁家伙挖掘机、推土机也停止了轰隆隆的吼叫，趴窝停工了，机器进水了。而大堤的迎海面，几条土工布管袋，被海浪勾引，都哧溜溜地滑到大海里，与虾兵蟹将玩耍

去了。好在风不是很大，浪不是很猛，第二天，从头再来。终于在一个月以后，建成了2.83公里，施工车辆也已能在坝顶行驶。工程算是有了盼头，工人们那黝黑的面庞，铁块般臂膀上的腱子肉，都泛着亮光。人们自豪，终于在大海里筑起了希望。

远处的乌云翻滚，扑面而来，灰蒙蒙的，如一座座移动的山丘，疾速向这边压过来，而背后云团，上接天空下压海面，如重峦叠嶂、绵绵不绝。太阳此时也深深地躲到头顶的云层里去了。这些移动的山丘，形状各异，但都气势汹汹，如排山倒海般，紧紧压着水面飞驰而来，比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势不知强多少倍。人们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及相关部门要求，迅速离开工地，转移施工设备，撤离到滨州港口东港区基地。一场七、八级的大风，伴随暴雨即将到来，此又正值天文大潮期，这是一场十年不遇的大海潮。人们心中忐忑，又相互不敢说出心中的担忧，只能默默地祝福，一切平安吧。风雨很快到达了，大风拍打着窗户，雨柱砸击着屋顶，人们都默不作声，盼着大坝能安然无恙，最少能保住主体。两天一夜的煎熬，待天空放晴，当大家急匆匆来到工地时，来到第一防潮坝向东拐弯的地方，也就是第二防潮坝的起点，向北一望，哎！不是一个“痛”字能表达的，海面之上波光点点，平静如镜，大坝荡然无存，2.83km的大坝，近二十万立方米的庞然大物，就像从来没有在这片海上出现过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而大海此时似一名观众，若无其事的，用一层层细浪在那里悠闲地观望。几个月的心血，二千多万的投资都被大海轻松地一扫而光。无奈、失望、沮丧一时五味俱全，欲哭无泪。

防潮大堤托起临港产业园

人们面对困难和大自然的考验，不忘初心，不辱使命，重振信心，迎难而上。经过了三百多天的提心吊胆，风餐露宿，夜以继日的奋斗，一年之后，一条蜿蜒的二十余里地的第二防潮大堤已跃然海上。并为了配合海岸修复等工作，又有机融入了海岸修复工程中。建闸门、增绿植、修复生态，成了一条防潮长堤、生态长堤，能阻挡百年一遇风暴潮的安全长堤，也是临港工业园的生命之堤。在2023年的渤海湾风暴潮中，接受了大海的考验，发挥了作用，保护了渤海南岸人民群众财产和工农业生产的安全。

北部防潮堤的建设，也使原来易受风暴潮影响的这几十万亩土地，作为处女地，可以科学地使用，这么大的面积在全国是很罕见的，又有沿海港口优势。沾化区历届领导都对此十分关注，向北发展成为沾化的一个创新干事的方向，建设海上滨州，也是当地政府一个响亮的行动口号。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临港产业园如今已蔚为壮观。大北的临港工业园，大规模的建设，随着魏桥集团的进入，走向蓬勃发展时代。当滨州港东港区南部，海天大道以东，厂区主路基础，一排排大拇指粗的钢筋，向东延伸，它几十米宽，几千米长。而这条主路两侧，上千人，几百台机械，同时展开，人马沸腾，热火朝天，一场盛状空前的会战，在上千亩盐碱地上铺满开来，那景象是这片荒芜了千年土地上，从未有过的场面。如大庆油田的会战，如深圳初建时为高楼大厦打桩时的样子，我知道这是一片新的希望之地，一个新的工业园城要在这里崛起。等一周再

去看时，三四十公分厚的水泥大道，已呈现在眼前，速度之快，令人咋舌，这是工业园纵横交错的厂区内生产主路。看到这么坚实、稳固的厂区道路，我就判断这企业的投资决心是坚定的，前途是无量的。

高大宽敞的厂间，耸立如林的各式化工反应塔，伴着厂区东侧数万亩的渔光发电基地，和北边清波荡漾的渤海，西边玉带环绕的徒骇河，展显出一道海边的靓丽新风景线。从第一防潮堤到现在，经过十几年的建设，这里已形成企业几十家，产值几百亿元的，工业新城渤海南岸的一颗明珠。新一届沾化区委、区政府提出的六个名城建设中，针对这座新城命名为铝基新城。突出铝业这一工业主角，确立要在此建设一座新城，而不只是原来的园区那么单一，沿着海天大道向北，过了垛鄆村，两边的盐场，因各盐池卤度不同，在阳光的辅助下，颜色各异，铺在大地上，像油画、也像水彩。红砖铺成的池壁和小路如给这些彩画镶上的框子，借助无人机，这里成了摄影家拍摄的天堂。盐田管理房统一的红顶白墙，恍若在稻田里的稻草人，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向北望去，远处一排排雄壮威武、气势磅礴的高大圆柱形建筑，如竖笛一样从低向高整齐排列，远在十里地之外就能看到它伟岸的身姿，正在奏响经济发展进行曲。这是魏桥企业集团沾化汇宏新材料公司精细氧化铝新材料项目主厂区，它总投资256亿元人民币，全部建成后，氧化铝产能达到800万吨，精细氧化铝产能突破100万吨。

魏桥企业是沾化铝基新城的航母，有了这艘巨型航母，就吸引来众多的护卫舰、补给舰等，

如齐耐公司、中顺恒辉公司等。齐耐韩总这样描绘，他的企业为何来到沾化，他说我的企业的原材料就是氧化铝，如在别地建厂，需要很大的一块运输成本，而在这里，他们是互为毗邻，使用管道运输，环保又节约成本。同时销售上，也能和魏桥的客户成为共同的交易对象，方便交流。魏桥的热和汽还可以低成本供给企业使用，多个方面受益，所以就吸引他们到此建厂。沾化汇宏公司就像一条巨大磁铁把上下链的企业聚集过来，逐步形成以铝为基础，铝为主角，群星环绕，共同演绎的一场创业大戏。

太阳公公也不寂寞，积极参与汇宏公司相关联的炜宏公司，形成上光下渔，渔光互补，环保绿色的新能源光伏发电。只用半年时间，宏伟公司就建成投产，形成了二万亩渔光互补项目，这个 ZGW 项目，年收入约 11.89 亿元，六年能收回投资成本，以后每年就净赚十几个亿了。该项目中数个指标全球领先，每年提供绿电 12.1 亿度，成本不到四毛，成为氧化铝生产的有力保障，极大提升了铝业产品在国际、国内市场的竞争力。

站在光伏太阳能群星环绕的三层楼高的观测台上，放眼四周，一片片光伏板立在水面之上，像是出征的千军万马。光伏板把阳光吸入身体，转化成电能，通过纤细的线路汇集，在集成站汇成集合，进入变电站。犹如大树的根系，深深扎在泥土里，从土壤中把营养和水分充实到大树中，促其成长、展枝舒叶结出硕果。又如奔向大海的千溪万河，从遥远的地方，义无反顾地为了一个目标，向大海母亲奔赴，最后成为一片汪洋。这汇聚的电流，又成为工厂、千家万户的动力和能源。

铝基新城建设今年刚刚起步，但发展气势如火如荼，前途似锦。投身这片热土，你会在这片广阔的千年荒地上大有作为！

大北，大北，一颗滨海明珠冉冉升起。

滨州抒情式(组诗)

梁介

1

船坞泊于水岸，门楣处
灯笼像个注视比时间更深。巷口
看去：穿春服的人来来往往
有人怀里抱着琵琶或鲜花

苇草茂盛，三角梅火红。鹅卵石
有件洗得发白的袍子，吕剧戏文里面
大青衣韶华正好，芳名“滨州”
被史书上等回雁的书生倾慕了数年
现在。这书生从渤海之滨下来
单膝跪地，衷肠里

那团白色的火，纯粹又洁净。
七孔桥越长越高
终于长出水面。其实是水落为河
那长桥便从“秘而不宣”变成“水落石出”

桥上人，数着落花
披头，散发，自南宋赶回。他要修一座悬空寺
安置神的肉身

2

鹤伴山戴着雪花的帽子，登山的石阶
像从一个悬念里走出来
延伸至古老的醴泉寺。庙祝扫藏经殿的尘土
也扫梅花上的雪

那雪，扑棱棱，雁阵一样。梅花
卷成盛世的旗帜
有人在水杉树下捡到测算前世的经书
反复于时光中被珍藏
他撞响寺前的大钟，金色的钟点星群般瞬间
落入山野。

卷柏和桃花合围的风声荡开
在深秋或早春的镜面上滑翔
有人拜过菩萨后，一手拿着线香
一手将摘得的烛花送给第一个遇见的人
人面和花面
全部热气腾腾

3

那么多声音驻入竹林和花海，那么多
跋涉人返回故乡。风吹响水，像九潭溪渔唱

绿野葱郁而澎湃至绵延
鱼游耒水、竹泽而物蜜

“曲径，轻舟，古城，石瀑”，融汇于和谐
又各自成趣。
一场更神秘的山水美学
包罗或赠予的预言和秘密，是一座美轮美奂的
花园

构成明亮回响。
惠泽我们。使我们安居，生活，体验
并“帮我们解除过，无数黄昏浓重的焦虑”

古树。稻田。红屋顶。鹅卵石化为鸟岛
慢镜头里
养鸟人，也是说书人。他说——
“美妙啊，亲爱的滨州……”

4

我看到滨州1900多年的建制史
只一个顿悟
就回身。群鸟复活如童话
鸟岛有张醒世的脸

一遍遍在典籍和解说词中闪回
鸟飞而高啊——

我听见万物说，“放下后而通达”。雨落湖心
亭，落
树冠，也落戏里戏外

风云际会的钟鼓之磬撞出谁的前世今生？
青空下
迎面飞回的羽人，收下翅膀变成：
宸翰。梅岩。冠冕。夜月

一帧如画山水的图谱就此打开。浓稠树荫宕出来
一只白身長喙的大鸟

5

雁阵保持着列队
送风，绕城三匝，笔直地飞过碣石山
等在时间深处的大禹，秦始皇，汉武帝，曹操
在此留下鲜活的足迹

说书人在敲一只花鼓
白云和苍鹭被召集麾下。
绿绒蒿红了又蓝，花序俨如风信
灯火如昼舞弄幻术
制作永恒之美——

史诗如烟灰落下。而我已回到滨州
月亮铺陈一片银亮的云梦泽
鱼群露出闪光脊背。
海岸线很长，一路葵花璀璨

寂静中。雁声再度腾起

“特殊”人家国心

张洪波

二零一九年五月的沾化，风里还裹着渤海湾未散的微凉。我们每日从市里出发，总要赶在区政府上班前抵达一楼大厅领任务。那日刚到门口，楼上传来的急促训斥声便撞进耳朵——负责人低声说，领导因扶贫进度滞后被市里约谈了，空气里的紧绷感，比前几日又浓了几分。

我们队当天的任务，是去古城核实几户被取消低保资格的家庭，行话叫“明查”。区里的车把我们送到古镇，对接完资料，又跟着村书记往村里走。要核实的第一户，是对八十多岁的老夫妇：老爷子因脑梗半身不遂，低保刚被人举报取消，我们既要查清举报是否属实，更要摸清他们真实的难处。

村书记领着我们走进一处农家院，土坯墙圈着不大的天井，只有从门口通向北屋的路铺着青砖，倒显得格外规整。院里先迎上来的是个四五岁的小男孩儿，攥着衣角怯生生地望着我们，村书记问他爷爷在哪，他奶声奶气地朝身后指了指——爷爷在那儿，那是一块用树枝木棍扎了圈篱笆，圈出块巴掌大的菜地，篱笆编得齐整紧实，连枝桠的弧度都透着股不肯含糊的细致。听见动静，菜地里站起位

六十岁左右的老者，笑着迎上来打招呼。村书记这才介绍，这是老夫妇的儿子，平日里既要照看老人，还要带孙子。“闲着也是闲着，种点蔬菜给老人吃个新鲜，怕鸡刨坏了，就扎了这‘保障子’。”他说这话时，手里还攥着没扎完的树枝，指尖沾着新鲜泥土，眼里却亮堂堂的，没半分愁苦。

进了北屋，便是老两口的“客厅”。八十三岁的老爷子坐在木椅上，右腿僵直地搭着布垫，行动不便；老太太也面黄肌瘦，裹着洗得发白的围巾，拄着磨亮的拐棍儿，紧紧站在老爷子身边。见我们来，老太太忙挪着小碎步搬马扎，又要转身去灶房端水，我赶紧上前拦住：“大娘您也坐着歇歇，我们就问几句话，不麻烦您。”

坐下聊起家常，才知老两口的地早承包了出去，如今只剩每月百十来块的农村老年金；儿子六十多了，既要养自家小孙子，还要贴补老两口，日子确实紧巴。说起低保被取消，老太太倒没半分怨怼，只是平静地说：“当初大队看俺们难，给办了低保，后来有人举报，说俺家有儿子、孙子还是老师，不符合规矩。孩子们劝我，别找上边添麻烦，自个儿能扛就扛。”

我一边安慰老人，一边悄悄打量屋里的陈设：墙皮沾着经年的烟熏火燎，却擦得干干净净。最上方挂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几位第一代领导人的画像，相框边缘虽有些磨损，玻璃上却无半点灰尘；第二排是崭新的习近平总书记画像，红底衬得画像格外醒目，一看就常被摩挲擦拭；第三排全是叠放的相框，黑白照片占了大半，从左数第一个相框里，竟摆着从以毛主席为首的党和国家领导集体，到以胡锦涛同志为首的领导集体的合影。

正盯着照片出神，无意间往西卧室扫了一眼，竟见屋里还坐着位老太太，正隔着门玻璃乐呵呵地朝我招手。我愣了愣，问身边的老太太：“大娘，那位是？”“那是俺婆婆。”老太太的话让我彻底怔住——方才还想着这是四世同堂的福气，没承想竟是五世同堂！按老两口的年龄算，这位老老太太至少也有百岁了，可她站倚在土炕边腰杆挺直，精神头比八十三岁的儿媳还要足。

“俺婆婆人好，就是规矩大，我这做儿媳的，这些年没少被她训。”老太太笑着摆手，“就说低保这事儿，她还骂我呢，说‘有手有脚能扛，别给国家添乱’。”我们走进老老太太的房间，她立刻从桌上拿起个铁盒子，掀开盖儿就往我们手里塞冰糖：“孩子们跑这么远，辛苦了，拿着甜嘴儿。”不容我们推辞，她又絮絮叨叨地说：“你们可摊上好社会了！如今顿顿能吃白面，出门有汽车，比俺们那时候好百倍。知足啊，真得感谢毛主席，感谢现在的政府。”话里没有半分客套，全是从心窝子里淌出来的实在话，倒让我们一时语塞，只能攥着手里的冰糖，反复说着“您保重身体”，红着眼眶退了出来。

走出小院时，我心里满是疑惑：这样一个普通

农家，怎么会把领导人画像和合影保存得如此精心？家风又怎会这样正，连百岁老人都想着不给国家添麻烦？村书记像是看穿了我的心思，叹着气说：“你可别小看这百岁老太太，她是革命遗孀啊。1937年末，她丈夫在保卫古城的战斗中遭敌人伏击，和十几位同志一起牺牲了——那时候她还怀着龙凤胎，就是屋里那对老夫妇中的老爷子和他姐姐。”

原来，这是个藏在寻常烟火里的烈士家庭。这么多年，老老太太一个人拉扯大两个孩子，再难也没向组织提过一次要求；教育孩子时总说“咱是烈士后代，别搞特殊”，孩子们也都记着这话，连扎篱笆、擦相框这样的小事儿，都透着骨子里的认真与本分。临走时再回头看那小院儿，土坯墙依旧朴素，可墙上的画像、院儿里的篱笆、老人们的话语，却像一束暖光，把那天沾化的微凉都驱散了。

后来我们把这户的情况如实上报，再后来听说，他们的低保资格重新审核通过了。但我总忘不了那个小院——不是因为低保的结局，而是因为一个烈士家庭藏在柴米油盐里的家国心：他们守着先烈的风骨，守着“不给国家添麻烦”的老规矩，也守着一辈辈传下来的善良与坚韧。这或许就是最动人的家风：不写在纸上，不挂在嘴边，却刻在每一次擦相框、每一回扎篱笆、每一句“别添麻烦”的日常里，比任何口号都更有力量。

菊花香

高延新

秋天，我特别钟情于家门口那几盆菊花。随着秋意的渐浓，菊花绽放得愈发浓艳，香气也更加芬芳。它们仿佛是秋天的使者，为这个季节增添了一抹独特的色彩。

我对菊花的喜爱，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表姐的影响。表姐自幼患有先天性眼疾，虽然她每天都随着光线的升起而醒来，但她的世界却是一片黑暗。然而，表姐的听觉和嗅觉异常敏锐。每当深秋时节，菊花盛开，满院弥漫着花香，那便是表姐最快乐的时光。她会让我牵着她的手去“赏”花。虽然我并不情愿与她为伴，但作为弟弟，我不敢违抗。表姐紧紧抓住我的衣角，生怕我离她而去。我的秋衣被她拉扯得变形，但我的内心却充满了惆怅，担心被同龄人看见，成为他们嘲笑的对象。每年菊花飘香的季节，舅舅都会用一年的积蓄带表姐去大城市治疗眼疾。五六年的奔波，成为她眼中最明亮的希望。表姐的内心逐渐打开，她的眼睛也渐渐感受到了一丝光亮。

“表姐的眼睛能看到了！表姐能看到新的世界了！”我清楚地记得，这是舅舅从大城市回来时带给我最好的消息。我和表弟拉着表姐的手，在庭院里欢腾起来。表姐的眼睛，就像秋天的菊花，在风霜中摇曳，绽放着不屈的光芒。她的眼疾，就像秋日里突如其来的寒霜，给她的世界带来了一丝凉意，却也让她生命更加坚韧。当阳光普照，温暖了每一个角落。

姥姥特别疼爱表姐，每当掀开锅盖，盛出的第一碗饭总是给表姐的，这是姥姥的特权。我们这些调皮的孩子虽然不满，但都害怕姥姥手中的烧火棍。表姐端着大白碗坐在门口的石墩上，有意避开姥姥的视线。我和表弟馋得直流口水，表姐用筷子在碗里扒拉着，找出我们爱吃的菜段，小心翼翼地送到我们嘴里。“快吃，快吃！”她轻声说着。一碗饭，我和表弟几乎吃光了三分之二。等姥姥忙完

来看，还以为是表姐把饭都吃光了。那段时间，我和表弟对表姐言听计从，只要是安排给表姐做的事情，我们都会争先恐后地去做。“你姐现在是病号，你们两个要好好照顾她！”姥姥指着表姐对我们说。那段时间，我和表弟就是表姐的左膀右臂，形影不离。当然，我们更是为了表姐碗里那一口口香甜的菜段。

我和表弟走进了校园，表姐没有了玩伴，她又重新回到了孤独。姥姥怕表姐自己出去不放心，叮嘱她不要远行。同龄的孩子嫌弃她，不喜欢与她玩耍，表姐每天就在门口的沙堆里挑拣石头，与它们对话，与它们游戏。最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她甚至把其中两块石头当作我和表弟，每天自言自语地扮演多个角色。日升日落，沙堆成了表姐的“根据地”。由于长时间的把玩，这些石头被包浆，仿佛有了灵气，带上了光泽。这些石头是表姐渴望的陪伴，是她孤独世界中的一抹温暖。然而，我和表弟的一次恶作剧，偷走了她的小石头，扔进了河里。表姐痛哭了好几天，到处寻找她心爱的小石头。在我们眼里再普通不过的小石头，表姐却视如珍宝，小小石头里蕴含着我们无法理解的深情。为了不让表姐伤心，我和表弟又找了一些给她，但她摸了一下，送到眼睛边又看了看，说不是她的，赌气地扔到一边。那几日，表姐不出门，整天关在屋里，家人怕她抑郁，让我和表弟向她道歉。我和表弟尝试了多种方法，但都无法让表姐开心。我们悔不当初，成了彻头彻尾的罪人。

我们上了初中，再去姥姥家就不那么频繁了，从一周到半月，再到后来的一个月。日久生情，再见到表姐，那种亲切感直接拉满。表姐把我们拉到跟前，从两个大布口袋里掏出糖果分给我们。看着皱皱巴巴的包装纸，再看看包装纸上模糊的字码，这些糖果显然被表姐珍藏了很久，她天天带在布口袋里，却不舍得吃。她盼着我们来，把这些带有体温的糖果留给我们。她对我们的爱，就像秋天的菊花，即使在凋零的边缘，也要把最美的花献给世界。她的爱，是那么纯粹，那么深沉，让我们感到温暖，也让我们感到羞愧。

后来，表姐交了一个挚友，同村一位瘫痪的女孩子，她们天天约在一起，谈天说地，非常快乐。我曾去表姐的朋友家喊过她。那个女孩和表姐的遭遇非常相似，这也是她们能玩在一起的重要原因。没办法，人性的丑恶就是这样。在完美的世界里，如果你有了缺陷，那你就会被看作另类，必定受到多数人的冷眼与打压。全村2000多口人，只有她是表姐无话不谈的朋友，是她孤独世界中的一束光。她们之间的友情，超越了身体的局限，超越了世俗的眼光，是那么真挚，那么动人。

菊花开在秋日里，表姐的人格魅力打动了我的心。于我而言，自己都无知地

对待表姐，更何况别人呢？表姐用一份信仰与追求积极应对生活中的苦难和挑战，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生活中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障碍。只要有勇气面对，有决心克服，就一定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就像秋天的菊花，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也能绽放出最美丽的光彩。

往后的日子，表姐变得更加阳光了，落脚有力，走路带风。气质的提升，也让表姐有了更多的追求。赶集，去超市，表姐自信地迈出了第一步。面对他人的指手画脚，冷眼相待，表姐总是哈哈一笑。虽然眼睛看不清，那就用心看；虽然行动迟缓，那就走得脚踏实地，稳稳当当。

运气都是给自信认真生活的人。表姐这几年的转变，他人看在眼里。到了出嫁的年龄，登门提亲的人更是络绎不绝，但表姐也是明白人，自身的条件摆在这里，找一个门当户对的才行。

经过他人撮合，表姐也如愿找到了自己的白马王子。没错，对方也是残疾人，心地善良，对表姐疼爱百倍。婚后两人恩爱，儿女双全，家庭幸福。起初我们并不看好表姐的婚姻，但表姐用她的爱和耐心，经营出了一个温馨的家。她的丈夫，虽然身体有残疾，但心灵却无比健全。他们的爱情，不是轰轰烈烈，而是细水长流，是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前段时间回家，又见到了表姐在学校门口接孩子，表姐不知何时又学会了骑电动车，我赶紧停车上前，表姐起初还没认出我。我喊了一声“姐”，她先是一愣，才喊出我的名字。我握住表姐的手，久久不愿松开。并多次提醒她骑三轮一定慢了再慢，贴着路边走。

表姐的眼睛，虽然看不真切，但她的心灵，却比任何人都要明亮。她用她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光明，不在于眼睛，而在于心灵。就像秋天的菊花，即使在最寒冷的季节，也能照亮我们的心灵。

吃过晚饭，妻子说买点礼品去表姐家走一趟，让我这个常年在外的表弟也联络一下感情。表姐下嫁我们村多年，我也没去过表姐家几趟。正好赶巧在家，去跟表姐拉拉呱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对了，因为表姐特别喜欢秋天里的菊花，我特意去花店买了几盆金丝皇菊，一并送她。让秋季里菊花淡淡的芳香弥漫进她幸福的生活。

滨州色谱

路来浩

此地，色非幻
而是时光的截骨

潮来时 乡音与远方
互为对方的烙印与囚

金黄

滨州献祭历史的第一色
黄河裹挟非泥 是齐地的咽
一粒麦 一个无声汉字
在古老的光中自我拆译

灰紫

黎明前的悖论
神话与现实互为犯人
孙武的谋略 刺穿千年沉默

雪白

无棣盐田
坠落的天骨
盐切开岁月 自己也碎
白不纯 是咸的脊
支撑不存在的重量

砖红

显形的城墙
血在土中结晶
一砖一梦 永不完整
裂纹中生长着 半生的誓

湛蓝

渤海
时间栖居的洞穴
蓝在这既重又虚
是渔者骨节间的鸥鸣

翠绿

芦荡如镜
大地的绝笔 映照天空的失语
不屈从词典 自造语法
水的韧 土的执 风的诗

赤红

高粱

滨州最锋利的自白
非色而是血的几何学
饱满地伤 倔强地死
十几世纪 依然初烫

滨州色谱

非光学现象
是历史的骨 文明的伤
是祖先的骨 叩击时光
我们叩问未知

立于漩涡核心

我与永恒相触：
非色彩的不朽
而是交替的生死法则

滨州色

命运的逆流
不因赞驻
不因忘逝
只忠实地
以初始的残缺
解终极的问何为我

大秧歌舞动黄河情

李树坤

“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黄河裹挟着泥沙流经九个省区，最后在山东东营汇入辽阔的渤海。就是这条昼夜奔腾不息的大河，滋养着两岸的土地，也孕育出了古老而传统的文化。其中，阳信鼓子秧歌，便是黄河文化中的一条重要支脉。

据地方文献记载，阳信鼓子秧歌的最早雏形，是在盛唐时期。到了清代，在阳信的洋湖、温店等乡镇广为流传，当地群众称其为“大秧歌”“武秧歌”。在阳信，秧歌早已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与人们辛勤劳作紧密联系在一起。

阳信鼓子秧歌的起源，还有一段动人的传说。在古代，有一支军队在战场上战败，伤员们途经阳信时，被当地群众妥善安置在村里，敌军追来时，机智的百姓便载歌载舞进行伪装，使那些伤兵逃脱了追兵搜寻，这些歌舞便是阳信鼓子秧歌的雏形。

此后，人们把舞蹈与军事阵法进行融合，创作出了一种新的民间艺术表演形式。在表演中，分有伞、鼓、棒、花四种角色，正如当年军事上的指挥、将士与信使。那些变幻莫测的阵法，时而如长蛇列阵，时而如八卦连环，正是“阅兵、点将、布阵、开打、收兵”的军事演练缩影。表演到高潮处时，所有的伞头齐聚于中心，红绸翻飞如阵地上的旗帜猎猎，鼓点密集似战场上的马蹄声声，这一传

统的文化，将当地劳动人民的勇武和智慧展现得淋漓尽致。

随着岁月流转，阳信鼓子秧歌已成为当地节庆时不可或缺的文化盛宴。在阳信，每年腊八节后，铿锵有力的鼓乐便开始在城乡间回荡。当你走进洋湖乡的文化广场时，从震天响的鼓声里，你便能听出澎湃激昂的黄河涛韵；在飘舞的彩旗间，你可以看见大地的勃勃生机；一声声唢呐，将生活的幸福与喜悦传播到了每一个角落。每每看到这样的场景，总会勾起我儿时的美好回忆。小时候，乡村生活十分单调，逢年过节的秧歌表演便成了最盛大的娱乐活动。每年正月，一听到锣鼓声响起来，全村人便涌向村内街道，孩子们挤在最前排。不一会儿，那些身着彩衣的队伍便沿街而来，扎在身上的小旱船摇摇晃晃，踩着高跷的人还时不时凌空腾跃，乐呵呵地边走边笑。唐僧师徒、提着鸟笼的浪荡公子、抹着胭脂的大家闺秀、提着竹篮的朴实村妇等角色轮番登场，惹得人群中不时传来阵阵欢笑。还有那些男扮女装的表演者，抹着红腮蛋儿，憨态可掬地扭动，引得人们捧腹大笑。最吸引人的当数踩高跷的艺人，它们时而来个双腿大劈叉，时而来个后空翻，惊险的动作引得现场观众屏息凝神，都为它们捏一把汗，随后便爆发一片喝彩声。

去年春节，全省的“扭起秧歌过大年”活动在阳信拉开帷幕，八方队伍齐聚黄河岸边。《祥龙闹春》舞出了新年的欢腾，在《凤展龙姿焕新颜》曲目中，许多女性演员将传统鼓子角色演绎出别样风采，这些曲目中都注入“龙”元素，像是黄河巨龙的鳞爪在大地上飞扬。当年秋天，为了庆祝金秋的丰收，迎接国庆到来，人们自发组建了七支农民秧歌队，用铿锵的鼓点来祝福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他们用欢快的舞步丈量着大地丰收，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文化新动能。

今年春节期间，一场跨流域的民间艺术交流活动又在阳信举行，让阳信鼓子秧歌再次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来自黄河沿岸不同省市的秧歌艺人们齐聚黄河滩涂，展示秧歌这一黄河文化的艺术魅力。阳信鼓子秧歌的艺人们，将传统文化的豪迈与黄河故道的风情交融碰撞。在这些表演者中，年轻一代的传承者尤为亮眼，他们既有返乡创业的大学生，也有自幼跟随师傅学艺的农家子弟。这些新艺人将新时代的朝气融入传统舞步中，让鼓子秧歌这一传统文化有了青春律动。

秋天，是平原大地上最丰富动人的季节。肥沃的土地，经过黄河水的浸润，春天孕育的希望已化作沉甸甸的丰硕果实：涨红脸的高粱垂着沉甸甸的穗子，风一吹便像喝醉酒的壮汉，站在田野里摇头晃脑；金黄的玉米秆，腰间挂满了一个个大棒子，整整齐齐地立在田野上像等待检阅的战士；大豆上一簇簇荚果胀得鼓鼓的，一碰便发出清脆的爆裂声。每年的这个时节，这里的人们就以舞秧歌来庆祝丰收。村里、乡里都建有文化广场，平日在田里劳作的庄稼汉子，脱下浸透着汗水的粗布衣衫，换上一套干净的彩装，腰间扎上一段红绸，摇身一变，就成了秧歌队里的鼓手。他们踏着脚下坚实的

土地，在广场上欢快地扭起秧歌。歌声笑声在乡间回荡，整个村庄都沉浸在丰收的喜悦里。

鼓槌起落之间，整个乡村都跟着欢腾起来。秧歌队里的伞头手持花伞，脚步一起一伏，踩着“三进两退”的节奏；鼓手们抡起鼓槌，一声一声砸得结结实实，那是丰收的节拍。这节奏里，有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耕种智慧，有黄河岸边“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的踏实道理，更有黄河文化最本真、最厚重的底蕴。

如今，阳信鼓子秧歌，已从乡村街道走向更广阔的舞台，却依然保持着泥土的芬芳。这来自黄河两岸的大众文化已成为全县群众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了齐鲁大地上传统文化绽放的靓丽名片。不仅入选全国“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高质量发展机会清单，也成了乡村特色文化的最典型代表。

阳信鼓子秧歌已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早已超越了单纯的民俗表演范畴，跃升为黄河文化艺术舞台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它带着质朴浓郁的乡土气息，纵使历经千年传承，依然在历史的长河中焕发着崭新的生命力。

当鼓点响起，红绸舞动，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种传统艺术的延续，更是黄河儿女精神的代代相传。正如黄河不息奔流入海，从未改变其磅礴气势。两岸舞动的鼓子秧歌也是一样，那“咚咚咚”的鼓点声，将永远回荡在鲁北平原那片广袤大地上，成为新时代文明传承中最鲜活而深情的印记。

蓝印花布

河南 张学鹏

春阳照在大染坊的蓝砖墙上，泛着幽蓝的光。女孩站在染坊后院的金丝枣树下，看爷爷染布。

爷爷将新染的蓝印花布搭在长长的竹竿上。春风吹来，布面上的白花随风晃动，在猎猎招展的靛蓝底色里，像渤海湾里泛起的浪花。

在滨州，蓝印花布历史悠久，是一项融生活和艺术于一体的技艺，色彩主要是蓝白二色，清新明快，朴素自然，典雅大方。蓝印花布一直在民间盛行，是一种传统手工艺品，也是农村结婚时，缝制、包裹嫁妆的必用物品。蓝印花布还是生活美满幸福，健康向上的象征。

爷爷抚摩着蓝白相间的布面，仔细端详，布面上的花纹，正是院子里绽开的枣花。蓝印花布在阳光下舒展开来，缠枝金丝枣花纹慢慢褪去水汽，露出真容，栩栩如生。

“爷爷，如果在这枣花纹上加上蜜蜂或蝴蝶，不是更好看吗？”女孩伸手摸了摸布面，煞有介事地说。

爷爷说：“这是咱滨州的金丝枣花图案，根据顾客的需要，拿样让他们挑的，单是‘枣花报喜’的模版就有好几种。咱滨州的蓝印花布，哪样不是照着咱身边的东西刻的？”

女孩在大染坊长大，她知道染布流程。先把镂空花版铺在白布上，用“抹子”把防染浆刮入花纹空隙，漏印于布面，干后浸染靛蓝，晾干后刮去防染浆粉，显现出蓝白花纹。染成的布呈蓝白二色，色彩深沉明快，图案朴实典雅，具有浓厚的乡土味。这个过程看似简单，实则费事耗时，从打籽，刮浆到入染，少则半月，多则一月，蓝印花布是在精细的时光里，慢慢长成的。

女孩大学毕业，对这种落后的手工模式不屑一顾。如今，在手机里刷到的网红衣服，两三天就能拿到手，谁还守着染缸耗日子。这次回滨州，是因为妈妈病了，需要照顾，在照顾好妈妈的同时，她心里想的，是下个月要开始的新衣设计展。

春雨平安夜。女孩坐在笔记本电脑前，设计面料图案，改来改去，总是不满意。她突然想起白天爷爷染的蓝印花布。她站起身，望见爷爷的屋内亮着灯，她走进爷爷的房间。爷爷正用小刀雕刻着镂空花版。

花版上，刻有“枣花报喜”、“五谷丰登”、“七彩贝壳”、“魏氏庄园”……纹样逼真，线

条流畅，处处透着鲜活的气息。

“小时候，你太爷爷带我栽枣树，种稻谷，去海边捡贝壳，到魏氏庄园赶庙会。”说到动情处，爷爷的眼神闪动着光彩。

“后来，日本鬼子来了，你太爷爷捐出家里的全部蓝布，为八路军做军服，八路军穿上你太爷爷染的蓝布军服，英姿飒爽，那叫一个威风。”

女孩越听越有味，没想到家里的大染坊有这么多故事。

“小鬼子投降后，滨州的八路军穿着你太爷爷染的蓝布军装挺进东北，开辟新的根据地。”

说起太爷爷，爷爷总是滔滔不绝。“在解放战争期间，咱家的大染坊成为解放军的军服生产基地，贡献了许多布匹。”

听爷爷讲述，女孩的脑海里浮现出一幅幅画卷。小时候，奶奶用蓝印花布给她做肚兜，上面绣着蝎子蜈蚣；用蓝印花布给她缝书包，上面绣着鲤鱼戏莲；裤子也是蓝印花布做成的，裤腿印着红梅傲雪。考上大学，参加工作后，进入大城市工作，女孩把这些带着家的温度的物件忘得一干二净。

当晚，女孩的灵感如渤海湾的浪潮，绵绵不绝。她在电脑上，按照儿时的记忆，结合爷爷的镂空花版，以靛蓝为底色，绘制出“枣花报喜”、“五谷丰登”、“七彩贝壳”、“魏氏庄园”等一系列具有滨州传统文化色彩的图案。女孩看着这些充满生活气息的图案，心中涌起一股从未有过的感动。透过蓝色图案，女孩看到了蓝色军装，魏氏庄园，金丝枣花，稻米红谷，还有七彩的童年。

新衣设计展如期举行，女孩的“滨州蓝染”系列作品引起轰动。展台上，印着滨州特色纹样的蓝印花布，被制成连衣裙、手提包、围巾、旗袍、装饰画，每一件都透着浓浓的乡土气息与人文情怀。

“这些蓝印花布，不仅是一种传统手工艺，更是一段段时光的印记，它在无声地讲述着滨州的历史文化，传承着文明，记录下乡愁。”女孩站在展台前，向顾客讲述“蓝印花布”的渊源，也讲述自己对家乡的情感。

女孩带着金光灿灿的销量冠军奖杯回到家。大染坊的晾架上，新染好的蓝印花布随风飘动，在阳光下闪动着湛蓝的光彩。

“爷爷，我已经下定决心，让滨州的蓝印花布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让更多人了解蓝印花布的故事，让更多人穿上蓝印花布。”女孩说。

“双手是英雄，只要干，肯定行，我看好你。”爷爷笑着，拍了拍她的手，皱纹里满是欣慰。

有风吹来，远处传来渤海湾的涛声，空气中弥漫着蓝印花布的清香。

梨乡神韵

邢翠东

黄河水滋养了这片肥沃的土地，多情的土地，中国鸭梨之乡——山东滨州阳信。温带季风气候、得天独厚的土壤和适宜的水质自然条件，加上阳信人民的勤劳智慧，孕育出了阳信鸭梨这一天地精华，人间仙果。阳信鸭梨名扬天下，阳信梨花香飘四海。每到春天，阳信梨花，千树万树，花团锦簇。阳信梨花，洁白无瑕、轻盈优雅、香远益清、坚韧不拔，被誉为鲁北奇葩，梨乡神韵。

岁岁年年，古老的清波湖畔，花开如约，仪态万千。古今名人贤士结缘梨花、结缘梨园、结缘阳信的故事代代传颂，历久弥新。古笃马河阳屯兵，梨花见证过淮阴侯策马挥鞭的潇洒英姿，飞落的花瓣曾穿过铠甲的缝隙，亲吻过英雄浸透着血汗的战袍；梨园惠风和煦，梨花曾在展子虔、陈维信的画卷里写意渲染，晶莹洁白的花瓣曾是大师画卷里最美最浪漫的点缀；燕语呢喃，梨花曾在史若虚的唱腔里悠扬婉转，天地间充盈着令人陶醉的无限芬芳；梨园生机盎然，梨花就在欧阳中石、乍启典、张大石头的笔墨间飘逸游走，笑语喧哗，一路繁花……正是这历久弥新的动人故事和仪态万千的梨花胜景，使梨乡阳信的

美名响遍神州，传遍世界，吸引着千千万万的中外游客。

阳春三月，中外游客纷至沓来。万亩梨园，花海潮涌，游人如织，莺歌燕舞。一团团、一簇簇、一枝枝、一片片洁白的梨花，如云似雪，置身梨园，宛若走进了人间仙境。历经沧桑的百年梨树，依然努力地向着蓝天伸展粗壮的虬枝，仿佛历史老人在向游人讲述梨园、梨花和鸭梨的动人故事；有的百年梨树硕大的干枝似乎已枯死，但枯木逢春又发新芽，这些百年老梨树深爱着脚下一直滋养着自己的土地，唯有“枯枝发芽”才能报答大地母亲的恩情，这些碧绿的新芽在春风中、在阳光下熠熠生辉，让人顿觉生命力的伟大。年轻的梨树穿插在百年梨树间，也学着老梨树的样子向着蓝天和白云伸展优美的姿势，焕发着青春的活力，唱响着春天绝美的赞歌。穿梭于树间，孩子们变成了一群群快乐的云燕，咯咯的笑声跳跃在枝头，闪烁在花丛中，久久地荡漾在天地间；驻足于花丛，老人们露出了孩子般天真的笑脸，那爽朗的笑声里和淳朴眼神里，写满了生活的富裕和幸福。梨园观花台、仙女授梨处、科技状元朱万祥塑像、民俗博物馆等诸多梨园风

景点，无不让游客饱览胜景，叹为观止，流连忘返；“梨祖杜母”有着千年的悠久历史，这棵杜树树冠硕大，树形优美，如虬龙卧地，苍劲有力，树下有古井一口，名龙泉井，井水清冽甘甜；“水韵梨乡”音乐节，以动人的旋律震撼着梨园的春天，唱响着丰收的序曲；“梨寨风情”让游客在观赏梨花的同时，饱览鸭梨深加工系列产品的独特魅力；“梨园人家”捧出可口的美味佳肴，招待着天南海北的中外游客。这里有“春华秋实”最真实最朴素的写意，你看吧——温暖的春风里，和煦的阳光下，婀娜的花朵雀跃在枝头树间，辛勤的花农正在给每一朵梨花授粉，一次次授粉，一片片希望，它将在秋天里变成满园金灿灿、香喷喷、沉甸甸的鸭梨。

“天生丽质难自弃，只为你轻舞飞扬飘天际”“桃花人面各相红，不及天然玉作容”“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飞时花满城”“浑似姑射真人，天姿灵秀，意气舒高洁。万花参差谁信道，不与群芳同列”“雪粉华，舞梨花，再不见烟村四五家”“斜髻娇娥夜卧迟，梨花风静鸟栖枝”……古往今来，梨花寄托了不知多少文人墨客的高雅情怀，在文人墨客的笔下，梨花唯美而不妖艳，从容而不轻狂，优雅而不惧风雨，梨花具有不被风尘所染的高尚、纯洁、坚韧的精神品质。梨花的这种精神品质恰是勤劳善良、智慧勇敢的阳信人民所具有的精神品质。

近年来，阳信县大力挖掘和利用“梨花品质”蕴含的廉政内涵，深入打造具有阳信特色的“梨乡廉韵”廉政文化品牌，营造全社会参与廉政文化建设的浓厚氛围。“冰清玉洁品自廉，风和气正越千年”“花海无边有胸怀，正气满园长精神”“大雅神韵枝头斜，清风正气满园

香”……每当置身梨园花海，这些悬挂在枝头树间红飘带上的廉政诗句便映入眼帘，沁入人心。于是，人们浮躁的心态、功利的思想全都在这些“正能量”的震撼中被抛到九霄云外；于是，梨园花海成了人们亲近自然、热爱自然、回归自然的最佳去处；于是，梨园花海成了人们心目中的圣地，每一次游览都是去朝圣，精神和灵魂都会得到洗礼；于是，人们的每一次梨园花海游览都会变成向真而行、向善而行、向美而行！

驻足观花台上，凭栏望远，在花海的远处有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那里是圣洁的校园，有巍峨漂亮的教学楼、办公楼，有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每天忙忙碌碌的老师们，不正像这辛勤的花农吗？他们也正在呵护着梨花一样纯洁可爱的孩子，祖国的花朵。在这花的海洋中，在这花的世界里，在这梨乡神韵间，人们总觉得有一股力量在汹涌澎湃，那是一种不负韶华、只争朝夕的精神和气象，犹如隆隆的战鼓在催人奋进！

这正是——
千树万树花锦簇，
春风荡漾。
心胸荡漾，
观花台上满眼望。

燕舞翩飞树摇曳，
花也欢唱。
人也欢唱，
智慧阳信大气象

梦中有条温暖的河

常树国

我的家乡在鲁北平原的阳信县，我出生的村庄叫北常村。这里浸润在黄河母亲的乳汁里，土地肥沃，人杰地灵，民风淳朴，人人都是过日子的好手。

说起家乡的河，长长短短，宽宽窄窄，纵横交织倒也不少，但我最难忘的还是村子后面那条东西走向的小河——“东支流”。论名气，它无法媲美波涛汹涌的黄河，也比不上蜿蜒曲折的徒骇河。地图上寻不到它的踪迹，典故里没有它的身影，可在我心中，它却是流淌在记忆里的生命之河，它承载了我儿时大半的欢乐时光。夜深人静时，我总忍不住把它拽入梦乡，与它同欢共乐，畅叙情怀。

东支流河不甚宽广，约莫五六十米宽的样子。河两岸原先有着宽展的河滩，伴着两米高的河坝。后来，远处建起了镇第三窑厂，河坝的土被一车车拉去，烧成了盖楼起厦的红砖。河坝被整平成了良田，夏种玉米秋播小麦，沉甸甸的收获承载着两岸农民的希望与富足。

东支流河本是条排涝河，它贯穿我县南部区域，流经阳信县有名的大洼地——雾蓆洼（如今叫“万亩方”），纵横几十里后，向东进入沾化县的秦口河，最终汇入滔滔渤海。听村里老人讲，从前雾蓆洼十年九涝，自打上世纪六十年代修了这条东支流河，这片土地才蜕变成良田，涝能排、旱能浇，两岸乡亲们才算过上了温饱日子。

打我记事起，村后就有这条河了。那会儿还是生产队时期，每个队都有浇地用的柴油机，我父亲年轻时就负责给生产队守着机器浇地。夏天的晌午

头，太阳热辣辣地炙烤着大地，我跟着娘去给父亲送午饭。每次等父亲扒拉完饭菜，我就拽着他的胳膊央求：“爹，抱我下河扑腾会儿呗！”他总乐呵呵地答应，正好趁机把我身上的泥搓个干净。那凉爽爽的河水啊，是那么清澈，清得可以看见偶尔碰到身子的小鱼，河水一沾身，浑身的暑气也能瞬间消散。打那时起，我便爱上了这条河，也慢慢在河里学会了游泳。

当盛夏悄悄来临的时候，一轮红日爬上村西头高高的榆树林，热情的紫外线斑驳陆离地给田野、庄稼涂抹上了浓浓的金黄。中午，我约上几个会凫水的小伙伴，书华、和祥、希恩、建国，便迫不及待地奔向东支流河。小伙伴们一路欢歌，边跑边脱衣服，到了河边，小裤褂一扔，便迫不及待地“扑通扑通”一头扎进河里。有的手脚并用打“狗刨”，有的躺在水面“仰凫”，还有的像鸭子一样在河里神出鬼没扎猛子。我那会儿最得意的，是一个猛子能潜出十几米远！小伙伴的欢声笑语和手掌击水的“哗哗”声交织在一起，成了夏日里一曲最动听的田园交响乐。

玩儿滋了，我们又学着大孩子的样子“跳水”。一个个赤条条站在桥面上，一起喊一声“跳！”就凌空跃下，那股爽劲就别提了。起初我们都是脚先入水的“直跳”，后来胆子大了，看着大孩子头朝下倒跳的潇洒模样，我心里羡慕得直发痒。终于，在小伙伴们的鼓励下，我也勇敢地站在了桥栏杆上。我鼓足勇气，闭眼、深呼吸、憋气，

纵身一跃，哇！可惜头没先入水，肚皮和脸先着了水了，只听“啪”的一声，疼得我龇牙咧嘴嗷嗷喊叫！我游到岸边一瞧，我的天啊！肚皮红得像熟透的番茄，鼻子也酸酸地差点出血。我臊得面红耳赤，小伙伴们却笑得前仰后合，就差把肚皮笑破了！

迷人的东支流河，你给我的童年带来了多少欢乐啊！

夏天最惬意的事，莫过于下河摸鱼。下到东支流河里，踩着软软的河泥，匍匐着身子沿河岸摸索，小鱼在脚边窜，小虾在指缝跳，河边坑洼的小洞里还藏着横行的河蟹。摸到多少鱼虾倒在其次，只是那种手探进清凉河水的触感，那种与自然相融的松弛，那种鱼从手缝逃脱的无奈，才是最珍贵的快乐。天旱的年份，河两岸的乡亲们会安上柴油机抽水浇地，几天的工夫，河水就基本被抽干。消息一传开，乌央乌央，满河筒子都是逮鱼的人，抄网、簸箕齐上阵，而且还都会有收获，端一盆子或提一袋子鱼回家，或炖或煎，鲜美的鱼香能萦绕小村好几天呢！

初秋的傍晚，东支流河最是迷人。约上三五好友，我们来到东支流河边，白玉盘般的月亮挂在天上，倒映在水中，倒比天上的更清亮几分。月光洒在岸边的坡地上，庄稼和草地洒满了银辉。草丛中，蟋蟀在弹琴，青蛙在敲鼓，不知名的小虫子在低吟，汇成了一支美妙的大自然合奏曲。我们趴在桥栏杆上看月光下的潺潺流水，看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随口哼着在学校里学的歌曲，直到爹娘的呼唤声从村口传来，才恋恋不舍地回家去。

到了冬天，东支流河变得那么幽静，就像一个害羞的小姑娘沉默不语，默默地流向远方。呼呼的西北风一刮，河面结了一层薄薄的冰，小河恬静得就像一位沉睡着的小公主在做着甜甜的梦。周末，

耐不住寂寞的我们偷偷的又溜出了家门，来到河边打破了她的美梦。我们捡起岸边的滑石猴儿子往冰面上扔，“嗖”地一下滑出去老远，冰面很快被打出了很多小窟窿。我们还用棍子打碎岸边的冰面，把碎冰片用木棍扒拉出来拿着，在它的中央用舌头舔出一个小洞，再拿一根稻草穿进去拎着，颇有“彩丝穿取当银钲”的意境。把它挂在树枝上，那冰片在太阳的照射下，慢慢融化，渐渐透明，水珠滴答滴答往下淌，漂亮极了！

岁月匆匆，十多年前，东支流岸边建起了一家小化工厂，不远处的村庄又盖起了养鸡场、养猪场。污水直排入河，东支流渐渐变了模样：河水浑浑浊浊，夏天再也没人敢下河洗澡、钓鱼；水草疯长着铺满河道，远远就能闻到一股酸臭味，路人人都得捂着鼻子匆匆走过。要知道，从前这河水清甜甘醇，冬天我们还常挑着水桶来取水饮用呢。

我是多么怀念从前清清亮亮的东支流河，怀念在河里戏水摸鱼的快乐时光，怀念河水润过脚底的那份清凉惬意啊！

前些年，政府加大了环境治理力度，给东支流清挖了淤泥疏通了河道，两岸的污染源也彻底清理干净。东支流河竟真的慢慢变回了记忆里的模样！河水清得能看见游鱼，蓝天白云倒映水中，就像一幅五彩的水墨画儿一样。微风吹过，偶见一群野鸭子在水中嬉戏，几只野天鹅在水边觅食，波纹一圈圈荡开，在阳光下闪着耀眼的光。弯弯的东支流河就像一条翡翠绸带，在鲁北平原肥沃的绿毯上飘向远方。

潺潺的东支流河昼夜不息奔流向东，载着乡愁，载着温暖，也载着希望。愿我魂牵梦萦的东支流河永远清澈，愿我的家乡永远蓝天白云飘，大地绿水绕！

博兴有座淘宝城

窦同霆

朋友，你可知道山东省博兴县有座淘宝城吗？不知道是吧，听我慢慢告诉你。

博兴这座淘宝城，其正式名称是中国草柳编文化创意产业园，当地老百姓习惯地称它淘宝城。所谓“淘宝”其实就是“淘”草柳编工艺品，因此说，淘宝城也即是草柳编城。因为兴建这座“城”就是为发展当地传统的主导产业草编、柳编、藤艺的，淘宝城是集该类工艺品研发、生产加工、交易一条龙的生产中心、会展中心、电商中心。

博兴淘宝城，位于小清河南岸，麻大湖东畔，淄滨铁路西侧，隶属于博兴县锦秋街道办事处。该城现占地面积97330平方米，地上建筑面积127232平方米，主要包括A、B、C、D四个区域。其中A区为草柳编文化创意展示中心，是整个“城”的主体建筑；B区为街道行政办公区及产业园孵化办公区；C区为产业园工坊和智慧物流配送中心；D区为住宅区，设计有人才公寓楼一栋、一般住宅楼多栋。

淘宝城设置于全国草柳编文化之乡中心地带，周边环境优美，交通条件便利，区位优势突出；建筑布局合理，设施搭配齐全，设计标准高，极具科学性、实用性和前瞻性。

博兴淘宝城，是一座新兴的城。这座城2014

年开始兴建。21世纪初年，在基本完成了项目规划设计、勘测立项之后，遂实施了土方工程，调运了大量客土以增加项目基础高度，之后，又修筑了“十”字形园区道路，完成了地下排水配套工程，园区方位确定了。既而，博兴县政府于2016年1月召开了项目招商会议，主体工程建设进入施工阶段。而今，时间过去近十年了，这座“城”究竟怎么样了呢？我就带大家参观一下吧。

先说说A区吧，A区施工最早，自2016年起，经过三年时间主体工程构建起来，又经过几年的装修，室内业已呈现出靓丽、豪华、气派的景象，迄今已在这里举行过几次盛大的会展和赛事了。

博兴淘宝城，是一座独特的城。A区作为草柳编文化创意展示中心，它的建筑形体十分独特，从远处看，它就是一个巨型的“筐”，它的主体设计为三层，内部中间部分从第一层可以直接观看到最上层的“天幕”，仿佛无数星星在天空闪烁；外部由上千块大型角铁连缀起来，看起来就是密密麻麻的“筐”的一个个把结，这些角铁一律涂成黄色，就像是蒲草的自然色。“筐”的东北端还有圈出一面围墙，大概这就是“筐”的提把了。至于“筐”的底部，也就是其顶部还设计有一个大写的字母“B”，据说是为了表现该建筑所在的位置属博兴

县，因为“博”的第一个拼音字母是B，这个从航拍图中可看得一清二楚。由于这个展示中心是椭圆形，所以在建造过程中，砌墙的每一块砖与另外一块砖、铺地面时的每一块瓷砖与另外一块瓷砖都不在同一条直线上，你说这种以弧度做标准的施工该是多么难以操作啊！从整体上来说，这个“筐”的设计可谓匠心独具了。

博兴淘宝城，是一座智慧的城。好了，我们还是看看展示中心大厅的情形吧。我们来到位于东北端的大厅正门，大门两旁侧壁上分列着几块牌子，最赫然醒目是“中国草柳编文化创意产业园”以及“山东博兴红提篮电商学院”，还有就是党员教育示范基地、退役军人安置基地、新时代文明实践教育基地之类的，都足以说明该中心具有的多种功能。进入大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木制横匾，匾上雕刻着“中国草柳编文化创意产业园”，下方均匀地分布着八个大字“诚信、勤勉、坚毅、创新”，给人以一种舒服而得体的感觉。

向大厅右转，是一处完全由木质镶嵌的小厅，上书“园区简介”四字，把该园区的基本状况作了大致的介绍。原来这园区乃是山东省重点工程项目之一，园区以草柳编产业为主导，融创意研发、产品展示、仓储物流、跨境电商、金融服务等于一体，在产业园辐射带动下，有效实现草柳编产业的集聚发展、转型升级。展板的图表显示，产业园总投资5.18亿元，项目建设以来，已荣获国家级众创空间、山东省电子商务优秀园区等光荣称号。中间展板上介绍了博兴草柳编产业的发展史。令我们没想到的是，草柳编技艺可上溯到“结绳记事”的古老年代，而著名史书《三国志》中就有了刘备“织席贩履”的记载。到了明清时期，草绳作结还被应用于驱邪的饰物。博兴的草柳编制品可追溯到

800多年前的龙山文化时期，到了清代，博兴草柳编技艺已渐成规模，博兴人编制的冬季取暖蒲鞋可畅销京城。后来，草柳编产业逐渐推广，已发展成草编、柳编、藤编、苇编等多项工艺。博兴的锦秋街道被中国文化部命名为“草柳编之乡”，柳编和草编分别审批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目前，仅草编工艺品就已有30个品类，2000多个花色品种。这些产品款式新颖、外观优美，经济适用，畅销于国内外，很受客户青睐。这样多的花色品种，全靠编工们用手工制成，没有巧妙的手艺是难以做到的，并且他们还要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不断创新产品以适应新的要求，你说没有智慧怎么行呢？再说了，当今社会，已是互联网时代，草柳编行业通过网络把产品销往五洲四海，没有智慧的头脑怎么行呢？

我们继续参观。向里面看，一个个展厅，一种种展品，琳琅满目，光彩照人，令我们目不暇接。

当我们从展示大厅走出，沿着大厅南侧是一排附楼，附楼的功能是一些经商的客户，这些客户有从事草柳编产品生产加工的，有专门做快递转运草柳编产品的，有从事草柳编电商业务的，这座综合型的园区为客商提供了全方位的服务，这真是一座充满活力的现代化园区——淘宝城。

五色滨州：一部时代的长卷

陈金庆

在时光的幽谧回廊中徘徊，
我寻觅着，那座城独有的色彩——
滨州，你是岁月遗落的明珠，
以斑斓之姿，在齐鲁大地盛开。

一

那一抹炽热的红，
是渤海热土上不熄的火焰。
战火曾在这里灼烧大地，
而信仰，如星火燎原。
战旗猎猎，响彻长夜，
似血染的朝霞，刺破阴霾。
红，是血脉的颜色，
在每一代人胸中奔涌澎湃。
它铭刻在纪念馆的墙，
也跳动在少年仰望的眸外。
那些泛黄的照片、斑驳的枪膛，
都是历史深处不朽的独白。

二

那一片灿烂的黄，

是黄河水千年流淌的豪迈。
它从高原奔涌而下，
裹着泥沙，也载着期待。
在滨州的臂弯里安澜，
化作千顷金浪，万树丰彩。
黄，是大地的心跳，
是麦穗低垂时最深的告白。
果园飘香，梨甜枣脆，
那是母亲河最深情的馈赠。
芦苇在风中翻涌成海，
渔舟轻摇，载着夕照归来。
长河落日，静默如诗，
将丰收写进每一寸尘埃。

三

那一汪澄澈的蓝，
是渤海湾无垠的胸怀。
百川归流，风起套尔河，
梦，正从河港启航向海。
蓝，是远行的颜色，
在岸桥的节奏中昼夜不改。
集装箱如积木，垒向天际，

载着“滨州制造”，驶向未来。
 沙滩如银，细软如梦，
 孩童的笑声在浪花中跳跃。
 海鸥盘旋，鸣叫如歌，
 为这座向海图强的城市，
 写下自由的注脚。

四

那一抹清新的绿，
 是城市呼吸的节拍。
 中海湖畔，柳丝轻拂，
 秦皇河边，草色连天开。
 绿，是生命的低语，
 在街角巷尾悄然铺排。
 它撑起一片清凉的荫，
 也净化着城市的尘埃。
 老人缓步，孩童追逐，
 笑声在叶隙间轻轻摇摆。
 这是城市的肺，也是心灵的栖所，
 让喧嚣与宁静，在此和解。

五

那一缕厚重的古色，
 是孙子故里智慧的余霭。
 十三篇兵法，如星河垂落，
 谋略的光，穿越千年尘埃。
 古色，是文化的根脉，
 在魏氏庄园的雕梁间流转，

在胡集书会的鼓板声中回响。
 走进孙子文化园，
 仿佛与先贤对坐论道，
 听风穿过竹筒，
 读一页“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从容。
 这古色，不是尘封的旧物，
 而是照亮前路的灯。
 滨州色彩，五彩交辉，
 如长卷徐展，在时光中熠熠生辉。
 它绘就历史的波澜壮阔，
 也勾勒未来的星辰大海。
 让我们以笔为犁，以心为墨，
 在这片热土上，
 种下更多光的色彩——
 让滨州，
 在时代的天幕上，
 绽放成一颗，永不落幕的星。

向心力

王丽丽

一

压路机在孙庸家门前停下了——

接到筑路队队长的电话，李兵并不意外，只是深深地叹了口气，修路，一个疙瘩接着一个疙瘩地难解。大清早他到北坡看了看，那边也刚刚动工。他刚回家，凳子还没捂热，就咬了一口馒头，顺手抓起苇笠，向门外走去。

到那里你可要压住火气啊，孙庸家的可不是好惹的！……媳妇在后面扯着嗓子喊。

嗯呐！风远远地送来李兵的应答声，向东而行的他，身影已经隐设在晨雾里了。

李家村，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在县城的最北边。北方乡村主路大都东西走向，李家村也不例外。主路两侧分别是南北走向的小街，宽的八米，窄的六米，像是大河的分支。李兵走在大街上，路基刚刚保养过，有些湿漉漉的，重型车辆临时禁止上路。眼前是平坦的路基，旧路的样子在眼前晃着：大街上到处是深浅不一的坑洼，就像月球表面的环形山。旱天，车辆驶过，就会卷起小型的沙尘暴，欲迷人眼；雨天，积水能没过脚踝，车辆驶过，泥水飞溅，行人躲闪不及。那些小街的情况更糟，路面破裂，有些地方的水泥块都翘了起来。老人小孩走在上面很容易摔倒，过往的车辆也总是小心翼翼，生怕搁浅或者爆胎。这路是十几年前修

的，当时条件差，路的质量也欠佳。

李兵掏出一根烟点上，继续向东而去：老辈子留下这个村庄，在我们手里怎么也得……

说起村子的来历，还真有故事。传说几百年前一位叫做“李十敦”的老汉带着家人逃难至此，发现此地地势呈龟背形，中心凸，四周凹，排水方便，周边土地上长着茂盛的野高粱，方圆十里没有村庄。老汉弯下腰捏起一把黄土，凑到鼻子上闻了闻，真是一块宝地！他兴奋得跳起来，双手拍着后胯，胡子一撮一撮的。于是李十敦居家就安顿下来，果真几百年以后，子嗣繁盛。外姓人听说后也搬迁到这里，李姓的后人诚恳待人，善良大度，于是村庄的范围扩大了不少。

街上的行人渐渐多了起来。李兵加快了脚步。孙庸家就在南北六米宽的小街上，地处中间部位。村中房屋地势高，村南一些新建的房子也渐渐抬高地基，孙庸家是老房子，恰巧处于低洼。

远远看见压路机高高地杵在孙庸家门口。

盛夏的天，太阳还没出，地面已经蒸腾着一股热流。孙庸家的街巷里已经水泄不通，人们叽叽喳喳，李兵还没有靠前，耳朵里已经灌满了嘈杂声。

母夜叉！天天不叫人安生！就她事多，真是刺梅！

街头的人最先看到李兵，就让开一条路，

书记来了，书记来了！

像是来了救星，筑路队长老张抹了一把汗，气喘吁吁地抢先一步来到李兵面前，他咽了一口唾沫，正要开言，只听那边女人开了嗓：

来都来了，咋不过来？看看路面抬高了，俺家的水咋流出去？李兵知道说的是自己，他挤出人群。

刺梅穿着睡衣，趿拉着拖鞋，似乎内衣都没顾得穿，满头的卷发像羊尾子卷曲着，披散在肩膀上，左手拿着梳子，右手挥舞着，喊一句，跳一下，拍一下屁股，睡衣中的两坨肉上下翻飞，仿佛要窜出来，唾沫星子喷出老远，吓得看热闹的人们翘起着身子往后退。

李兵查看了路面，路基正好与孙庸家的门槛齐平。要是再上五公分的砾石，五公分的沥青，就可能超过他家的门槛，排水就成了问题。李兵无言以对，像犯了错的孩子，七尺汉子，瞬间矮了半截。这问题是早就预料到的。修路计划中本来准备在街两边修排水沟，唉……也不怨孙庸家的挑事，该怎么说呢？李兵正在低头思索着，冷不丁，只听“咣当”一声，他抬眼时，大门已经紧闭。那母狮般的叫喊声从门缝挤出来：孙庸，你他妈的，你就是怂，就知道拖我进来！有本事你去和书记理论！紧接着哐哐两声大铁门被踢得乱晃。

哥，嫂子，你们听我说——李兵着急地拍打着大铁门。

都回家吃饭吧，散了散了！老钟头端着碗一边扒拉两口饭，一边大声说，吃了饭，都去大棚拉苦子吧！还噎得咳嗽了两声，大家这才两两三三地散去。

二

刺梅不叫“刺梅”，叫梅子，挺诗意的名字。

三十岁嫁来村子时，也是一个妥妥的“豆腐西施”，“高挑个子双眼皮，一双大眼像铜铃。嘴上涂着胭脂红，走起路来风摆柳。”孩子们在她屁股后面唱着顺口溜。不知咋滴，过着过着就成了叉着腿吼叫的“圆规”。

刺梅一直对人诉说她的委屈，三十岁才嫁人，那时已经成了老大闺女，孙庸老实，日子过得很苦。因为孙庸的妻子去世了，留下一个三岁的孩子和一个账本子，是盖房子的借款。刺梅说，不卖豆腐了，咱和村里人一样盖大棚吧。梅子卸了妆，像个大老爷们儿一样，挽起裤脚和泥、垛大棚。但街坊邻居的闲话像雪片一样纷纷扬扬地朝她飞来：为闺女时不安分，临了才找了对象，要不她跟一个失家的？况且天天打骂孙庸的孩子，不到十岁的孩子就让他做饭，还烫着了孩子，委屈个啥子？

有一次，村北出树，顺风倒喽！这叫喊声，引得她跑去看热闹，结果忘记了时间，回家一看，稀饭糊了，锅子漏了。她二话不说，就拎着破锅子跑到了买树的跟前，大声嚷着：你不来我们村买树，我的锅子能坏？那男人被她弄得哭笑不得，赔吧，又是八杆子打不着的事，不赔吧，她又打滚撒泼，无奈之下就赔了她一个锅子的钱，发誓再也不来李村买树：“这还了不得来，孙庸老婆真能过，看事赚了一个锅。”这不，给李家村砸了买卖。“梅子”也就变成了“刺梅”。这次修路，她又出幺蛾子，本来其他人家也存在排水不济的事，但大家都等待村委出政策拿主意，没人像她一样“大闹公堂”。

三

李兵回到办公室，背上全湿透了，粘贴在身上，大概都能拧出水来。办公室是村小学改造的，

村小学都合并到镇上去了，为了节约，村委领导班子商量，稍加改造，成了办公室。李兵打开电扇，但风也是热的，他解开衬衣扣子，抓起一本书呼哒着。早上北坡的事情也是一块硬疙瘩，这不，村里又开了锅。北坡，也要修路，这是李兵坚持的，那晚村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村民都十分响应。

北坡，在跃进河北边，以前是一片汪洋似的庄稼，一进入青纱帐，人就被淹没，手扶高粱棵、玉米秸，仿佛九儿的歌瞬间就会飘过来“身边的那片田野啊”，但是那片田野却无情地夺去了李兵姐姐的性命——姐姐遇害了！警察拍照、取证，勘探现场，李兵一滴泪也没有，他不相信这是真的，他一直喊看事别过来，他不想让人们看到姐姐的样子，更不能让母亲知道。他跪在地里为姐姐整理衣衫，轻轻地擦掉姐姐脸上的泥土，大声呼唤着姐姐的名字，他希望姐姐醒过来，三岁的孩子还在家里等着她。他爬起来在人群里到处找姐夫，想抓过姐夫来揍一顿，姐姐来打药，你干啥去了？你叫她一个人来？这庄稼地里多危险？可一切都晚了。坏人哪里去找？事隔二十多年了，他仍然恨那片玉米地，是它吃了姐姐。他转念又想，但凡姐姐大声喊叫，路上肯定有人听到，过来解救，可是路，路在哪里？除了羊肠小路，行人极为稀少。要是坡里有路，且靠近大路，路上人来人往，悲剧就不会发生。

好在因为粮食产量低，价格低迷，渐渐地在几个大棚种植户的带领下，那片玉米地上盖起了大棚。村里发展了蔬菜大棚产业。但是还是运不出去。李家村地处偏远的乡镇，即便是蔬菜收成良好，遇到雨雪天气也不能及时运出去，耽误了好行市。路啊路啊，你就是老百姓的命根子，这次乡镇拨款，修路有了盼头。城建公司也答应帮扶通向田地、大棚的修路经费。不管怎样，这次一定要把路

修到北坡，修到大棚前，为了姐姐，也为了村民。

李兵重新坐下来，新的难题又涌上心头，北坡，高兰家的大棚！如何开口？妇联主任高兰就在隔壁办公。

四

八点钟，高兰按时来上班。还没走到办公室，她就听到隔壁书记办公室里传来那熟悉的叹息声，她知道，那是李兵。高兰心里一阵刺痛，李兵最近的烦心事太多了，而这其中有一部分的源头，是和自家脱不开干系。

她自家大棚占了道路的三分之一这件事，那仿佛是一根刺，深深地扎在她的心头。丈夫当初建棚占道，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了。那时，她就有一种复杂的情绪，开始是反对的，可丈夫满不在乎地说，路这么宽，不碍事，这里又很偏僻，没有多少人走路。她其实也存在侥幸心理，想着或许真如丈夫所言，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于是反对的语言就不是那么坚决，而且丈夫那执拗的脾气，她的阻拦，都像是拳头打在棉花上，毫无作用，最后也就只能听之任之了。

对于李兵，高兰的内心满是复杂的情感。他们曾是同班同学，在青春的岁月里，青梅竹马，彼此爱慕。那种纯真的感情，宛如星辰，照亮过她的年少时光。可命运弄人，家里嫌弃李兵姐妹兄弟多，家境不是多么宽裕，在穷怕了的年代，谁愿意把姑娘嫁给一个穷小子？坚决不同意这门婚事。后来李兵当了兵，在部队入了党，起初他们还书信来往，后来家里人给她找了婆家，渐渐地也就断了往来。当李兵退伍回到家乡时，她却已经嫁为人妇。再后来，村里的老书记看中李兵是个人才，鼓励他竞选

村长，他一干就是六年。三年前老书记退休，他又凭借自己的能力竞选成为书记兼村长。

在高兰心里，一直都很敬仰李兵。这近十年的共事时光，让她更深入地了解这个男人。她知道李兵有一股子倔劲，只要想干的事，一定能干成功。他下定决心要将道路修好，这是为了大家，也是为了村子的未来。

那天，丈夫收工回来，在院子里洗脸，高兰端着饭碗出来，放在天井里的小桌上。修路开始，高兰就经常吹枕边风，东家长西家短地啦，也故意说到刺梅身上。丈夫知道她用心良苦，就调侃她，别拿人家作法子了，我们妇联主任多么高尚，要以身作则啊，家属不能拖后腿啊。我又不傻，还听不出你的意思？但推土机真到了自家大棚前，高兰感觉更加被动，也估不出丈夫的心思。丈夫坐下，喝了几口水，嘻嘻笑着：你去看看就是了，别光坐在办公室瞎指挥！高兰觉得话里有话，笑着用手指头戳他的脑门：我以为你是榆木疙瘩来，还好，不是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啊！

想着心事，不知不觉间，她的脚步已经移到了书记办公室门前。她深吸了一口气。

五

孙庸的院子里，鸡鸭鹅被吓得惊慌失措，扑腾着翅膀满院子乱飞，一时间，院子里鸡毛鸭毛乱飞，叫声嘈杂不堪，狗在笼子里狂吠。

孙庸的妻子刺梅被丈夫拽回后，满腔的怒火像是即将喷发的火山，那股子怨气在胸腔里横冲直撞。她一肚子气没处撒，眼睛一转，看到了院子里的鸡鸭鹅，就像找到了发泄口一般，拿起扫帚就朝着它们挥舞过去。

呱呱啥？他要是能像你们呱呱叫，还用我一个娘们儿出头露面？

刺梅边赶边骂，脸上因为愤怒而涨得通红，眼神里满是怨恨和委屈。其实，她心里也清楚，自己这是在借题发挥，可那股子无名火就是压不下去。

孙庸不说话，就那样蹲在门砧上，披着褂子，在烟雾缭绕中，他的眉头紧锁，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烟，内心的纠结吐出来又咽下去。妻子是在指桑骂槐，可他能怎么办呢？一边书记是前妻的弟弟，一边是和自己同床共枕的妻子，他感觉自己就像是被夹在两块巨石中间，稍一挣扎就会被碾得粉碎。他在心里不停地权衡，却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解决办法。

房子被淹喽，我就和你离婚！刺梅的嘴仍在喋喋不休。

大家都是一个情况，人家都在等待村委和上头出政策，你非得大闹一场干啥？孙庸鼓了鼓肚子答道。

听了丈夫的话，她的眼神中闪过一丝慌乱，其实她并不想离婚，只是想通过这种极端的方式让丈夫重视自己的想法。自从嫁给孙庸，刺梅就觉得自己像是生活在另一个女人的阴影下。她知道孙庸的前妻贤惠善解人意，无论自己怎么努力，在孙庸心里似乎都比不上那个已经逝去的人。这种挫败感让她的心里像是长满了刺，时不时地刺痛着她。

刺梅其实心里明镜似的，知道这次是自己在找茬。她在娘家和一位四十多岁的男人有染，这件事像一颗定时炸弹，让她在十里八村都抬不起头。那个男人又不敢休妻，她没办法只能嫁到了李家村。她害怕自己的糗事被人知道，所以平时不敢提离婚，可今天不知怎么回事，情绪就像脱缰的野马，收不住了。她的这些牢骚，也不过是想掩盖自己内

心的不安和愧疚。

孙庸掐灭烟头，猛地站起身来，抄起镰刀，眼神中闪过一丝决绝，我去大棚看看，你自己吃吧，好好想想，你今天早上的行为给两个儿子丢人。他的语气很生硬，带着从未有过的严厉。

哎哎，你这人，先别走！刺梅在后面喊着，声音里有一丝慌乱。孙庸头也不回，扔下一句，好好寻思寻思！疯娘们儿！

那语气像是命令似的，不容反驳。刺梅从来没见过他这么硬气过，一下子愣住了，呆呆地站在门口，望着丈夫离去的背影，心里五味杂陈。这时，手机响了，是儿子打来的……

六

李兵静静地望着窗外，手中的烟已抽了半截，缭绕的烟雾在他眼前弥漫。他眉头紧锁，千般愁绪，随后将烟掐灭在窗台上。透过那低矮的围墙，能瞧见庄稼在夏日的骄阳下正疯长着，那路得赶在秋收之前完工啊，他心里焦急得很。他抬手搔了搔头皮，面露难色，该怎么和高兰开口呢？这事儿就像一块大石头，沉甸甸地压在他心头。

门“吱扭”一声被推开了，高兰走了进来，正好对上李兵那忧郁的目光。他俩在办公室共事多年，李兵总是刻意地躲着高兰，就怕村里人嚼舌根。为此，他把办公室分成了两间，自己和村委员在一间，高兰和女会计在另一间。没工作的时候，他都尽量少和高兰交谈，就怕惹出什么闲话来。

喝水吧。李兵打破了这略显尴尬的沉默，他拿起茶碗，仔细地刷了刷，给高兰倒上一杯茶。他的眼神有些闪躲，不敢正视高兰的眼睛，因为他知道，接下来的谈话可能会让两人都陷入不愉快的境

地。

城建集团的资金到位了吗？给拨款不？要是没有钱，我们的排水沟还修不修？要是修不了啊，又会像上次大水漫灌大街那样，没几年路面就成豆腐渣了。而且路面抬高了，村民排水都成问题。到时候，可就不只是孙庸一家闹了。

高兰眉头微皱，忧心忡忡地说道。

李兵没说话，眼睛盯着墙上的奖牌，思绪被高兰带到了资金短缺这个难题上。村里几百户菜农靠着种植大棚为生，以往都是用三轮车外出销售，可那销量实在太少了。而且这种松散的单户经营模式，根本就难以抵御市场销售风险。早在几年前，他就和前任书记忙前忙后，在村里成立了民联粮食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还联系了专业销售平台，实行订单式种植，这才给农产品找到了销路。现在，村里的西红柿、芹菜都已经销售到山东以外的城市和地区，菜农们的收入提高了，种植积极性也上来了。他自己也因为这些成绩，渐渐走上了书记的位置，“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英才十佳”“优秀人才”这些荣誉的牌子一个接一个地送来了，村子还被农业农村厅认定为“乡土产业名品村”，甚至注册了“李家村西红柿”品牌，有了属于自己的商标。可李兵却觉得这些牌子像乌龟的壳一样，压得他有些喘不过气来，每一项荣誉背后都是沉甸甸的责任啊。

主路的修建款项是乡镇拨的，坡里的路则是城建集团资助的，城建集团的常经理挂职村里第一书记。眼瞅着修路工程本来进行得挺顺利，可关键时刻却出了岔子。城建集团原本承诺的修路资金，因为经济不景气，一下子缩水到了三分之一。这下可好，部分公路的修建和排水沟项目眼看就要泡汤了，村民们的抱怨声又起来了。李兵又忍不住搔了

搔头皮，他才四十八岁，可这几年为了村里的事儿，头发掉得厉害。真是应了那句话，没钱寸步难行啊。他琢磨着，还得和镇里商量商量，再和城建集团协商协商，想法子淘弄点资金，把公路修好，把蔬菜批发市场完善起来，还有老年慈善食堂也得顾上……筑路队也不能停，一切都得按计划来。

李兵一边转动着手中的杯子，一边直了直身子，看向面前的高兰。你家大棚处理得怎样了？话终于绕到正事上来了。高兰笑了笑，搞定了。

目光交汇。十年共事，李兵还从来没有这么认真地看过高兰。岁月似乎对她格外眷顾，虽然整日风吹日晒，可她的脸庞依旧白皙，眼角那些许鱼尾纹，不仅没让她显老，反倒增添了几分成熟韵味。她工作起来干练得很，雷厉风行，一直是自己的得力助手。

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情不自禁地伸过手去。谢谢，谢谢，谢谢支持！他有些语无伦次。高兰反而有些不好意思。

对了，改天我们再去孙庸家，那边还有疙瘩没解开呢！

好的。高兰微笑着答应。

七

城建办公室里，气氛有些凝重。

常总这一年自从挂职李家村第一书记，就没少为资金操心。

晨会，常总坐在桌旁，笔在桌子上敲打着，目光从各位项目经理脸上一扫过，他心里清楚，这次会议就像一场艰难的战役，而他是那个必须要鼓舞士气的将领。

各位，常总缓缓开口，声音有些低沉，咱们都

知道，公司现在正处在经济低迷的漩涡里，每个人都不好过啊。就像咱们之前答应给李家村的帮扶资金，现在不能全部到位，这可真是把我们架在火上烤了，难题一个接着一个啊。

说完，常总干咳一下，他对自己这个开场白不太满意，虽说开门见山是没错，但也太直白了，就像一盆冷水，直接泼在大家头上。

这事儿可没那么简单呐，这可不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项目。这是李家村村民眼巴巴的大事啊！咱们都已经启动这个计划了，如果现在因为资金紧张就打退堂鼓，或者随便敷衍了事，那对那些盼着路修好、大棚建起来改善生活的村民来说，得多失望啊！常总眉头紧皱道。

常总，不是我们不想帮忙啊，您也知道这情况。可这资金缺口这么大，咱们能不能考虑不修排水沟了？这样好歹能省点钱啊。一位项目经理道。

我明白大家的顾虑，现在这情况确实难。可正因为难，我们才更得想办法啊！咱们可以重新和筑路队那边联系一下，看看工程里哪些材料能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选用更经济实惠的替代品。还有啊，施工流程能不能再优化优化，把那些不必要的开支都给它减掉。咱们在别的项目上也得省着点，这个节骨眼上，要是咱们放弃了，这良心上怎么过得去啊？

咱们和李家村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情谊，不能就因为这点困难就断了啊。咱们得齐心协力，都说办法总比困难多，我就不信咱们过不了这关！

常总的话音落下，会议室里安静得只能听见大家略显沉重的呼吸声。各位项目经理都陷入了沉思，每个人都在心里琢磨着解决办法，那凝重的氛围，仿佛能滴出水来。

常总，李家村书记过来了。秘书小齐急匆匆走

进会议室，附在常总的耳朵上轻轻说道。

小会议室里。常总整理了一下衣衫，起身迎向门口。

李书记好！

您才是我们的第一书记！李兵擦了擦满脸的汗水，伸过手去。

我这不刚刚开完会，正商量着呢，你不过来，我也是去那边，挂念着呢！

我们得想想办法啊！你也在村里生活过几个月，前些年就是因为没有排水沟，一下雨，雨水全在路面上摊着，就像一片汪洋。特别是下雪之后，雪一化，那路面就跟豆腐渣似的，根本没法走。而且这次是雨污分流工程，没有排水沟，根本就不行啊。

常总皱起了眉头。

要致富，先修路。咱村是大棚种植村，初冬卖芹菜，春天下来西红柿，没有路，咋行？本来我们图纸上是有排水沟计划的，这不，资金不到位，就耽搁了工程……说着，李兵的眼眶有些泛红，常总，您看能不能再想想办法，哪怕多凑一点资金呢？村里也在积极想办法，我们可以出劳动力，能省的人工费用都省下来。这工程要是停了或者缩水，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有这样的机会，大家的希望可就都破灭了。

常总咬了咬嘴唇，这几天嘴上也起了燎泡，喃喃地说，会有办法的！

八

这天清晨，村支部委员处理完村里的诸多事务，太阳已经一竿子高。李兵和高兰一同来到了孙庸家门口。还没进门，院子里就传来孙庸大儿子孙

诚那带着几分急切的声音：妈，我都说到这份上了，你怎么还不明白呢？

孙诚是前妻所生，如今已经长大成人。他贷款买了台收割机，此刻正在院子里那棵大枣树下给机器换机油呢。这棵枣树长得极为高大，繁茂的枝叶像是一把巨大的绿伞，把整个院子遮挡了一半，阳光透过树的缝隙星星点点地散落在地面上。孙诚听到门口的动静，一抬头，就瞧见了李兵和高兰。他连忙抓起收割机旁边的一块烂布子，胡乱地擦了擦满是油污的手，脸上露出热情的笑容：婶子、舅舅，你们来了，快屋里坐。一边说着，一边伸手向屋里示意。李兵微笑着答应，眼睛却下意识地环顾了一下四周，发现孙庸不在家。他约高兰一起来，也是有自己的考量。万一孙庸不在，自己一个人来总归有些不方便，而且女人之间交流起来可能更容易些，有些话由高兰来说，或许效果会更好。

嫂子您忙着呢。高兰的目光一下子就看到了丝瓜架下的刺梅。刺梅正弯着腰在丝瓜藤间忙碌着，听到高兰的声音，她愣了一下，随后从丝瓜架下钻了出来，手里拿着几根嫩绿鲜亮的丝瓜。她的脸上闪过一丝尴尬，勉强笑了笑，你看看，这天儿热得很，摘点丝瓜准备中午吃。

我们不进屋了，就在树下坐坐吧，这里凉快。李兵说着，就走到一旁拿过一个小板凳，又顺手拖了一个递给高兰。刺梅见状，把丝瓜放在水管前的水盆里，也走过去拿了个座位坐下。这时，一阵微风拂过，带着丝丝凉爽，让人心头的燥热也散去了几分。

我刚才还在和老妈说呢，看看那天闹的，多不愉快啊。

还是孙诚打破了这略显尴尬的僵局。他洗完手，从兜里抽出一棵烟，递给李兵，还贴心地帮他

点上。然后回头对刺梅说：妈，快去烧点水沏茶吧！刺梅心里明白李兵和高兰的来意，想起自己那天的冲动行为，很难为情，真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这几天，大儿子没少和她念叨。就在刚才，大儿子又讲了一堆道理。刺梅嘴上虽然还硬着，不肯服软，可心里却像明镜似的。她知道，自己不能再这么任性下去了。不为自己着想，也得为两个儿子考虑啊。小儿子还是现役军人，正准备转志愿兵呢。那天她正在气头上，把这事儿和小儿子说了一遍，儿子在电话那头急得不行，说道：妈，您都五十的人了，怎么还这么火爆的脾气啊？您这样闹，让我们兄弟俩以后还怎么出门啊？两个儿子的劝说，让刺梅心里乱成了一团麻。她也知道自己错了，可让她低头认错，她又拉不下这个脸，怕被街坊邻居笑话。现在大儿子让她去烧水，她赶忙借机躲进了屋里，可耳朵却像是留在了窗外。

舅舅，我替老妈给您赔个不是。那天我外出不在家，妈妈的话确实有些造次了。其实妈妈也是心里着急，您也知道，现在一下雨，院子里的水就排不出去，这事儿放在谁身上都不好受。但是光吵闹也解决不了问题啊。我们都知道村支部正在和城建集团协商呢，大家都在等着村支部拿出更好的方案。要是实在不行，我们年轻人可以捐款，大家都出一份力。

李兵听了这话，心里满是欣慰，这孩子真是没白疼。

刺梅在屋里听到大儿子这番话，点头咂嘴。她原本以为他是在给自己告状，没想到他居然还圆说了几句，虽不是亲生的，也算是不赖了。

村里要是有需要我们年轻人干活的地方，您尽管说，还能省下好多工钱呢！孙诚继续说道。

是啊是啊，孩子说得对，我也是一时糊涂，让街里街坊看笑话了。刺梅端着电壶，拿着纸杯从屋里走了出来，脸上还带着一丝尴尬的笑容。

李兵和高兰相视一笑，他们都没想到，今天这场原本以为会很很不愉快的谈话，居然被外甥这么轻松地化解了。

好好，你能这么想就好，也顺便劝劝其他人家。我们村里两委也在想办法呢。李兵顿了顿，有能力的家庭捐款也可以，出力也可，也顺便将我们慈善食堂完善起来。嫂子听说你是做饭的好手，我们慈善食堂还缺少帮手呢！

刺梅嘻嘻地笑着，两只手在围裙上使劲地搓着。

说话间，日上三竿，阳光变得更加炽热了。李兵和高兰正要起身告辞，李兵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九

李兵边走边掏出手机，是城建集团常总的号码。他的心猛地一跳，急忙按下接听键。

李书记，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常总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带着抑制不住的兴奋，

你知道吗？经过我们多方奔走、努力协调，又拉到了一笔赞助。而且啊，公司这边也想尽办法节省成本，各个环节都抠了又抠，现在资金问题彻底解决啦！帮扶资金可以一分不少地到位啦！

李兵听到这个消息，手捂住胸口，声音也跟着有些发颤：太好了，常总，不，第一书记！真是太感谢你们了！你们真是帮了大忙啊！

一旁的高兰也笑了，这好消息就像一束光，驱散了这段日子以来笼罩在大家心头的阴霾。

挂了电话，李兵兴奋地对高兰说：走，咱们得赶紧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村民们，让大家都高兴高兴。有了这笔钱，修路和建大棚的工程就能顺利推进了，咱们村的好日子就要来了！说着，两人快步向村子的广场走去。

“当——当——当”广场上的钟声在村子上空回荡，像一阵风，掠过乡村的上空，走进村民的家中，广场上渐渐聚满了人，大家你一言我一语，都在猜测着发生了什么事，

李兵站在高台子上，清了清嗓子，大声喊道：乡亲们，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咱们的帮扶资金有着落了，会一分不少地给咱啊！

话音刚落，人群中老钟叔首先喊道：老么好了！刺梅站在人群里，咂着嘴，紧皱的眉头舒展了。孙庸在人群的边缘，默默地抽着烟，看着热闹的人群，嘴角也露出了一丝笑意。

孙诚也分开人群，搬着一个纸箱子，后面跟着一个村民代表，“我们从今天起也为修路捐款！”人群沸腾起来……

李兵跳下台子，他知道，远远没到庆祝的时候，蔬菜批发市场还要解决蔬菜的存储问题，还要安装药残检测装置，建立电商销售模式；村里还要改造自来水管，实现天天24小时供水；还要在大棚区新安30盏路灯，几处监控。如此算来还有严重的资金缺口……但他不是一个人在奋斗，所以没有过不去的坎。

李兵大踏步地向前走去。时值正午，阳光炽热地洒在这片土地上。身后村民们还在叽叽喳喳地议论着，可他又要去奔赴下一站了……

夫子如歌

——谒冯安邦将军故居

苏银东

冯安邦是叱咤风云、令敌闻风丧胆的著名抗日将领，是抗战期间阵亡的国民党十大高级将领之一。他的故居纪念馆，位于山东无棣古城南首。

也许是历史的巧合。将军故居与清代大金石学家吴式芬故居毗邻。文韬武略在这里融会，更能让人感受到山海古邑、儒风无棣那厚重的文化积淀。

走进这所古朴凝重的故居，和着冯安邦曾经的脉动，来追寻百年前将军倥偬一生的历史印痕。

(一)

故居大门口，“冯安邦将军故居”七个大字，俊秀飘逸，乃无棣籍著名旅美书画大师李山先生的墨宝，为这所拥有深重历史的旧宅大院，增添了不少神韵。打开黑漆铜锁的大门，我走进了冯将军故居，也一步步走进将军的心灵深处。

迎门十步之遥，将军半身汉白玉雕像屹立眼前。戎装在身的将军，表情凝重，目光刚毅，眉宇微蹙，若有所思。也许，那个战乱频仍、飘摇动荡的年代，那些饱受外侮蹂躏、国破家亡的岁月，给予将军的永远是无尽的思索——是的，他一直在思索救亡图存的道路；印在将军脑海中永远不能退去的是义愤填膺——是的，因为愤怒于外族入侵，他主动请

缨，率军开赴抗日前线……

雕像碑身前面，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先生亲笔题写：冯安邦将军。字迹遒劲工整，蕴涵着一名国民党前主席对一位殉国将军的无限崇敬之情。

“将军御寇一腔热血惟报国，英雄抗倭半生豪气满长空”，纪念馆廊柱上的这幅对联，为将军热血报国、抗侮到底的戎马生涯作了最恰如其分的概括。

步入纪念馆，正堂迎门是冯安邦将军遗像，威武倜傥。“奋迹戎行，战必先驱”的对联和“抗日楷模”的横匾，均出自国民政府对冯将军的褒扬令。

遥想当年，将军何等的气魄！

1937年7月12日，抗日战争爆发第六天，将军即请缨抗战，率42军27师开赴华北前线，在保卫平津的对日作战中，因战功卓异擢升第42军军长。之后，参加过忻口会战、娘子关战役、太原会战、台儿庄大战和武汉保卫战等战役，战斗116次，在襄阳的对日作战中以身殉国。将军功勋卓著，事迹可歌可泣。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将军死在了战场上，死在了抗日报国的最前沿。他尽到了一名军人的天职，也实现了他“杀敌报国，此其时矣”的宏大抱负！

(二)

将军,其实并没有显赫的家族背景。

馆中陈列的“冯氏家谱”显示,冯家世代以种地为生,属农耕世家。唯其父为清光绪年间五品把总,武功高强。受父亲影响,冯安邦从小耿直豪爽,喜欢打抱不平。清末腐败的社会现实,让他萌生了救国救民的念头。1908年,23岁的他毅然投军,从此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

入伍后,他先后经历过讨伐“张勋复辟”、“直奉战争”、“五原誓师”等重大历史事件。穷兵黩武、昏天黑地的争斗,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残酷现实,让他更加向往国泰民安的桃源世界。他将自己的名字由“景树”改为“安邦”,以表达他“救国安邦”的决心和意志。

他出身低微、家境贫寒,具有朴素的爱民思想。他怜惜贫苦、关心民生、体恤下情,热心于赈济贫困,致力于慈善教育。所带部队每驻防一地,都倾力为地方百姓兴办公益事业,或组织部队协助百姓耕作收获,或为当地修筑道路桥梁。自己薪俸所入,也常常悉数捐出。当时赣南的永丰、湘西的慈利、鄂北的应山等地,均筑有“化民桥”(冯安邦字“化民”),以志纪念。

在乡民眼中,将军实为“平民将军”。从军后寥寥几次回乡,将军也是和蔼谦让,彬彬有礼……他本人因为战功显著而博得清王室器重,他的第二任夫人即为王室贵族。

将军牺牲68周年后,家乡无棣筹建将军故居纪念馆时,他的嫡亲、著名书画家爱新觉罗恒懿女士欣然受命,为纪念馆题写了馆名,并馈赠“将军府”书法题词,以及书画“大吉大利图”。书画不远万里自美国传书而至,其后代对将军的崇敬,可

见一斑,真情可鉴。

(三)

坂本欲夺台儿庄,飞机大炮逞凶狂。王营血战陶沟桥,铁打防线固金汤。

——摘自冯安邦《台儿庄诗抄》

冯安邦一介武夫,戎马一生,战功屡立。

谁曾想,他也是一位战地诗人。其部下别志南留存下来的将军诗稿,就有三首。以上是其中一首。

透过将军的诗,我看到了将军心系民族安危、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风骨;透过将军的诗,我看到了将军虽身经百战,仍信心满怀,对胜利无限憧憬、对英雄无比敬仰的情怀。

壮志未酬身先死,只是将军死得太早。

据说,将军入殓时面色如生,威仪犹存,令全军将士无不悲痛欲绝。

壮哉,将军!

冯安邦对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向往至极,他曾经雄心勃勃地说:中华民族之复兴,其在兹乎。矢志追随孙先生的愿望,因局势变化未能得偿,或许是一种无法弥补的遗憾。

但他出生入死,屡历枪林弹雨,直至战死疆场仍义无反顾。死时的惨烈,慑匪寇而泣鬼神;人格之崇高,动苍穹而震寰宇……将军的心中应该已经没有了遗憾。他最壮丽的青春、最绚烂的生命之花,绽放在了救国救民、抗战图存的沙场上——他应该含笑九泉了。

(四)

抬着棺材上战场，义无反顾赴国殇。我不敢死谁敢死，誓死保卫台儿庄。

这首冯安邦将军的“绝命”诗，也成了台儿庄战役中“敢死队”的训词。

1938年3月24日晨，日军发起了台儿庄战役。至4月1日，台儿庄城内守军伤亡过半，西北门、东门、北门、东南门均沦入敌手。为了支援守军，4月2日凌晨，冯特令敢死队200余人附一营士兵从东门攻入城内。同日，与日军坂本支队在台儿庄以东发生空前激烈的阵地战。冯安邦骑马督战，官兵誓死抵抗，予敌以惨重打击。终因寡不敌众，大多敢死队员壮烈殉国。

日军《战斗详报》称：“研究第27师之战斗精神，其决心勇战气概，……全部守军顽强抵抗直到最后。以至于此狭窄的散兵坑内，重叠相枕，力战而死之状，虽为敌人，睹其惨烈之状亦将为之感叹。曾使翻译劝其投降，应者绝无。”

这是何等的英雄、何等的气魄！

一旦他们明白，需要付出自我牺牲以求得民族的生存与荣光的时候，他们的心中就迸发出气节之魂、豪迈之气，就能挺身而出，而且视死如归。

台儿庄一役，将军凭卓异战绩，赢得国民政府授予的最高战功勋章——青天白日勋章。

(五)

斯人已去，风范永存。

冯将军慷慨殉国，名利早已置之度外，或许本就无暇念及。因为他知道，在凶残野蛮的侵略者面前，除了战斗，别无选择。而他身后的荣耀，却是

将军所不知道的；

国民政府为表彰其抗日救国事迹，特照准给其上将阵亡抚恤，发一万元为其治丧，遗体安葬于襄阳城南烈士塔中；

1940年9月，国民政府特颁褒扬令，赞其“奋迹戎行，战必先躯”，堪称“抗日楷模”；

将军一生转战南北，如今南岳忠烈祠中有冯氏的墓碑；

将军没有等到抗战胜利的日子。新中国成立后，祖国和人民没有忘记他。国家民政部编纂的《中华英烈大辞典》早已将冯安邦作为全国著名英烈列入其中；

20世纪90年代，冯安邦先后被省、地认定为“革命烈士”，其家属享受烈属抚恤；并入典“无棣县革命烈士陵园英名录”；

2006年8月，在将军殉国68周年之际，无棣县人民政府在其故居建立“冯安邦故居纪念馆”，并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2014年9月1日，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如今，故居内两棵环抱粗的国槐，依然挺立。每逢夏季，郁郁葱葱，浓荫匝地，撑起满院的清凉。在婆娑树影里，故居更添一份雄浑与典雅。故居内松柏常青，鲜花簇拥着冯安邦将军曾经的栖居之所，诉说着一段喋血疆场、豪气凌空的往事……

当年将军使用的饮马槽尚在，将军用过的印章、镇纸，将军的战地照片尚在，令观瞻者无不睹物思人。

夫子如歌。

铁血丹心照鲁北

——记抗日英雄石景芳的革命人生

韩晓菲

在历史的长河中，总有一些人如璀璨星辰，用生命的光芒照亮黑暗的夜空；总有一些故事，如激昂战歌，在岁月的流转中激荡人心。石景芳，这位出生于无棣县水湾镇刘风台村的革命先驱，便是这样一位令人敬仰的英雄。他的一生，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奋斗史诗，是一曲气壮山河的英雄赞歌，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谱写了一段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

（一）家学渊源铸风骨

夏夜的蝉鸣裹着潮湿的硝烟味，石景芳趴在运河边的芦苇丛里，指尖摩挲着怀表冰冷的铜壳。表盖上那道裂痕，是去年伏击日军运输队时留下的。此刻秒针的跳动声与河对岸伪军的皮靴声重叠，他忽然想起十五岁那年的月光——辛亥革命的浪潮席卷而来，父亲剪断辫子时，剪刀发出的脆响也是这般惊心动魄。

石景芳，原名石玉琮，字景芳。他生长在一个充满开明气息的家庭，父亲石庆怀是一位思想进步的教书先生。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石景芳自幼便养成了不畏强暴、爱憎分明、急公好义的性格。这种性格，如同种子深深埋入他的心田，在日后的岁

月中生根发芽，引领他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28年的冬雪裹着新思想的火种，飘落在无棣县水湾镇刘风台村的青瓦屋檐。十五岁的石景芳踩着咯吱作响的冻土前往无棣县立高小报名时，目光掠过祠堂门前新刷的“天下为公”四字，仿佛看见父亲这位前清秀才在辛亥年的觉醒，如同春雷惊蛰，在少年血脉里埋下了冲破黑暗的种子。

在山东省立第四中学的梧桐树下，石景芳捧着《新青年》的手微微颤抖，他如饥似渴地阅读革命书籍，接受革命思想的洗礼。那些激昂的文字，那些先进的理念，如同一股股清泉，滋润着他的心灵，激发了他内心深处对自由、平等、正义的向往。他积极投身于学校进步学生组织的“学生自治会”，并全身心地参与其中的各项活动。在这个过程中，他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革命的火种在他心中熊熊燃烧。

（二）学潮初试锋芒

“先生，修缮文渊楼的银钱为何成了校长的怀表”1933年的冬雨中，石景芳攥着账本的手青筋凸起。一场驱逐反动校长冯培元的学潮如汹涌浪潮般在校园里掀起。石景芳作为班上的学生代表，第

一个站上了课桌。六十名学生举着标语在县政府前对峙了三天三夜，寒风中凝结的呵气化作飘动的白绫，那是少年中国迸发的第一声啼鸣。然而，诡计多端的事务主任使出缓兵之计，表面上稳住学生，背地里却跑到当地国民党政府告状。就这样，石景芳等60多名学潮积极分子被县政府拘留，并被无情地开除学籍。县政府拘留室里，60名热血少年在寒夜挤作一团。石景芳用冻僵的手指在墙面刻下“正气”二字，却不知此时父亲正典当祖田筹措保释银两。墙灰簌簌落下时，父子都在为理想抵押着最珍贵的东西。

这次挫折并没有击垮石景芳，获释后，他考入了北平宏达中学。因学费高昂，他不得不遗憾退学。他忽然想起离校时同窗们写在油纸上的寄语：“待到山花烂漫时”，墨迹在雨水中晕染开来，模糊成血色的黎明。

1935年的渤海湾涌动着黑色浪涛。日本帝国主义在对我国进行军事、政治侵略的同时，还加紧了经济侵略。日本商船卸下的不仅是走私货物，还有黏腻的鸦片和寒光刺刀。在这民族危亡的时刻，全国掀起了抵制日货的热潮。然而，无棣县以张子良为首的国民党县党部却背道而驰，干起了走私日货的勾当。石景芳得知此事后，义愤填膺，与关星甫、于慎德等人四处奔走，揭露张子良等人的无耻行径。他们的正义之举，让张子良之流恼羞成怒，将石景芳等人视为眼中钉，甚至提出了“二石、二关、二于在无棣不予使用”的指令。但石景芳毫不畏惧，依然坚守着自己的原则和信念。

（三）星火燎原聚民心

石景芳站在刘风台村的晒谷场上，革命书籍在

乡亲们粗粝的手掌间传递，油灯将《斗争》会刊上的字迹投影在土墙上，摇曳成跳动的火焰。在刘风台小学，他们成立了“友谊读书会”。这个读书会，就像黑暗中的一盏明灯，吸引着众多有志青年。在读书会里，他们互相传阅书籍，定期举行讨论会，交流学习经验与革命感情。在这里，思想的火花不断碰撞，革命的力量不断凝聚。

腊月的秘密入党仪式在牛棚草料堆后举行。赵明新用苇杆蘸着红土汁在粗布上画出镰刀锤子，石景芳的指节扣在冰冷铧犁上，誓言在喉头滚烫。在赵明新、关星甫的介绍下，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了说服古板的父亲，石景芳将自己经常锁着的进步书籍打开放在书桌上，装作忘记收拾的样子。父亲发现后，怀着好奇的心情阅读了这些书籍。随着阅读的深入，父亲的思想逐渐发生了转变。石景芳又通过平时与父亲议论时事，潜移默化地讲述革命道理。在他的努力下，父亲不仅理解了他的选择，还给予了他很大的支持。在石景芳的影响下，他的大哥石景纯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最后全家都参与到了革命活动之中。他家成为了我党的地下联络站，西厢房土炕上睡过十二个地下党员，石大嫂纳鞋底的麻线缠着密信，八岁的小妹在门墩上玩石子时，眼睛总瞟着村口的老槐树。最凶险那夜，保安团举着火把逼近，石景芳带着同志们钻进水井密室，井壁青苔的凉意渗进脊背，头顶石板缝隙漏下的月光，碎成万千星火。

（四）智勇周旋斗敌顽

“七七”事变的枪声震碎了无棣县衙门的牌匾。会员们纷纷深入到各个角落，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石景芳站在南关小学的土台上，八百个“抗

日救亡会”臂章在烈日下红得灼眼。张子良的缉捕令贴满城墙时，他正带着游击队在青纱帐里穿梭。高粱叶子划过脸庞的刺痛，远不及看到乡亲们被抓官车时的揪心。伏击官车那夜没有月光。石景芳趴在乱坟岗的残碑后，怀表秒针的跳动与心跳共振。当车队的灯笼游近时，他跃起的剪影惊飞了夜枭。两声枪响撕破寂静，受惊的骡马将金银细软撒落官道。黎明时分，被解救的百姓对着东方初阳叩首，他们不知道，那个蒙面好汉的裤脚还沾着坟头的夜露。

“这是延安来的《论持久战》。”赵明新从怀里掏出用油布裹着的书册。运河边的芦苇荡里，油灯将五个年轻人的影子投成巨人。石景芳摩挲着土手枪柄上的缠绳——那是用他家传的玉佩向铁匠换的。

（五）碧血丹心照千秋

历史的胶片在此显影，那些蒙着硝烟与槐香的片段，正在泛黄的史册里泛起微光——

1938年深秋的运河泛起细碎金鳞，东光县衙门的旧匾轰然坠地。石景芳请出刘子仁那日，老武举的龙泉剑在案头铮鸣。三寸厚的县志记载着刘家七代功名，此刻却要添上“毁家纾难”的新篇。当县大队的操练声惊起运河边的白鹭，石景芳在油灯下给父亲写信：“儿已许国，再难许家”。

北风裹挟着冰碴撞碎窗纸时，改造二旅指挥部的火盆正煨着高粱酒。傅继泽参谋长的马鞭抽碎窗棂冰凌，石景芳与李文成对饮高粱酒。酒碗相碰的脆响中，郭霁的人头在雪地里滚动，血珠溅在布告的“锄奸”二字上，冻成赤色的冰晶。整编那天，五千双草鞋踏碎运河薄冰，踏出春天的雷声。

郑集学校的槐花雨落得绵长。石景芳展开减租减息账簿的刹那，阳光穿透密密麻麻的红手印，在青砖地上投下燎原火影。他脚上的草鞋露出趾头，却将新布鞋塞给赤脚的佃农：“穿这个，走得稳当。”掌声惊飞了梁间的燕子，百姓们忽然发现，这个总蹲在田埂上啃窝头的县长，背影比文庙的石像还要巍峨。

大单家突围前的星空格外低垂。石景芳将最后半块窝头掰给伤员，手枪拆装三次确认机件灵活。当四路日军如黑潮合围时，他跃马冲在弹雨中的模样，像极了当年父亲挥剪断辮的决绝。枣红马倒下的刹那，他看见童年那只从祠堂飞走的白鸽，正在血色黎明中折返。

赵家柳林的焦土蒸腾着血雾。石景芳靠坐在老柳树下，用满是血污的手指蘸着伤口，在树皮上写下“抗战必胜”。鬼子围上来时，他整了整褪色的灰布军装，瞳孔里燃烧着渤海永不熄灭的浪涛。

八十年后，春风掠过新漆的匾额，我抚过树干上模糊的刻痕，教室里传来童声诵读：“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树影婆娑间，仿佛看见那个在祠堂刻字的少年转过身来，布衣草履，眸中映着坚定的革命理想和信念。忽然明白，原来英雄从非天生，只是把每个染血的日子，都铸成了刺破黑暗的丰碑。

红色军毯世代传承

冀新芳 刘宝德

2020年5月7日，“老兵访谈”采访组一行5人，在水落坡镇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商惠主任的陪同下，来到皮店村拜访离休后居住在老家的杨洪德老人。一进大门，就见一长者迎了出来，他依然步履稳健，精神矍铄，身形硬朗，他就是已经93岁高龄的杨洪德老人。

走进屋内，最显眼的是靠墙的条山几上，摆满了红色的立功喜报、大大小小的荣誉证书，和精心镶嵌起来的勋章等，还有一块金色的小型牌匾：上书红色的大字“光荣之家”，由山东省人民政府颁发。经询问，荣誉勋章是他自己的，立功喜报和荣誉证书是孙子杨树庭的，现在新疆部队服役，表现优异，年年都有进步，得到上级的嘉奖，今年又被评为“优秀士官”。说到孙子，老人满是沟壑的脸上掩饰不住自豪的笑容，欣慰之情溢于言表。

杨洪德，虽然年事已高，但是耳聪目明，说话慢条斯理，条理清晰。他1928年11月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小时候耳闻目睹日寇烧杀抢掠的种种恶行，义愤填膺，他立志长大后参军，保家卫国，赶走外敌，让老百姓过上太平日子。

1945年6月，在日本兵的庇护下，渤海区匪特分子活动日益猖獗，漏网汉奸、便衣队拉帮结伙到处作案，专门杀害入党积极分子、新建的村长、农会会长和地下党员，打击进步群众，全区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渤海区党委为巩固胜利果实，开展大参军运动，号召有志青年上战场，与敌人进行斗争。此时，杨洪德满腔热血，积极报名，参军入伍。新婚妻子段新荣深明大义，并帮他一起瞒着家中老母亲，悄悄送他参加沾阳武工队。此后，她主动担负起照顾家中老人和两个幼小弟弟的重担，白天下地干活，晚上缝衣纺线，从来没有半句怨言，使杨洪德在前线无所顾虑，奋勇杀敌。

1945年8月，日本鬼子投降，阳信县全境解放，杨洪德所在沾阳武工队改编，他成为阳信县大队二连一排二班的一名战士。根据渤海行署和军区统一部署，展开大规模武装剿匪。杨洪德所在的二连主要活动在城外，住堡垒户，随时都有战斗任务。剿匪，有勇更要有谋。当时在阳信流坡坞，土匪头目马宝田是出了名的狡猾，好几次围剿都逃脱了。杨洪德想到一个主意，假装让老百姓不小心走漏风声，说今晚共产党运送一批军用物资，要从

土匪盘踞点10公里外的道路经过。果然，土匪们见财眼开，沿着道路安排人马准备抢劫。这样一来，匪帮的兵力就分散了。杨洪德他们兵分两路，一部分队友带领小分队端了土匪的老窝，自己则在土匪必经之路设好埋伏，击毙了马宝田等3个土匪头目，同时抓获40余名俘虏。附近村民无不拍手叫好，都说杨洪德是大英雄，为民除害，是村民的大恩人。

一天，杨洪德和一个排的战友们住在流坡坞东边小马村的三个农户家。天刚蒙蒙亮，下起小雨，哨兵放松警惕，就躲在村子的门楼下避雨。不料，百号人的土匪来偷袭，幸好被起来上厕所的同志发现，及时通报。同志们赶紧起床，马上投入战斗。杨洪德所在的班行动快，趁敌人没有反应过来迅速从胡同撤离，进入村西的排水沟。可另外两个班却被围困在农户家中，危在旦夕。杨洪德察觉这一情况，立即组织返回，在外围向匪徒射击。土匪不知其里，认为来了援兵，慌忙逃窜。杨洪德带头解救了两个班的同志，避免了人员伤亡，得到了领导的表扬。

1947年初，渤海军区四分区教导营抽调骨干力量培训，杨洪德因读了几年私塾，有一定的文化基础，便被选中参加。学习三个月后，陈毅率领的华东军区战略转移，来到渤海区休整，杨洪德便被指定担任安全保卫任务，赶赴黄河北岸担任警戒，与国民党军队隔河对峙。几经磨练，杨洪德机智勇敢，不畏强敌，表现突出，1948年6月，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不久，杨洪德所在部队升级为主力部队，他也成为华东野战军特种兵纵队卫生部班长。1948年9月，济南战役打响，杨洪德跟随部队来到战场。战斗十分残酷，很多指战员旧伤未好又添新伤，有的士兵没完全康复就又奔赴前线。卫生部虽然在后方，但是战争一刻未结束，杨洪德的心就始终悬着。前线受伤的战士不断被送到医疗队，有的胳膊或腿被炸伤，有的浑身血肉模糊。当时医疗队缺医少药，伤口只能通过中草药简单治疗，包扎时连布都没有，更不用说麻醉药和止疼药了。很多战士做手术的时候，只能紧咬牙关硬生生忍着，即使再疼也强忍住不出声，豆大的汗珠不停地往下流。杨洪德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他的脑子里只有一件事：拼尽全力保住战士的生命，这就是“保护革命胜利的火种”。

一天，杨洪德所在的医疗队隐藏在一片树林里，正在救治两三个伤病员。中午时分，大家肚子饿了，杨洪德便骑着马到附近村子里准备给大家做饭。谁知饭还没做熟，周围枪声大作。洪德赶紧熄灭灶火，骑马向树林方向奔跑，敌人见状，从两个方向追来。他当机立断掉转马头，向医疗队相反的方向跑去，成功地引开了敌军，医疗队营地这才躲过了一劫。

济南战役胜利后，被服厂生产的军毯，作为军需品分发到各部队。排长以上发黄色

的，班长发红色的。他当时任班长，发了条红色的，颜色鲜艳，温暖厚实，携带轻便，从此这条红色军毯就一直跟随他南征北战。早上出发打成背包背在身上，晚上铺在身下取暖，一刻也没离身。他带着这条军毯，参加过淮海战役、横渡长江、解放南京城，多次立功受奖。

“这条军毯跟着我70多年，现在虽然不用了，可一直不舍得丢，看着它，就能想起当年打仗的那些日子。我要将它一代一代传承下去，教育后人，不忘根本！”

1956年2月，杨洪德转业回乡，被分配到阳信县原小桑乡供销社工作，直至1980年离休。工作中，杨洪德始终保持“转业不转志、退伍不褪色”的革命军人风范。

1960年6月的一天，他像往常一样，第一个来到供销社，开始打扫卫生、整理货架。一位面色苍白的老年妇女来到供销社门口徘徊，还不时地往货架上瞅。“师傅，俺要二两小米。”她终于鼓足了勇气说。杨洪德接过她颤巍巍递过来的一斤粮票，皱巴巴的票子因为在她手里被紧紧地攥着，已经被汗液浸湿了。正值自然灾害时期，杨洪德明白老百姓日子都非常困难，根本吃不上饭，这二两小米，可能是给生病的孩子或者老人补充营养，人们平时连米汤也不舍得喝。杨洪德摸了摸自己口袋中头天发的几斤粮票，那是他准备给老父亲买口粮的，还没来得及送回去。洪德狠了狠心挖了满满一舀子小米，递给了她。老年妇女冲他深深地鞠了一躬，含泪走了。老人走后，杨洪德掏出口袋中的粮票，如数把差额部分放进收票匣子里。

如今，已是93岁高龄的他还每月坚持去村里的党员活动室参加“主题党日”等党组织活动。杨洪德一直说：“只要我能动，党的学习就得参加。现在不工作了，再不听党的指示就更不行了，作为党员，不能让群众说闲话，一定给群众留个好印象。”杨洪德老人是这么说的，更是这么做的。

在他的感召下，两个孙子先后参军入伍。如今远在边疆某部队的孙子杨树庭每周都会给爷爷打电话，关心老人的身体状况。杨洪德也叮嘱孙子在部队要照顾好自己，好好表现为国争光。有一次，孙子告诉爷爷，他把爷爷一辈子南征北战的事迹讲给了战友们听，说老人家还保留了一床红色军毯。战友们听说后都想看一眼，老人愉快地答应了。杨洪德知道，这条军毯不仅是他战争的功勋，更是革命年代的见证。一条红色军毯，象征着他一生的共产主义信仰，他要将这条红色军毯一直珍藏下去，将红色基因和革命精神一直传承下去，激励子孙后代保家卫国，守护和平。

李淑贞： 用生命守护 一笔党费四十年

张海鹰

2021年4月14日晚，无棣县文化中心大礼堂“感动无棣·2020年度人物”颁奖典礼隆重举行。李淑贞老人被评为“感动无棣·2020年度人物”特别奖，评委会给她的颁奖词是这样写的：“四十年用生命守护一笔党费，更守护一份责任、一个信念。吃过野菜，吃过树皮，你从没想动用一个铜板。日伪军来，国民党来，你把秘密始终深藏心底。你瘦弱的身躯如此伟岸，这生锈的铜板熠熠生辉。向你致敬！”

李淑贞老人已经过世36年了，“感动无棣·2020年度人物”特别奖为什么会颁给这位老人？这位老人生前为什么会四十年用生命守护一笔党费？守护一份责任？守护一个信念？

1943年，无棣县共产党员、地下交通员李淑贞接受了党组织交给她的任务：保存好全区党员的党费——512枚铜钱。党组织要求她，待形势好转后，党费必须交还给中共无棣县二区区委书记、中共沾阳棣边区县工作委员会委员、宣传部长刘振东。直到1983年，李淑贞才见到刘振东，并将用自己生命保护40年的党费交给他，完成了党交给的光荣任务。

李淑贞是无棣县车王镇大李邢王村人。1933年，20岁的李淑贞嫁给车王镇刘家邢王村农民刘振盛为妻。李淑贞在刘家，与公公、小姑和睦相处，全家种着十来亩薄田，过着比较艰苦的生活。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军侵占无棣，县城和大村镇相继安设了鬼子据点。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为开展抗日斗争，在刘家邢王村设立秘密交通站。交通站的同志经常接触李淑贞，发现李淑贞具有朴素的阶级感情和爱国热忱，而且有为革命尽力的要求，便在1939年发展她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这以后，李淑贞经常受党组织的委派，以普通农村妇女的身份，用“走亲串门”的形式，深入敌占区，活动于伪军据点周围，穿行在日军哨卡之间，搜集情报，传送党的信札和文件，从未失误，成为党的一名出色的地下交通员。

1940年，李淑贞的丈夫重病去世。上有年迈的公婆，下有两周岁的幼子，生活重担全由李淑贞她一人承担。

1943年6月，冀鲁边区风云突变，发生冀鲁边军区司令员、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第六旅旅长邢仁甫叛变事件，制造了大赵村惨案。山东省境内的抗日斗争形势十分严峻，日伪军加紧扫荡，汉奸、特务大肆搜捕我地下党员，大批共产党员被杀害，党组织遭受到了极为严重的破坏。无棣县新任县长邢朝兴和四区中队副队长赵凤明亦随之叛变投敌，地下党组织受

到了沉重的打击，致使全县境内抗日斗争形势更加艰难。上级指示原中共无棣县二区区委书记、中共沾阳棣边区县工作委员会委员、宣传部长刘振东，从清河区经无棣县境内建立一条通往冀鲁边区的秘密交通线。

刘振东撤离无棣前的一个傍晚，以走亲戚的名义，带着文件和一个装着党费的旧蓝粗布口袋步行几十里来到李淑贞家中。刘振东对李淑贞说：“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我要撤离无棣了，现在组织决定，将部分重要文件和党费交由你保管。”刘振东指着铜元，说：“这是原二、三区全体党员一年来的党费，共512枚铜元。”刘振东叮嘱李淑贞做好三项工作：一、凡送来地委、县委的文件，千万要保管好，及时转移出去，并把交通员接好。一定要考虑周密，不能有丝毫的马虎大意；二、向外送信或文件时，要领着孩子做掩护，不会引人注意；三、不论地委、县委来的同志都要兄弟相称，而且要及时、安全地护送出去。

512枚铜元在那个年代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李淑贞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钱，更意识到了自己任务的艰巨和重要性，她说：“请组织放心，不管发生什么情况，决不少一份文件，少一个铜板，待形势好转，一定如数交您亲收！”

从那以后，李淑贞把党的文件和党费看得比生命还重要。当时，日伪军和国民党保安第六旅轮番清乡骚扰，为防意外，李淑贞把512枚铜元党费和党的重要文件先是放到在自己的衣箱里，继而转移到灶膛里、炕洞里，最后她在自己家住房的墙壁上挖了一个洞，将文件和铜元包好放进去，又用土坯把洞口封闭泥好。

1945年的一天，才7岁的儿子刘连德突然生了重病高烧不退，因为没钱给孩子治病，李淑贞只能用些土法给孩子降温。饥饿的小连德哭着闹着要吃窝头，李淑贞急了，一巴掌扇了过去。小连德不哭了，只是一声声地抽泣。李淑贞心酸地把小连德揽在怀里，泪水止不住地流在孩子脸上。她对小连德说：“好孩子，娘给你蒸枣糠饼子吃。”李淑贞把卖不出去的烂枣放在坑头上烘干，用石磨磨成面子，拌上糠，蒸了几个枣糠饼子，欢喜得小连德不知说什么好。

在那些艰难困苦的日子里，李淑贞既当爹又当娘，母子俩相依为命，吃了上顿没下顿，愁无米下锅是常有的事。逢年过节，村里再穷的家里都吃上了一顿白面饺子，李淑贞家里却是清锅冷灶，只是把地瓜面和玉米面混合起来包一些干菜团子。那一袋铜元，就在身边，但她却没有动一下。李淑贞想，如果把那一袋铜元挪用一子儿，即便以后再补上，也是对共产党员这个光荣称号的亵渎。

1945年9月，无棣县全境解放，李淑贞先后被调到区和县里做妇运工作，她又把身心投入到打土豪、分田地、支援全国解放战争中去。不久，刘振东回到无棣，任中共无棣县二区区委书记。李淑贞知道后，捎信给刘振东，提出交还文件和党费

的事。当时，刘振东正忙着收集国民党“十纵”散落的枪支，扩充革命武装，改造村政权。同时，认为党费和文件应由党组织派人去取，因此，便拖延下来。此后，李淑贞又多次向刘振东提及此事，刘振东也找到当时任组织部长的王景峤，请他派人去取，均因当时忙于其他工作而未办理。

1952年，刘振东离开无棣，调往上海市工作，这一去就是几十年，李淑贞保管的党费之事便被搁置下来。

1958年年底，李淑贞由于身体状况和文化水平所限，渐渐感到不适当时的的工作，不能适应新的工作要求，她申请辞职，并得到党组织的批准。辞职后，她在村政建设中，仍不失一个共产党员的本色，担任村妇女主任一直到70岁。尽管病魔缠身，经济拮据，又加三年经济困难，十年“文化革命”，身体健康每况愈下，但李淑贞从未向党索取报酬，更没挪用自己保管的一分党费。

1983年秋，已是70岁的李淑贞听说刘振东夫妇准备回家探亲的消息后，高兴得夜不能寐，她从墙壁内取出文件和铜元，激动地噙着热泪，用毛巾擦拭着一块块铜元上的污垢，将党费和文件裹在红包袱内，小心翼翼地放回衣箱里。

1983年12月16日，从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岗位上离休的刘振东由上海回乡探亲。12月22日，刘振东夫妇专程看望阔别三十多年的老战友李淑贞。李淑贞用颤抖的双手，把惟一保存下来的一张朱德总司令签署的日文传单和512枚铜元，拿到刘振东夫妇面前说：“刘书记，请你清点亲收！”刘振东激动地握着李淑贞的手说：“你对党忠诚，为党默默工作，是一名好党员！是党和党的革命工作让我们走到了一起，拥有了这难忘的经历啊！”三位老人激动地抱在一起，潸然泪下。

1985年，就在李淑贞将用生命守护四十年的党费一个铜板不少的亲手交到刘振东手中后的第二年，李淑贞安详辞世，享年72岁。

2007年10月，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李淑贞感人至深的党史故事时，李淑贞的儿子刘连德对记者说：“俺娘是个很要强的人，思想很进步，她1939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只是做了一个党员应该做的一些工作，党和人民政府却给了娘很多的荣誉和关怀。解放后俺娘因身体不好回到村子，继续参加村里的工作，又担任妇女主任几十年，每当俺家有困难时，党和政府就给予经济上和生活中的帮助。娘常对俺讲，党对咱家的恩情比海深啊！不要忘了党，要热爱祖国、热爱集体、热爱党，要自力更生，积极完成政府和村上的工作，咱可不能拖集体的后腿。俺们全家人从心里感谢党和政府，俺也用娘教育俺的话来教育俺的儿子和孙子们：世世代代不忘党的恩情啊！”

抗日英烈徐尚武——青松志 红梅魂

赵玉英

初夏的阳光总是给人明媚透亮的感觉。烈士陵园园区，青松翠柏围绕，远远望去，庄严肃穆的革命烈士纪念碑上的金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到陵园瞻仰为新中国成立，为劳苦百姓付出生命的英雄烈士们，心中沉重满怀痛惜。黑色的大理石丰碑上，刻下每一位在保卫战争中牺牲者的名字，我肃然起敬，轻轻抚摸着石碑上冰冷的名字，眼前分明看到的是一群壮志满怀、眼神笃定、不杀退日伪鬼子、土匪恶霸誓不还家的热血青年们。

他们都是生龙活虎的年龄，生在被压迫的旧社会，吃不饱穿不暖。战乱和贫困，使很多战士参军前也许没有跟着先生进过学堂，还没有明白“生与死”的道理。是什么样的力量和胆识让他们那颗嫉恶如仇的心，在困顿中爆发呢？

是他们身上流着的不屈服的中国血，是看到家乡父老在列强肆虐下的苦难和屈辱，是心怀未来的憧憬，这些千千万万心怀抱负的战士，跟着大部队浴血混战，血染沙场。

在“红色耀中华，风骨传后人”的红色展廊里，无数先烈的生平事迹刺痛我的眼眶，他们是光荣的，是让后辈仰望的赤子功臣，他们没有看到现在的盛世，但是盛世中我们现在所享受的一切生

活，与他们有的是千丝万缕的关系啊！

在走廊的一端，红色木质橱柜里，徐尚武烈士冷峻的面容上眼神如剑，透出一股倔强与刚毅。他从学有所成到为国捐躯，短短的十年之间，顽强的意志如青松般坚韧不拔，满腔热血化作点点梅花盛开在冀鲁边区的黄土上。

（一）

为了探知更多英雄的事迹，我翻遍了有关徐尚武烈士的部分书籍多篇文章，带着对烈士的敬仰驱车去过他的老家无棣县大庄街，曾经的故居老物，早在解放前列强下的焚烧下化作了尘埃。

徐尚武，又名徐荣耀，生在1912年民国成立初期。那时，时局动荡，老百姓生活极度贫困。全家4口人，仅有一亩田地。父亲和叔父，两房守着一根独苗，为了能让他进学堂念书，从亲戚处借来谷子作本钱，卖包子、做面条，省吃俭用，供徐尚武读书识字。年幼的徐尚武没有辜负父母们的辛勤付出，以每门功课都是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无棣县高等小学，经过两年努力，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无棣县师范讲习所。

徐尚武毕业后，先后在店子、徐家园村等村任教员。他对学生犹如兄弟姐妹般，事无巨细，带领学生修盖校舍、种植菜园。他反对封建迂腐的教学制度，倡导新的教学方式，利用学到的知识激发学生新观点、新认知。

1933年，中国抗日救亡运动铺天盖地而来。教书期间，徐尚武结识了无棣县水湾镇刘风台村石景芳，后任中共无棣县委书记，开始接受新思想的启蒙，接受党的教育。在石景芳等人的启发帮助下，他逐渐明白了中国为什么贫穷落后，为什么会受帝国列强宰割的根源，认定了只有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才是一切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翻身解放的必由之路。

徐尚武跟随石景芳，联络进步青年，串连革命师生，编写革命歌曲，印发抗日传单，呼吁广大人民起来抗日救国，足迹遍布全县。并与石景芳、关星甫、于梅先、丁涌生等革命者，在无棣县刘丰台村，组织了“友谊读书会”“抗日救亡会”等进步团体。读书会会员后来发展到80多人，存有进步书刊百余册。参加读书会的成员有不少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冀鲁边区抗日武装——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并成为其中的骨干和中坚力量。

(二)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七七”事变后，无棣沦陷，学校被迫停课解散。目睹日寇烧杀淫掠的血腥暴行，徐尚武满腔怒火，驱除倭寇，誓死报国的种子也在心中深深埋下了根。徐尚武投笔从戎，荣耀更名尚武，以名字激励自己，要用武力还击列强。

然而，面对日伪军犯的罪行，国民党官员早被

吓得东藏西躲了起来，大街上一片狼藉，哪还管老百姓的生死？

徐尚武趁机联合石景芳和张荣亭等人，以无棣县小学教员联合会的名义，并发动师生签名，向国民党无棣县政府施压要教育基金，经过交涉，迫使逃到水湾街的国民党无棣县政府县长朱康济交出一部分教育基金。组织用此款购置枪支后，与县委书记石景芳等抗日救国骨干一起组建起抗日武装——无棣县民众抗日武装大队。虽然这支自发的农民武装后来被伪顽势力挤垮，但徐尚武的名字已开始无棣家喻户晓。

中共鲁北特委组织领导的国民革命军别动总队第31游击支队攻克无棣城后，徐尚武以及无棣县民众抗日游击大队一起加入敌后第三十一游击支队。加入正规部队后，他更加积极参与抗日斗争，经过层层考验，已经完全独立工作。后来，徐尚武奔赴庆云县，被编入了共产党领导的爱国抗日武装——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游击支队，任大队长。后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任庆云县战地动员委员会宣传部长。

庆云工作期间，徐尚武在温家村搞宣传，发动群众，公开提出了“除霸安良，打列强，除军阀”的口号，树起了抗日武装大旗。不久以后，又兼任锄奸部长，负责鬲津河一带地下工作，他不怕艰险，深入虎穴，率领群众处决了当地欺压和残害人民群众的匪首“螳螂脖子”，极大地鼓舞了群众的斗志。

(三)

徐尚武在战斗中的勇猛表现，受到上级的表彰。1939年，调任临邑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当

时，形势异常复杂，局势混乱，恶霸、土匪、汉奸等纷纷纠集武装，占地为王，号称七十二个“土匪司令部”。徐尚武到任后带领机关干部走乡入户，发动群众，了解敌情，大胆出击。通过对敌人进行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工作方法，很快就打垮了72个“土匪司令部”，使临邑县的抗战形势迅速得到好转，各级抗日武装、民主政权在敌后相继建立。在足智多谋的徐尚武带领下，县大队由原来的三个中队扩编到六个中队。他带领着县大队战士们，经常伏击、奇袭日伪军，使日伪军闻风丧胆，不敢轻举妄动。徐尚武被日伪军称为“徐阎王”，悬赏大洋一万元要买他的人头。

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的战略相持阶段，疯狂的日军对华北华中频繁“扫荡”，我们的正规部队损失严重。徐尚武率领临邑县大队为掩护边区和地委人员，多次与敌人正面交战，身负重伤。伤情刚刚好转，便又返回工作岗位。

1943年1月25日，日寇纠集济南、德州、商河、齐河、临邑等地日伪军5000余人，对鲁北一带实行大“扫荡”。正在皂户李庄召开整军会议的二分区和地委专署、基干营和黄河支队共700余人被日伪军包围在方圆不足20里的圈内。在万分危急的情况下，徐尚武主动放弃了随机关转移的机会，坚持留下来阻击敌人。

敌人的大炮在身边隆隆作响，我们的弹药越来越少，战士伤亡不断增加。为冲出重围，关键时刻，徐尚武振臂一呼：“同志们，有能力的跟我冲出去，就有活路。没有能力冲出的，留下来掩护同志、阻击敌人。实在不行了，留下一颗子弹给自己，我堂堂大中华的子孙，绝不能当小日本鬼子的俘虏！”说完，他撕开上衣，敞开胸膛，手持刺刀，象一只凶猛的狮子，带领剩余的50名战士向

着敌阵发起最后一次冲击。

枪林弹雨中，徐尚武身负重伤，鲜血染红了军装。战斗到王楼所在阵地上，只剩下徐尚武司令员一个人。撤退到一户农院时，被一位白发老人藏在自家的地窖里，不料却被趴在墙上偷窥动静的伪保长刘金发看见。败类向日军告了密，日军将点着火的秫秸扔在地窖口，滚滚浓烟很快涌入地窖，身负重伤的徐尚武牺牲在地窖里，时年31岁。丧心病狂的日军从地窖里将徐尚武遗体拖出来后，拍了照，并割下英雄不屈的头颅，悬挂在临邑县城南门的门楼上……

这次战役，主力部队安全转移成功，徐尚武与73名战士为国捐躯。血的抗争，火的呐喊，在无棣县，在我们身边，无数的英烈，为了心中的信仰，抛头颅洒热血，他们是无私的创建者。与日寇和国民党顽固派不屈不挠的生死搏斗的战场上，英雄辈出，在抗日救亡的前线，写下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篇章。“功同日月先烈英明垂青史，誉满山河英雄遗志展宏图”。

如果没有英雄烈士们的勇敢奔赴战场，哪里换来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前人种树后人乘凉，他们的英名化作繁星照亮黑夜的天空。他们用血肉之躯铸成新的长城，他们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代代中华儿女自强不息。

三川村英烈往事

姚严文

清明假期回三川村祭祖。

早春4月，冷风料峭。洁白的浮云在暗淡天幕间缓缓游移，路旁植被大都没有着色，高速行驶的窗外只看到一派肃杀与广阔。从大高出口下来，径直向西是修葺一新的滨阳大道，依旧是平坦的路面，只不过心情随着减慢的车速变得温润起来。距离熟悉的村庄越来越近，一份油然升起的悸动愈加恳切。故乡的梨园就在目侧，清晰的车窗外一束束含苞待放的粉色花蕾迎风傲立，宁静的三川村掩映在花团锦簇的乡路尽头。

很久没回来，村里的“大事小情”又错过不少，扫墓返回老屋途中，邻家二嫂在路口与我攀谈，传递着近来乡中变故：知道吗俺弟，希元奶过（故）去了。这条“资讯”迅速发酵了，二嫂仍喋喋不休，我的心在最初的惊愕后猝然收紧。

希元奶是一个泛用代称，村落婚姻中，女性本名大多灭失于走进婆家门庭的最初岁月。希元奶的正式身份是希元爷原配。我错愕的初衷不在于她90岁寿终正寝的光阴圆满，而是叹息于伴随老人而去的，是关于一个村庄的靓丽传奇正在褪去最后一束荣光。

一、希元爷和他的同村战友

《阳信方志》有载，张三川村原名花牛张。原始居民为明朝早期枣强南迁余脉，姓氏组成初以张姓为主，历经年代更迭，至清末民初全村杂姓多达10余家。因有钩盘通衢之利，耕作农事外，多有手工、乡贸业者，其户累积余财。另据村中长辈人讲，为保家舍，凡赵、商大姓年轻男子常于南北行货间隙，制备刀枪棍棒以自卫，后经沧津一带名师指点，竟习得一套颇具样式的棍拳技法，由此，三川儿郎豪武英侠之名在梨乡腹地流传甚广。

当然，对今天的继任群体来说，村庄“正史”从来不是风花雪月的传说，砥砺实干才是其踏实的骨骼与形貌。在和美如画的三川村，真正经得起考验和推敲的“村级大事件”还要首推希元爷他们的英烈事迹。可以说，由商二爷，赵三爷和刘三爷组成主人公系统的题材叙

述中，希元爷是当之无愧的历史留声机，为了祭奠逝去的硝烟和苦难，他以豁达余生见证了战友们为之献出生命的前世繁华。

脑海中的希元爷总是红光满面，浓眉圆脸，一副魁梧身板，走起路来如壮牛伏脊，似泰山崔巍。晚年他耳背很严重，慈祥笑容间常因交流中的字句探究变得更加憨厚可敬。那段时间，因长年服役在外与村中多有隔绝，希元爷似乎已经敲定我是跟他在一个战壕里吃饭的人。每次回乡路遇，他总以宏阔的嗓门大老远招呼我：“老大，咱们都是党的人，不能在队伍上丢脸呵。”话语间有急切，更有叮咛。每及彼时，总让我如芒在背，汗颜不已。

希元爷生于1925年，世代务农的家境几近家徒四壁。生逢乱世，成年参军，在闭塞乡村，这似乎成为既无奈又实惠的不二选择。

赶跑日本鬼子第3年，渤海军区在鲁北地区做征兵动员，希元爷与同村三个同龄人名列其中。一年中，一个村子里4名青年光荣入伍，在当地传为佳话。光荣闻名乡里，亲情实难割舍。尤其是战火纷仍的年月，亲人间一次分离往往成为命运路上的最后诀别。事实上，除了希元爷数年后以荣军之身返乡生活外，其他三位三川村优秀男儿，均以人民英烈之殇，永远告别了生养自己的这片土地。

二、饮血太原与假衣济母

赵三爷和希元爷不但是同年同村兵，新兵军训后还被分到同一战斗连队。据希元爷讲，部队拉练西进后不长时间，他们俩就加入到解放太原的攻城战役中，一见到这两个人高马大的北方乡党组合，首长们高兴得直拍大腿，直接把两人安排到山炮连主攻位置，赵三爷负责牵马引炮，希元爷负责填弹测距。一个脾气倔强，但做事认真，一个力壮如牛，爱炮如手足。马行炮稳，弹无虚发，两人搭档默契，很快成为前沿部队的模范炮手。

昂然走入炮火，坦然面对生死。一生沉默寡言的希元爷很少在人前激动失言，但说起攻打太原城这段经历，总是赤红着面孔，情绪异常激动。尽管希元爷已经离开三川乡亲10个年头，但我一直认为，伴随老人音容笑貌的那几次倾情交谈，才是最见乡情本色的人间讲述，其穿透力足以穿越眼前任何散漫时光。

有史料裁证，太原战役是解放战争中最为艰苦卓绝的伟大战略实践之一。由徐向前、周士第领导的第一兵团，经过近半年时间围点、打援方略实施，成功拖住并化解了阎锡山主力部队，为正在和即将展开的平津、淮海战役争取了宝贵战略部署空间，而其付出的战场代价也创下同期战役伤亡之最。后辈人从未谋面的赵三爷，正是解放太原4.5万英魂中的不朽一员。

那是一片城郊的枣林，早春的黎明格外寒冷，一场近地战打响了。敌人的碉堡一个连着

一个，方圆一里地有数不清的暗堡枪孔，天色昏暗不明，暗堡勾连丛生，冷不丁一条火蛇就会在眼前开花，很多人不明不白葬身其中丢了性命。时隔半个世纪，希元爷的神智却异常清晰：老三牺牲太突然了，他是被一颗流弹炸飞的。没成想躲过了数不清的暗堡，还是逃不过天上掉下来的大铁球。当时天已大亮，老三牵马走在前面，枣林隔开了我们的行进距离。随着一声破空闷响，一枚炮弹重重落在前方不远处。我快速卧倒并顺势抱头张开嘴巴，一记巨响硝烟一片，接下来周围一片安静，顾不得收拾，直扑老三跟马的方位，前面早就没了声响，他们都找不到了。烟火散去，眼前的景象让人目瞪口呆，山炮倒斜在足有一米多深的弹坑边缘，五六米外一颗光秃秃的枣树上，挂着一坨黑乎乎的惨人物件。这时已经有人过来支援，大家七手八脚归拢着枪械马具。枣树上坠挂的是马的部分躯体和肠胃，树下不远处是胳膊和腿部轮廓混成的半具人形，头颅胸腔模糊不辨，腰身位置的藏青布上，我发现了那块熟悉的补丁，这是老三能留下来的最后纪念了。说到这里时，希元爷老泪纵横，泣不成声：我的三兄弟临走前没有说出一句话，我只捡到了他的一只手臂和一条腿啊！

来不及哭泣和悲伤，那个条件下，快速打扫战场才行。强忍悲痛，希元爷亲手埋葬了从一个村庄走出来的乡亲。枣林界埂上竖起一个简易土包，没有笔墨，没有砖石，甚至也没有留下可供辨识的墓志线索。多年后，赵三爷的木生子（孕中尚未出生）多次找到希元爷要到太原城下寻找先父墓址，憨厚的老人总是一脸苦笑：出了那片枣木林，俺也分不清那里是哪里啊。

赵三爷牺牲后，家人不敢将噩耗告诉过门不久且刚娩幼子的妻子。日子久了，为了打消她的疑惑，三爷两个哥哥甚至还联手“谋划”出“善意”的骗局：村里人时常会跑到赵三媳妇面前，有的拿着婴孩衣帽，有的擎着还没有打开的信封，大家欢闹着坐在一处，说是要听听老三在队伍上的新鲜事。年轻女人目不识丁，哪里架得住这般乱真的招数，每及此时，都会抱着嗷嗷待哺的孩子，为乡邻们端茶倒水，在隐去的泪光中重拾起新生的希望。她哪里知道，这希望会伴随着儿子的成长一直将她送向生命晚年。多年后，坚强而操劳无间的赵三奶在安装着殷红烈属挂牌的老屋中溘然长逝。这时候，老人家早已妇孺绕膝，儿孙满堂。

三、5岁不下怀与江边祭父

与希元爷同时参军的，还有跟我家老屋一个胡同的商二爷。商二爷生得膀阔腰圆，一表人才，上面来征兵一眼就相中了他。已成家室的他瞒着家人报了名，父兄闻讯后逼他把名字撤回，一心向往革命的二爷，竟跟大家玩起捉迷藏。别人还好说，娇妻幼女这头最难应对，趁着二爷尚未离家，三天两头找到父兄理论不休。无奈一根筋认准的道八头牛也拉不回，及至送行那天一家人弄了个不欢而散。

商二爷的从军经历很难查考了，颇有阅历的希元爷也只了解大概。听他讲，在渤海教导旅参加新兵集训后，商二爷、刘三爷就跟他们分开了，只听说商二爷分到了开拔东三省的队伍，具体哪一支就不甚了解了。三川村一别，永生再无相见。倔强的商二爷离别父老奔向梦中的山河，三年之后，在遥远的抗美援朝战场，他以英烈之躯长眠于白山黑水间，成为人们记忆中的英雄。

二爷离家时，小女改信儿还不到一岁，女孩子生得聪慧可人，一家人将其视为掌上明珠。改信5岁时母亲改嫁十里外的乡村木匠，那个年代，孤儿寡母的日子实在煎熬。商氏父兄不好多做挽留，只提了一个请求：为二爷留根，把改信留在三川村。善良的二奶同意了，后来的年节走动中，大家始终和睦相处。

四五岁的孩子玩劣多动，离开父母后的管教，更令人头疼，长兄希堂爷承担起了教养改信的全部责任。为此，跟二爷有相同秉性的希堂爷宁肯把自家事放在一边，也不允许小侄女受到一丁点儿委屈，村人们都说养侄不养儿，希堂爷在张三川是独一份。于是，农忙繁杂、生活清苦的街巷间，邻居们经常看到大伯抱着小侄女匆匆走过的身影。再忙再累只要侄女一声召唤，希堂爷必是第一时间到场解围。遇有伙食改善或者串街货郎到门，改信总是全家第一个尝鲜的“主儿”。时间久了，自家妻儿难免醋意连连，在一片“白眼”中，希堂爷依旧我行我素，毫不为意。他一贯的说辞是：“兄弟不在了，孩子就是商门的眼珠子，谁来攀比也不成”。此言一出，众皆默然。

伯侄情深的温暖画面一直延存到希堂爷离世，当时，改信已结婚成家长期在东营油区工作。人到中年后她与老家往来少了一些，但每逢伯父生辰忌日或家中有事，她仍旧不辞劳苦，奔走两地。每提及希堂爷，已入老龄之年的她眼中总是噙满泪水，大伯对她的好，她感念终生。

2010年前后，孩子们带改信到东北旅游，鸭绿江边，年近7旬的她将浑浊的目光盯放到一面巨型石碑上，久久不肯离开。那是为铭记当年援朝胜利，全新辟建的英烈名谱长廊中一块高耸的碑刻。在孩子们引导下，她终于找到了父亲的名字。那一刻，老人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60多年了，从未真正相见的父女在这里相逢了，一面是滔滔江水外的异国他乡，一面是欣欣向荣的中华大地。父亲！我来看你了。在女儿心中，您是永远挺拔的高山！

四、刘三爷之憾及尾缀

三川村民对于刘三爷的记忆比较模糊，这大抵与他参军时尚未娶妻生子有直接关系。据三爷子侄辈本家回忆，刘三爷家丁众多没有上过学堂，年轻时喜欢任侠游荡，活泼好动的性格颇受乡邻们认可。

刘三爷离开村庄后的光辉事迹及牺牲时间很难确证了，长辈人都说他牺牲在解放山西的战场，按年龄估算，牺牲时大概22岁上下年纪。那个年代烈属待遇落实简陋，除了一张泛黄奖状，物质环节微乎其微，再加上父母早逝，兄弟姊妹忙于自家生计，时间流逝中，刘三爷的名字先是被外界忽略，及至后来，逐渐演变成一个简单名姓符号，以至于多年之后，大多数三川人已经很难想起自己村庄间，还曾经走出过一位本该英名长存的刘姓子弟。

从乡俗角度衡量，希元爷在4个战友中无疑是幸运的。退役后他回到了三川村，先是娶了比自己小10来岁的希元奶，并一骨脑生下八、九个子女，接下来，又被委以500人口的村庄支部负责人，并将这一身份保持到花甲之年。早年的离乱，青春的战斗，壮年的奔波，丰厚的生命历程，壮阔了希元爷的命运走向。他遇事果敢，办事公道，适度饮酒外，生活中再无不良嗜好。从老支书位置上退下来后，他很少在村中走动，每每有入伍升学或者婚丧嫁娶，总要到家祝贺，雄壮话语间多是趋人向上的谆谆嘱托。同样识字不多的他，一定拥有着一个无比强大的信念：老天让我活下来，堂堂正正做人，光明磊落干事才行啊。

10年前，享年90岁的希元爷，于老宅中溘然长逝。高龄堆垒起坦荡的生命，慈祥的容颜感动了整个村庄。今年清明，希元奶离开时同样面目轻盈，村里人都说，奶奶和爷爷早就约定好了：携手走过苦辣酸甜，最后都要笑着离开。

三川村英烈往事，大概如许，转述遗漏和失真处姑妄不论了。这里要深深感激清明时节刚刚离开的希元奶，如果不是源于一份由衷感佩，倦怠的书写不知道还要让这段依稀可见的“村史”延宕到猴年马月，才会被后人传承发扬，或者干脆在少人问津的时事中，将村落繁衍中的热血与辉煌沉陷于最终的湮灭。

抗战胜利80载了，援朝战事也已经过去70余年。很多记忆，人们已经歆歆难判，特别是在信息碎片无限堆叠的今天。但是，用血色染成的过往毕竟不同于声色犬马的光阴浮夸。鲜红血液乃至贲张脉搏铸就的巍巍广厦，在任何时光段落中都不应折损其耀世荣华。于是，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必将在无穷岁月中重拾伟岸，奏泻出跃动不息的生命乐章。

七一前夕，一场疾雨刚刚退去，我伫立在荡涤一新的渤海英烈碑铭长廊前，以后来者最大的虔诚，认真端详着镌刻其上的数以万计的英名排列。当行至一个无比熟悉的村庄标识前，不禁思绪万千：激动感慨又悲悯念人，还有一缕莫名惆怅。本应鲜花遍地的游廊，行迹罕至的僻静让这里落寞丛生。不打扰不等于心灵忘却，由衷期待这份乡情遥寄的温热情愫，蓦然晋级为普世景从的精神仰至：铭记先烈，不枉今生。暑气渐退余晖中，我肃然退出陵园，行前我极其郑重的抵掌抚碑，深情吟诵着三位老乡亲的不朽名讳：赵德观，商文林，刘德俊……

邹平乡师七君子

由俊佐

“邹平简师”全称“邹平县立简易乡村师范学校”，位于县城南门里路东文庙内。学校创办于1933年秋，招收高小毕业以上文化程度的青少年，开创了本县办中等普通学校的历史。前两任校长为张实舫和宋乐颜，当时的教师多为地方文化名人，都是一些老学究式的人物，搞一套封建色彩和奴化的东西，学生为文化而文化，闭门读书不问政治。

1935年，应梁漱溟请求，全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介绍自己的弟子，同为教育家的张宗麟来此担任校长。张校长与简师附小校长梁君大（梁漱溟外甥女婿）一起，倡导陶行知“生活教育”办学思想，和南京“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办学方针，大力开展民众教育，通过读书会、歌咏队、宣传抗日救亡、野营等活动，使学生接触了社会，接触了实际，在实践中得到锻炼和提高。

当年，《八一宣言》的发表和“一二·九”学生运动，在简师和附小引起强烈反响。学校积极响应，组织师生上街演讲、演话剧、募捐、教唱抗日歌曲，掀起了邹平抗日救亡热潮。

1935年底，梁漱溟到济南找韩复榘汇报，回邹平后召开了有研究院、县府各单位、简师、附小干部和学生参加的大会。会上，梁先生讲了战争形势和研究院的对策。总的意思是要大家不要着急，形势虽趋紧张，政府自会应付，希望大家安心继续搞乡村建设。即使日本人来了，我们也继续搞，他

们不能把我们怎么样。

由此，产生了积极抗日和妥协自保两种势力的激烈斗争。前者以邹平简易乡村师范学校校长张宗麟为代表，包括进步师生、职工以及主张抗日救国的群众。后者以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院长梁漱溟为代表，追随者为乡建院少数显要人物，以及县内外封建地主、豪绅代表。

1931年3月，梁漱溟来邹平创立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改革教育，开发民智；推行民兵制度，实行乡村自卫；兴办合作社，引进科学技术，改良农业；废除旧风俗，提倡新风尚。促进了社会生产力发展，提高了群众文化素质，使邹平的社会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成为当时国内外关注的焦点。但在抗战初期，梁先生为什么没有表现出坚决的抗日态度呢？后来，他在《我努力的是什么——抗战以来自述》中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抗日的两个条件，一是必须有无限的兵力，二是不要要求摧敌于一朝。所以必先增厚国民的抗敌情绪及能力，求得无限兵力。继而加强政府的统治力量，去指挥运用此无限兵力。而政府的力量强大，有赖于多数国民的支持；要政府能遂行其统制，有赖于下层机构的健全灵活。但照现在情形，上下之情未通，希望老百姓支持政府很难；民众缺乏组织与训练，要下层机构健全灵活更做不到。也即是说抗日条件尚未成熟。学生不是抗日的主力，他们的抗日活动只是徒有一腔热情。当下学生们的首要任务是读好书，听

从组织，做好对外抗敌的组织训练。

“乡村建设工作，正是切近农民日常生活加以教育及组织，健全地方下层机构，为政府统治运用之准备；正是解除一点农业上痛苦，培养农民爱国情绪，并增加其抗敌能力的。所以我们正是从事抗敌的工作，纵使缓不济急，但似别无更急切有效的办法。我们主张扩大乡村建设工作以应敌。”

所以，抗战初期，梁先生选择了明哲保身，保乡村建设实验的成果，保自己的理想主义。当日寇的铁蹄踏破邹平大门的时候，他选择收拾行装，离开了邹平。

1936年初，乡建院当局对简师这个革命教育阵地发动了进攻，下令赶走校长、封闭学校。简师、县立实验完小以及乡村建设研究院广大革命师生义愤填膺。简师学生罢课，抗议研究院当局的倒行逆施，要求张宗麟继续主持简师工作。国民党邹平实验县县长徐树人派出大批武装警察，包围了简师，监视并准备逮捕革命教师和带头学生。为了不让事态继续扩大，张宗麟被迫离校，全校师生隆重送行。

自此，邹平县立简易乡村师范被并入乡村建设研究院师范部。后又将师范部改为“山东省第一乡村建设师范学校”，邹平简师成为这个师范学校的简师部。

收并后，简师部学生采取了更加坚定、更加灵活的策略，与研究院当局展开了新的斗争。上一届学生刘瑄、苗柏杰与乡建院中的地下共产党员柳运光、訾乃全、傅同庚取得了联系，恢复了张宗麟校长时期在梁君大、邹德馨、邹晓青等进步教师帮助下秘密建立的读书会，一个广泛团结同学和联系青年的群众性组织成立。在此基础上，又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

当时“民先”组织是秘密的，主要活动是领导读书会，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救亡主张，组织领导学生运动，抵制研究院的反动政策和奴化教育，团结广大师生，广泛联系社会上的进步人士和力量。在此期间，刘瑄被中共邹平乡建院地下党组织发展为中共党员。

1936年暑假前，乡建院数学教师焦萤晶，在课堂上讲“学不好代数还谈什么抗日救国！”这种只让“埋头读书”，不许抗日救国的言论引起学生们极大愤怒，遂将其赶出教室，并全班罢课。为此，梁漱溟亲自出马，与学生代表进行了一次辩论和说理斗争。同学们坚持抗日救国，批驳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主张和学生只应“埋头读书、莫谈国事”的奴化教育。最后的结果是，解聘焦萤晶，撤销开除学生决定，只动员同学“到校以后要好好读书。”

1936年底，邹平县学生运动和抗日救亡活动有了很大发展。出版抗日救亡报纸，在街头张贴时事新闻，进行抗日募捐，到前线去慰问抗战将士，还成立了抗日青年团。当时形势非常明显，日本侵略者一过黄河，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组织起来进行武装斗争。为此，抗日青年团计划团结怀焕文、杜永辉等爱国军事教官，再争取一部分乡队武装，组织起来到南部山区坚持抗日游击战。但由于形势急剧变化，计划未能实现。

此时，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全国人民把眼光转向延安。一批批进步青年从四面八方涌向革命圣地，“到延安去，到前线去”成为当时最流行、最响亮的革命口号。

1937年11月，经梁漱溟外甥女婿刘传尧（中共党员）介绍，当时冯文彬、胡乔木正在延安举办“西北青年救国会战时青年训练班”，如果想去，他

可以找人开介绍信，去找一位姓郭的红军。于是，邹平乡建师范的革命师生积极酝酿着到延安去。经过串联，想去延安的不下一二十人。但是由于交通联络不便、时局急剧变化等种种原因，按照事先约定的时间地点，最后到兖州乡师会合，并成功到达延安的只有刘瑄、罗琪、戈华、苗柏杰、李振江、霍方侠、张玉山七人。同学们称他们为“邹平乡师七君子”。

去延安的路上，同行者很多。有平津的流亡同学和京沪的青年学生，大家经洛阳、郑州结伴西行。在火车站，学生们往车上冲，军警就往下赶。有的同学高声与他们讲道理，“我们的家乡都被日本人侵占了，为什么还不让我们上火车！”好不容易挤上车，刚走了一站，又被军警用明晃晃地腰刀赶了下来。学生们只好在附近的大庙里暂宿，也不知过了几天几夜，才到了西安。

西安一带更是非同寻常，国民党军警林立，到处贴广告竖招牌，大字标出这个大学免费招生，那个军官训练团要人，遍设关卡，强拦硬扣，拦截青年去延安。但这只能是螳臂挡车，如潮般的全国男女青年，从四面八方纷纷涌向延安，势不可挡。

到达延安的第一站，先入安吴堡“西北青年救国会战时青年训练班”学习。一个月后，通过考试选拔，分期分批送延安抗大、陕北公学。乡师七名同学带着介绍信到青训班报到，后编班入学。冯文彬、胡乔木等同志上课，并结合军事训练，有时夜间打野外、搞演习。毕业考试，七人都榜上有名，后奔赴延安。几百里山路，大约走了六七天，到达延安后，被编入陕北公学。

陕北公学的校部在清凉山下，学生住在下面一条沟里。吃的是小米饭，住的是窑洞。住不开了，学生们就自己动手挖窑洞。每个窑洞中都有一大块

未挖掉的土方，铺上柴草就是炕。一盘炕上四五个人，冬天没有被褥，同学们和衣挤在一起，睡得很香甜。物质条件虽差，但群山环抱的这座古城热血沸腾。天还未亮，四处就响起嘹亮的歌声。夜幕降临，各个山头又亮起点点灯火。千千万万的人在紧张地学习，热烈地讨论，愉快地生活。

清凉山顶有个大庙，是开党小组会、组织党的活动的地方。站在山巅，举目四望，对面就是宝塔山，右边就是延安城，水从山下蜿蜒流过。新华通讯社、解放日报社、新华广播电台等都设在这里，人们习惯地把清凉山叫做新闻山。陈毅曾在这里留下诗句：

百年积弱叹华夏，八载干戈仗延安。

试问九州谁做主，万众瞩目清凉山。

在学习过程中，同学们经常可以听到任弼时、张闻天、博古等中央领导人作报告。周恩来每次从重庆回来，也总是给学生们报告国际、国内形势。

1937年底，毛主席来到学校，在大院子里给大家作报告。当时天气很冷，主席穿着一身灰色棉军装，衣领上缀着红布领章，两条裤腿的膝盖上都打着偌大的补丁。他站在一张长方形桌子旁边，一支接一支地吸烟，不时甩动着长长的头发，用浓厚的湖南乡音把大道理讲得深入浅出，诙谐有趣。主席说，延安这个地方，一没得官做，二没得福享，大家来到这里，吃小米饭、住窑洞，够辛苦了。接着他问一位同学，你到延安来学到了什么？同学回答说，学会了爬山。主席说，我看这也对，但这只是说了腿，用腿爬山，这叫艰苦奋斗的作风。我想还有一条，就是脑袋，这还应该是第一条，就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也就是共产主义理想。

1938年，同学们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仪式由中共陕北公学党总支主持，在一个山洞里

举行。

那个时期，延安这座革命大熔炉，培养了一批批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优秀战士，这里边就包括从邹平乡村建设师范走出去的七名同学。他们在延安学习和成长，又从这里出发，走上不同战场，走上漫漫征程。他们后来的人生之路都是九死一生，他们身上都有伤疤和弹孔，他们都能活下来完全是例外和万幸。他们赤胆忠诚，敢于牺牲，踏实肯干，不求名利。在不同的岗位上，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奉献了青春和热血。他们不仅是邹平乡师七君子，更是“邹平英雄”“山东好汉”。

当日本侵略军越过黄河侵占邹平后，经过中共地下党和张宗麟校长长期教育培养的，具有一定斗争经验的乡师师生和广大青年，绝大多数都在本地和其他省市参加了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救国武装斗争。在相当长的革命战争和建设事业中，许多师生为了革命事业和人民解放壮烈牺牲，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让我们牢记邹平乡师的这群热血青年，牢记邹平乡师七君子。

附简历：

刘瑄（1917—2010），原名刘怀普，邹平市明集镇张辛村人。

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入安吴堡青训班学习。抗日战争时期，任冀西游击队三支队连、营政治教导员，支队政治部副主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新编第十一旅三十一团政治处主任，团政治委员。1945年任太行军区第六军分区十三团政治处主任。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三纵队九旅二十五团、七旅十九团政治委员。

1949年任第二野战军十一军二十一师政治部主任。参加了上党、邯郸、淮海、渡江、西南等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师副政治委员。1951年任志愿军第十二军三十一师政治委员。1954年起任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军政治委员，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第一分院院长，第七机械工业部一院院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高级陆军学校副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和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副兵团职离休。

2010年3月20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

罗琪（1920—2020）原名张继丙，邹平市魏桥镇张家村人。

1937年前在邹平简易乡师学习，1936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7年入延安陕北公学，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晋察冀边区印钞局副局长、局长。1943年先后任灵邱、泽源两县县长。1945年任晋察冀边区烟草公司副经理。1948年到中原军区，后转业任武汉中南区人民银行区行办公室主任。1953年任人民银行总行信贷局副局长。1954年任重工业部生产技术司副司长。1957年任国家冶金工业部有色金属司副司长、司长。1976年任冶金工业部政治部负责人兼机关党委书记。1982年任国家有色金属工业管理总局副局长、党组成员。1984年任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常务董事。

2020年6月18日，去世。

戈华（1919—1996）原名郭念春、郭华，邹平市魏桥镇郭吕村人。

1937年前在邹平乡村建设师范读书，加入“民先”组织。1937年入延安陕北公学学习，后留校工作。1937年在华北联大工作，到敌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联大、抗日建国学院、群众干部学校做教育工作。1942年到地方，历任教育科长、县政府秘书、中共雁北地委宣传干事、山西浑源县委宣传部部长、浑源县委书记、中共北岳区党校组教科副科长、中共察哈尔省南下四地委宣传部部长。1949年南下到皖南任池州地委宣传部部长、皖南党校副校长、安徽省党校党委书记、安徽大学党委副书记。1952年调中央组织部工作，任干训处副处长，1957年任河北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1960—1963年任河北大学党委书记。1963年调北京大学任党委第一副书记、副校长。1981年调林业部工作，任教育局局长、部党组成员。

1996年，去世。

苗柏洁（1916—1998）曾用名苗百杰，邹平市九户镇安祥村人。

1933年入邹平县简易乡村师范，1936年加入“民先”组织。1937年赴延安入陕北公学。1938年在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任文书、秘书。同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到马列学院深造，毕业后参加军委总政治部派往政府的征粮工作团。1942年到中央军委三局通讯学校任教育干事、教员。1945年到东北，历任教育科长、教育队长等。1948年起历任厂长、公司副经理、国家建委副处长。1957年调到东北工学院，历任党总支书记、后勤主任、党委纪委副书记等职。

1998年，去世。

李振江（1919—2016），邹平市魏桥镇刘聚桥

村人。

1936年3月参加革命。1938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3月至1937年9月在山东邹平乡村师范任民先队小组长。1937年11月在陕北公学学习，1938年赴晋察冀二分区工作，先后任五台县区委书记、县委宣传部部长、阳曲县委书记、孟寿县委书记、忻县县委书记、代县县委书记。1945年8月至1949年5月先后任晋冀二地委宣传部部长、鄂豫黄安县委副书记、鄂豫区委宣传科长。1949年5月任湖北省委组织部科长，1953年1月任武汉市直属机关党委书记，1954年1月任武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1954年12月任大冶钢厂党委书记、黄石市委委员，1962年3月任湖北省委工业部副部长，1963年11月先后任武钢党委副书记、书记。1969年1月任武钢革委会副主任。1970年12月任黄石市委副书记。1972年9月先后任武钢党委第三书记、第一书记。1981年4月任吉林省副省长。1982年7月任吉林省副省长、吉林市委第一书记。2015年8月享受省长级待遇。2015年9月荣获“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

1989年12月离休。2016年4月3日在武汉逝世，享年97岁。

霍方侠（1920—2019）原名霍青，邹平市孙镇霍坡村人。

1937年12月参加革命。1935年9月入邹平乡村建设师范读书。1937年12月奔赴延安，入陕北公学学习。1938年5月到安吴堡青训班工作。1939年加入西北青年战地工作团。1940年5月到延安“毛泽东专业干部学校”学习。1941年3月到延安中央青委干部部工作。1941年10月到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工作。1946年3月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

1946年4月调东北西满分局任黑龙江省讷河县县长、县委书记。1953年1月起黑龙江省财政厅厅长、计划委员会副主任、鹤岗市委书记。1973年起任牡丹江市委书记、牡丹江地区地委书记。1982年5月黑龙江省委组织部副部长，1985年6月任黑龙江省顾委常委。

2019年，去世。

张玉山（1918—2015）邹平市魏桥镇崖镇村人。

1937年10月赴延安，先后在陕北公学、抗大分校学习，后分配到八路军115师工作。1938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在115师工作。解放战争时期在第三野战军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在军事工程学院（哈尔滨、武汉、南京）工作。1964年转业地方，先后在林业部、中国科学院工作，分别担任连指导员、宣传科长、专科政委、系副主任、宣传部副部长等职务。离休前任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副所长。

2015年8月，去世。

血染的土地旗更红

陈德泽

铁营洼位于乐陵城东南，在阳信县与德州市的乐陵市、庆云县交界的铁营镇。因大洼中心有个较大的村庄叫铁营村，由东营、西营、南营三个村组成，铁营洼由此得名。抗日战争时期，铁营洼属冀鲁边三分区阳信县管辖。当时的大洼方圆数十里，是一望无际的盐碱地，村落稀疏，旷野荒凉，沟壑纵横，红荆和刺蓬棵遍地丛生。

正是因为如此艰苦的地理条件，使其成为冀鲁边三分区、阳信县政府机关和各抗日武装经常活动和隐蔽的地方。使得铁营洼成为抗日的堡垒，党政机关和军队的根据地，军民关系情如鱼水。

那场铁营洼阻击战，成为渤海区抗日战争时期，冀鲁边区我军与日伪开展的一次最惨烈的战斗。

1943年1月下旬，阴历年关将近。驻济南、天津、惠民、沧州的日军，共同策划了这次联合行动，对铁营洼进行了一次血腥大扫荡。1943年2月2日，即农历腊月二十八深夜，连续下了两天的暴风雪刚刚停下，日寇调集济南、天津、德州、沧州、惠民等地（包括宁津、德平、南皮、盐山、庆云、乐陵、阳信、沾化、惠民、商河、蒲台、等地）的日伪军两万余人，动用快速运载部队

汽车200余辆，配备骑兵、装甲部队等，长距离奔袭，以铁臂合围之势将铁营洼团团包围。

战斗发生之前，虽然我军上级已经预测到近期日军可能要进行一次大的扫荡，也得知日伪军这次扫荡的规模。冀鲁边三分区的大部分党政机关提前得到上级情报，及时进行了分散隐蔽。但活动在阳信、乐陵、庆云三县交界的铁营洼部队和机关却未能及时得到通知。

此时，驻扎在铁营洼的主要有阳信县政府机关、阳信县大队和阳信五小队、虎山小队部分人员、乐陵花园区中队、庆云县大队，三分区副司令员李永安带领的一个手枪班、三分区教育科等党政人员和部队干部、战士近400人。

形势比往次扫荡要严重得多。

2月3日（农历腊月二十九）黎明，浓浓的大雾笼罩着，枪声从铁营洼四面八方响起。三军分区机关和部队以及逃难的群众试图从各个不同方向突围，都被迎面包围上来的敌人堵截了回来。敌军形成了日军在后，伪军居中，从十里外被驱赶来的群众在最前面的合围，在对面不见人的大雾中，向大洼中心涌来。

阳信五小队往大张村方向撤退，于大张四座坟

处监视敌人2个多小时，然后撤进大张村与3个班会合。约上午10时许，副司令员李永安从西南涝洼韩郑庙方向赶来，见到五小队队长李清寿说：“李队长，看来这是敌人的一次大规模扫荡，我们只有准备突围！”之后，五小队试图从各个方向找出突围路线，撤至铁营村，复向北折，与阳信县大队会合。此时，大雾开始消散，能清晰地发现东北方向有敌人的汽车，汽车上都是伪军准备冲上去，击溃这股敌人，突围出去，但又发现正北方向黑压压一片，到处都是日军大旗，每杆旗下约有日军百余人。抗日队伍朝东南张鼎村方向撤去，最后退至张王官村以南，小白家村以东，被从四面包围上来的10倍于己的敌人围住，无路可走，亦无路可退。

这时敌人仍以更多的兵力从不同方向向大洼中心压来，在铁营正北，日军2000多人在刘桥、阎集、王桥一线展开；在铁营正面的杨桥、盖家、双庙村、关王、兴隆镇一带，日军1500余人正朝大洼腹地推进；在铁营正东，日军1000多人正从南侯、西郎坞一线步步逼近；在铁营正南，敌人在抢占了郭楼、桑家、胡家、西堡、坡赵等村后，也将包围圈向中心收拢，此时敌人已像死死盯住成熟的庄稼的蝗群一样，密密麻麻的布满大洼。李永安迅速召集各部负责人说明敌情，下达突击命令。阳信县大队五小队等迎着敌人冲上去。

战场最终被压缩在小白家、张王官两村之间的一块为4座废窑东西相夹、纵横200米左右的地段。在这样一个小小的地域，敌人使用了除飞机以外的所有现代化武器。使用了轻重机枪120多挺，大小炮50多门，对我军阵地疯狂袭击扫射。而被包围的抗日部队使用的是最为低劣的武器，面对几十倍于己的敌人，在无险可凭的冰天雪地上，只能以被砍伐的红荆丛和沟崖沟洼为掩护，与敌人以

死相拼。敌人猛烈的密集的火力使阵地瞬间变成了一片火海，雪水、烂泥、打断的红荆枝条、血迹搅浑在一起，遮住了大半个天空，也染红了大半个天空。敌人越来越密集，包围圈越来越小，竟至形成左右相隔不到1米1人，前后相隔不到10米1层的7层重围！

我们的抗日战士没有一人屈服，没有一人投降。在敌我力量万分悬殊的情况下，他们以一当十，以十当百，与敌寇展开了浴血苦战。子弹打光了，就拼刺刀。刺刀弯了，就从敌人尸体上缴来武器继续打。五小队战士孙长青牺牲了，弟弟孙长龙脸上被炸开了花，但尚存一息，他咬紧牙关，瞄准冲上来的敌人继续射击……

在这次残酷的扫荡中，我方共牺牲干部、战士300余人。其中牺牲最高职位的是三军分区副司令员李永安。他这次是带了一个手枪班到铁营洼视察工作的。战斗开始时，当手枪班的战士劝他寻机突围时，李永安严肃地说：“我们是来检查工作的，今天也正是对我们自己的一次检查。我是副司令员，怎能舍下大家自己突围？那是逃跑！”在强敌面前，他指挥若定，组织军民分散转移，亲率手枪班应战。子弹打光，从敌人尸体上搜寻子弹再战，从拂晓激战至中午，为军民突围脱险赢得了时间。最后，寡不敌众，他怒视敌人，大义凛然，用最后一粒子弹，自杀殉国，时年31岁。1952年，李永安遗骸迁葬于石家庄华北革命烈士陵园。2014年入选著名抗日英烈名录。

同时牺牲的还有阳信县县长武大风。再有两天，也就是正月初二，吴大风就要做新郎了，家里的喜酒已备，亲友已通知，新房已经粉刷一新，门上大红喜字已经贴好。群众让他戴上自己的毡帽，扮成老百姓快跑。武大风却坚定地谢绝了老

人，用最后一颗子弹自尽殉国。

阳信县县大队副大队长陈连秀，因打仗英勇，冲锋在前，人送外号“陈二虎”。敌人一听到“陈二虎”三字，胆战心惊。本来他已经突围出来了，一看还有许多战士被敌人围住，不顾别人劝阻，重又杀入重围，最后牺牲在东营村北一里多远的雪地里。战斗结束后日军又反过头来找他的尸体，幸亏铁家营村群众将其遗体藏入麦秸垛里，没被发现。

阳信五小队是一个连的编制，共70多人，主要任务是掩护三地委举办的区以上干部训练班。队长李清寿是土生土长的铁营洼人，他从小嫉恶如仇，作战勇猛，惯使双枪，人送外号“神枪手”。本来他的队伍在包围圈外的马颊河北岸，但他却带领一个班杀入包围圈营救其他人员。只身突出重围后，提枪朝自己的家乡徐家村跑去，刚走到铁营村东张家坟莹，又遭日军包围。战斗到最后，李清寿退守到一个废弃的砖窑里面。敌人越逼越近，李清寿珍惜着每一粒子弹，不打空枪，在他周围横七竖八地躺满了敌人的尸体。日寇通过翻译向李清寿喊话，许诺只要投降就给予他高官厚禄，而回答日寇的只有愤怒的枪声。最后，李清寿打得只剩下了一颗子弹，他把枪口对准自己，扣动了扳机……

在战斗中光荣牺牲的还有五小队的黄干事，指导员贾明忠，五小队一班班长高树奎，一排长张安之。……三分区、阳信县政府地方干部和抗日武装夹杂在逃难群众之中从黎明到黄昏，没吃一粒饭，没喝一口水，左冲右突，有的牺牲在敌人的枪弹之下有的在群众的掩护下幸存下来。只有阳信县大队教导员王志诚率身边仅有的16人突围出来。

这次战斗中，敌人伤亡惨重，战斗结束后，日军用数辆卡车装满尸体运回据点火化。铁营战斗充分显示了中华儿女忠诚爱国、宁死不屈的民族气

节。日军的屠杀没有征服我们，相反，敌人不得不折服在我们英雄们的脚下。日军把李清寿、陈连秀烈士的遗体抬到铁营村东的大庙前，安放在门板上，日本军官对着我们烈士的遗体竖起了大拇指。

2015年，乐陵县民政局将牺牲在铁营洼阻击战中的6位无名烈士尸骨迁往烈士陵园时，发现他们身上都带有多块子弹和弹片，最多的一个身上竟有34片之多，可见战斗之触目惊心！

光阴荏苒，时光如梭。八十多年过去了，同全国各地一样，铁营洼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铁营洼”作为一个历史的地名符号，也作为一个英雄的象征和纪念地，隆重地写在了教科书中，深深地刻在了人们的记忆中。

铁营洼洒满英雄鲜血的这片土地上，硝烟早已散去，没有了盐碱，没有了红荆和刺蓬棵，更没有了饥饿和贫穷，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的乐陵铁营工业园。该园区入选2019年全国第二批17个智慧化工园区，围绕精细化工、医药和化工新材料三大产业进行布局。随着总投资5.7亿的正泰药业乐陵医药、山东丰源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先后于2023年1月、9月落户，园区内已有30余家高端化工企业，包括齐鲁制药、清华凯瑞英、有研新材料等重大项目。铁营洼战斗壮烈牺牲的英雄们的精神，正在激励着老渤海区党政军民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绘就着新时代的最美画卷。

生命密码的破译与血脉河流的回溯

——读李登建老师《血脉之河的上游》

吴树昱

在当代散文创作中，家族记忆的书写始终是一个充满张力的文学母题。李登建的《血脉之河的上游》以细腻的笔触、深沉的情感，将祖父的生命轨迹与自我的精神成长交织成一条奔涌的血脉之河，在幽暗的时光隧道中打捞家族的生命密码。作品通过油篓、石头镜子、名字等具象符号的串联，完成了一次对祖辈精神基因的解码，也实现了个体在现代性语境下对传统根系的重新锚定。

一、油篓：生存意志的物质载体

文章开篇以两个“黑乎乎的家伙”切入记忆，这两只占据东屋空间的油篓，最初在“我”的眼中是“碍手脚”的累赘，却在时光的冲刷中逐渐显露出作为家族图腾的厚重意义。油篓的意象贯穿全文，成为映照祖父生存状态的直接镜像——“一个黑大汉，两只大油篓，外加一支民间小调”，这个“默契的组合”不仅是祖父作为卖油郎的职业标识，更凝结着一个底层劳动者在苦难中挣扎的生存意志。

祖父挑着油篓串乡的细节，在石爷的口述与“我”的想象中变得鲜活。“一百多斤油，他能让担子扇起来”，油篓在平坦的好路上“变成了宽大的翅膀”，这充满动感的画面背后，是一个壮年男人对生活的驾驭力；而进山后“上坡下坡，一个崖头接一个崖头”时，油篓的“前后摆动”则成为生存压力的具象化表达。油篓的“硬邦邦的壳”不仅弹回了“我”儿时的小脚，更象征着祖父那代人在苦难中炼就的坚硬外壳——他们以肉身对抗贫瘠，用肩膀扛起家庭的重量。

值得玩味的是，祖父作为卖油郎的“天生短板”与职业要求形成的剧烈冲突：“太要脸面”的他对着树丛、青石练叫卖，却在人前提不起嗓子。这种“好面子”的性格特质，被“我”敏锐地捕捉为“老李家血液里的东西”——从小学时羞于从讲桌前走过，到年近花甲仍畏惧穿过会场，代际之间的精神共振在看似琐碎的细节中悄然显现。油篓在此刻超越了物质属性，成为连接祖孙两代精神世界的介质：祖父在油篓的重压下突破性格局限，“敞开嗓门喊出‘卖油了——’”，这种在生存逼迫下的蜕变，恰是生命基因中最坚韧的部分。

当油篓最终“被厚厚的尘土封住”，它便从生产工具转化为家族遗产。东屋的幽暗光线与油篓的黝黑外壳形成空间上的呼应，仿佛一个沉默的祭坛，

供奉着祖辈的生存史诗。“我”对油篓从厌恶到敬畏的情感转变，暗合着个体对家族历史从疏离到认同的精神历程。

二、石头镜子与名字：断裂与延续的双重变奏

在祖父的“遗产”谱系中，石头镜子与名字构成了另一组充满张力的符号。作为曾祖父传给祖父的“传家宝”，石头镜子本应承载家族的文化记忆——曾祖父是私塾先生，那些散失的书籍与留存的镜子，暗示着家族曾有的文化基因。然而，这副被祖父叮嘱“保存好”的镜子，最终“缺了一条腿，被搁在抽屉里，和用坏的手电筒、打火机、剪指刀等杂物混在一起”，其命运的跌落恰是传统文化断裂的隐喻。

哥哥对石头镜子从“爱不释手”到漠然置之的态度转变轨迹，折射出年轻一代对家族符号的价值消解。与之形成对照的是，“我”虽“没有资格接受祖父的‘传家宝’”，却在身体上继承了祖父的“体貌特征”：“眉粗黑”“唇厚”“背上有一颗红痣”，甚至五十岁后“也像祖父那样一肩高一肩低了”。这种生理上的“复制”与文化符号的“失落”形成尖锐对比，揭示出家族传承中物质载体与生命基因的背离——当有形的“传家宝”被遗忘，无形的血脉却在身体的褶皱中悄然延续。

名字作为另一种象征性的“遗产”，承载着祖父对后代的精神规训。“勤”与“俭”二字，是祖父人生哲学的凝练，却遭遇了孙辈的叛逆。哥哥用“芹”字取代“勤”，“我”则在城市生活中因名字的“土气”而彻底改名。这种对名字的抗拒，本质上是对祖辈生存哲学的疏离——在“酒绿灯红”的现代诱惑面前，“勤俭”二字显得格格不入。

然而，命运的反讽在于，哥哥最终“改了回去”，其人生轨迹成为“勤”字的“生动注解”；“我”虽换掉名字，却在精神困境中重新体认“俭”的深意。这种“逃离——回归”的循环，暗示着血脉基因的强大惯性：无论个体如何试图割裂与传统的联系，祖辈的精神密码终将在生命的某个节点显现。祖父“一个咸鸭蛋吃四五天”的节俭，与“我”在城市中“脱不尽的泥土气味”形成跨越时空的呼应，证明那些被刻意抛弃的品质，实则是个体安身立命的根基。

三、祖父形象：苦难中的精神贵族

作品对祖父形象的塑造，突破了传统乡土叙事中“勤劳善良”的扁平模式，

而是呈现出一个充满矛盾与张力的立体人格。他是“高大的祖父，我拿破仑似的祖父”，却也是被村人嘲笑“梦游”的弱者；他“太要脸面”，却能为生存放下尊严；他一生与贫穷搏斗，却在精神上保持着不卑不亢的傲骨。

祖父的“梦游症”在村人的口中是“笑料”，在“我”的解读中却成为生存压力的隐喻。那个“披上衣服，背着粪筐出门”寻找牛粪的身影，不是荒诞的梦游，而是一个父亲在贫困中挣扎的真实写照。当“我”将自己深夜因写作而醒来的习惯与祖父的“梦游”并置时，完成了对祖辈苦难的精神共情——所谓“梦游”，不过是底层劳动者在生存绝境中无法停歇的精神焦虑。

晚年的祖父更显其“硬气”：七十多岁仍去芽庄湖割嫩芦芽，“小山一样的草捆把他压扁”；近八十岁时搓经子卖钱，“手掌全是厚厚的茧子，像裹上了一层铁皮”。这些细节并非单纯的苦难陈列与堆砌，而是在展现一个生命与命运“决一雌雄的摔跤”。尤其当他面对工作组组长的沉默，那种“不吭声”的倔强，将一个底层劳动者的精神尊严推向极致——他或许没有文化，没有财富，却在骨子里保持着不向权势低头的傲骨。

祖父的“沉默”是作品中极具张力的意象。他“不擅在人前讲话，没出过风头”，“不爱凑热闹，从不往人堆里钻”，甚至在小胡同里与人相遇也“看也不看”。这种沉默并非懦弱，而是历经沧桑后的精神内敛。正如“我”所领悟的：“内心多么强大才能让他沉默不语，让他像老牛反刍一样，一下一下消化掉闷在心里的屈辱和愁苦，把自己铸成一块铁！”这种沉默，是比呐喊更有力的反抗，是苦难中淬炼出的精神贵族气质。

四、自我反观：血脉河流的下游回响

“我”作为叙述者，不仅是家族历史的记录者，更是血脉河流的当代回响。作品的深刻之处，在于将祖父的生命轨迹作为参照系，完成对自我精神状态的审视与反思。

“我”与祖父的对照贯穿全文。身体上的“复制”——眉、唇、红痣、走路姿态的相似，暗示着生命基因的延续；精神上的“背离”——“我学会了点头哈腰，学会了趋附、奉迎、说溜话”，则显现代性对传统品格的侵蚀。这种对照形成强烈的自我批判——当“我”在城市中因“尴尬、困厄、压抑、孤独”而“还原为东屋里那个沉迷于幽暗的孩子”时，祖父的坚韧与傲骨便成为一面镜子，照出现代人在物质丰裕中潜藏的精神贫瘠。

“我”对祖父的情感变化，构成了作品的情感主线。从儿时的“疏远”，到青年时的“嫌弃”，再到中年后的“崇敬”与“愧疚”。这种变化不是简单的情感转移，而是个体在经历世事后对生命本质的重新认知。当“我”意识到自己“退化得一点不像我祖父了”，其中包含的不仅是对祖辈的愧疚，更是对现代性语境下个体精神异化的忧思——在追求“体面”的过程中，我们是否丢失了最珍贵的精神品质？

文章结尾以“血脉之河”的意象收束，将祖父比作“一段河流”，“水面上不曾跳跃阳光的金斑，总蒙着一层尘土样的黯淡”，却“下面有一股暗流涌动”。这股“暗流”正是支撑家族延续的精神力量，它不耀眼，却深沉持久。“我”的回望与反思，便是试图让这股暗流在现代语境中重新奔涌，完成个体与文化传统的精神对接。

五、叙事艺术：在记忆的褶皱中打捞真相

李登建的叙事艺术在作品中体现得尤为精湛。他采用“现在—过去—现在”的时空交错结构，以东屋的油篓为起点，将记忆的碎片串联成完整生命图景。这种叙事不是线性的历史还原，而是在“我”的情感波动中重构家族史，使历史叙述充满个体主观温度。

作品善用细节的隐喻功能：油篓的“硬邦邦”对应祖父的坚韧，石头镜子的“缺腿”象征文化传承的断裂，“一肩高一肩低”的走路姿态暗示生命基因的延续。这些具象符号的反复出现，形成了文本富有张力的内在节奏，使抽象的情感与哲思有了附着的载体。

语言风格上，作品兼具乡土的质朴与思辨的深沉。描写祖父挑油篓时，用“担子扇起来”“翅膀”等充满动感的比喻；刻画精神困境时，又以“血脉之河”“暗流涌动”等意象进行哲理性表达。这种语言的张力，恰如其分地展现了个体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撕扯与挣扎。

《血脉之河的上游》最终完成的，不仅是一次家族记忆的打捞，更是一次对生命本质的追问。在城市化进程不断割裂传统根系的今天，李登建的书写提醒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条河流，唯有回望上游，才能理解下游的方向。祖父的油篓或许已蒙尘，但它所承载的生存智慧与精神力量，永远是照亮我们前行的精神灯塔。